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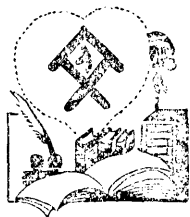
蘇聯勞動組合

熊之孚譯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1929



鴻英圖書館

登記 12113
書碼 386.97/D91
到期 23/5/1
價格 \$1.30
備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998B



~~1523844~~

蘇 聯 勞 働 組 合

熊 之 孚 譯

上 海 泰 東 圖 書 局 印 行

1 9 2 9

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出版

1 — 2000

版權所有

定價大洋一元三角

著 者 序

這本冊子的旨趣，是要把蘇聯勞働組合的情形概略的描寫出來。像蘇聯這種的國家，正式標着『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標語，公然統治於勞工與農民之下的；他勞働組合的勢力之強大，當然是意中的事。

在勞働組合之下，勞働者爲他自己做些什麼？蘇聯的組合與其他各國的組合有什麼分別？他們也有罷工的事件發生嗎？他們與政府和共產黨發生些什

麼關係？這些就是這本冊子所答覆的問題中之幾個了。

蘇聯勞動組合的實況，我曾兩度親身調查過：一次是在一九二二年與一九二三年之間，我住在蘇聯十三月，用兩月的時光來往於產業中心的地帶；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季，在蘇聯有十期星的參觀，這十星期的時間差不多完全是用來尋找關於勞動組合的資料。

勞動組合在這廣袤的蘇聯國境內是最大而最重要的社會力。由達格斯登(Daghestan)起，到基爾吉的斯(Khirgiz)大草原的一九一七年革命策源地列甯格勒(Leningrad)的邊境止：在這衍衍數千里地方，各種職業，各種技藝，各種產業的勞動者都聯合起來，共同宿翼於勞動組合之下。農夫與牧人，教師與醫生，礦工與工程師，女傭與廚役，金屬業工與鐵路工：通統都攜帶着他們的組員證，參與這新社會組織的日常工作。在組合的指導之下，他們開始學習合作的方法；在組合的指導之下，他們發展他們社會思

想的意識，任事與負責的意識。他們在工場和組合的環境中將他們日常的生活組織起來。有一個蘇聯的領袖也曾說過：這種組織『保護他們的組員的一生，由呱呱墮地時起，直到他壽終正寢時止』。

在這本小小的冊子裏，稍為提及組合的以往。省却他種種將來命運的預言；聚注精會神的敘述組合今日的實情。只敘述這一些，對於現在的組合，已經够明白了，組合是勞働階級决不可少的一種機關，由這種機關他們保護他們從革命獲得的種種權利。這種的保護，他們已經着手做了；此外在蘇維埃統治之下，他們還實際的做了許多積極的工作。他們怎樣保護無產階級的權利，他們積極的工作是什麼：這就是這本冊子的旨趣，這本冊子要把他描寫出來。

研究蘇聯的勞働組合，對於美國的讀者到底有什麼價值；我們在這裏不必贅述，俟事實來證明。在這裏我們提出一樁事。蘇聯常派代表到美國來，考查美國的農場，橋樑，挖泥機，油井，牧畜等；但是從來沒有聽說有蘇聯組合的代表，專門到美國來考查組

合的組織；或組合的方法。或者蘇聯可從美國的組合學習一點東西，或者美國的組合從研究蘇聯的組合可以得着一點教訓：我們這裏一概不提。這本冊子只將蘇聯組合的實在的事實，和蘇聯組合內勞動者的生活的實況，赤顛顛的將他們合盤的托出來。

這本冊子內的統計與圖表，都是由政府處得來的資料而成的。政府與組合的種種報告，組合所處理的種種事件，可以據為資料；幾百種的袖珍冊子，組員須知小冊子，和組合真諦與組員責任類的論文，也供給豐富的資料。這些資料在別國是不易找着的。例如，蘇聯關於敘述工廠委員會的工作，與工廠委員會的職務，有十幾種的小冊子；關於敘述組合的教育事業，有幾十種簡略而易於明瞭的小冊子。這些冊子是用俄國文字寫的。此外我時常到工廠、組合辦事處，與勞動者的家庭去參觀，與他們有許多的接觸。這些資料，這些參觀：就是我這本冊子各種事實的基本資料。

我對於幫我蒐集資料的人們——浙客(Chaika)

哥羅弗金, (Golofkin), 安湯烏克 (Antonyuk), 亞拉司 (Yarras), 亞格龍 (Yaglom), 馬爾可夫 (Markov), 茂勒槍司基 (Melnechansky), 化克梭夫 (Vaksov), 亞路得司基 (YaRotsky), 格新 (Rashin), 阿施克盧茲 (Ashkenudze), 非恩 (Fin), 脩格爾 (Sugar), 伯倫基 (Belenki) 等——表示謝意, 他們很熱心的很盡力的幫我解釋疑難, 供給我許多蘇聯的刊物。我對杜格拉司 (Paul H. Douglas) 表示謝意, 因他在許多的地方提醒我; 對我的妻子皮阿特拉司加 (Stanislawa Piotrowsha) 表示謝意, 因她幫我做了很有價值的翻譯工作。我還感激羅切司特爾 (Anna Rochester) 與嚇情 (Grace Hutchins) 的修改, 給爾 (Barbara Gail) 的為本書做索引。還有幾十位蘇聯的組員, 他們為這本冊子很慷慨的誠懇的供獻了他們許多的時光, 供給了許多的資料, 我對他們也表示謝意。

羅伯, 丹恩 (Robert W. Dunn)

目 錄

著者序

第一章 到蘇聯後開始的一瞥

他們爲什麼加入勞働組合
憩息所

第二章 勞働組合的起源及其發展

十九世紀勞働團體的發現
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後
三月革命

320506

十月革命後

新經濟政策下的勞働組合

第三章 組員及其分配

各產業組合的範圍

第四章 工廠內的組合組織

工廠委員會

附屬委員會

工廠代表會

工廠分部事務局

徵求會會員

第五章 產業組合

省支部

組織股

訓育股

經濟股

中央委員會

第六章 勞働組合

省勞働組合議會

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
組合內的專門部
組合的財政

第七章 團體交易

組合與私營企業訂立的團體契約
勞働者參與訂立團體契約的活動
勞働契約
契約內所包括的勞働者
工資率的規定
工資的現狀

第八章 勞働爭議及其解決方法

罷工

第九章 組合在私營企業內的工作

第十章 組合與政府的關係

組合的委任政府人員
蘇維埃選舉
將來的趨勢
組合與合作

-
- 第十一章 組合在生產上的地位
生產委員會與生產會議
發明與建議
管理委員會
其他鼓勵生產的方法
工廠內的專門教育
勞働中央學院
組合與科學的管理
- 第十二章 組合與共產黨
- 第十三章 組合內的「德謨克拉西」
工廠委員會的選舉
經濟方面的「德謨克拉西」
自評
活動的勞働者
活潑的新份子
- 第十四章 文化教育事業
俱樂部
遊戲

-
- 「紅屋角」
圖書館
遊行參觀團
平民教育
文化教育事業上的幾個統計
教育事業的種類
經費
出版物與雜誌
組合的日報
組合的雜誌
「牆壁報紙」與訪員
組合的書籍
湯姆司基的評語
- 第十五章 組合內的婦女與青年
婦女的地位
青年勞動者
學生組織、
- 第十六章 失業與互助社

保護失業者

互助社

第十七章 蘇聯組合的國際關係

蘇聯組合與「國際勞働組合聯合會」
的關係

英俄聯合顧問議會

譯完後

第一章

到蘇聯後開始的一瞥

京都莫斯科(Moscow)的勞働組合是很興盛的，但是京都以外各省區的勞働組合怎樣呢？凡遊過蘇聯的人，常有人這樣的問他。我因為這個疑點，決定去參觀一個距中部千餘里的小城市。

我從前曾到過許多小城市一如撒麻拉 (asamara), 亞洲邊疆的奧倫堡(Orenburg), 白俄首都明斯克 (minsk), 及許多距莫斯科不遠的紡織業鎮市。我從前遊這些地方的時候，不是特別要攷察他們勞働組

合下勞働者的生活。但是這次到蘇聯來，是抱有一個目的的，這目的是要選一個城市——選一個不在俄羅斯共和國境內的城市，而在其餘五共和國境內的城市，這五共和國佔蘇聯或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Union of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國土很大的面積。我選定烏克蘭共和國(Ukraine)內的芬尼查(Vinnitsa)。這城離波蘭(Poland)的邊境很近，沒有重要的產業，沒有很大的工廠——不過一個較大的鎮市，在一塊大肥壤的中心，有些磚業工廠，機械廠，政府或商務的機關等。拙作蘇聯指南(Guide of the Soviet Union)說牠位於基輔(Kiev)敖得薩(Odessa)鐵路線上，有五萬一千人民，有人民的陳列所與農產陳列所。至於牠的勞働組合，一字未提。

我到芬尼查城，不是一個外交官員，沒有從克勒謨林(Kremlin 從前是皇宮，革命後改爲政府本部——譯者註)領到什麼憑書或委任狀。我現在身邊所有的，只是一個美國所發給的旅行護照，與一個通譯員。我也沒有任何介紹。到車站時沒有人來迎接，

做我的嚮導。到城的那天，是七月初的一個漆黑的大雨的午夜。我們乘着一輛馬車，在圓石鋪砌成的路上，擁擠的走着，直到通譯員家裏。當晚在家裏所遇見的各種景況，留待蘇聯家庭研究專書來描寫；在這本論及牠勞働組合的書內，是無須記述的。

翌日，我們走過橫跨布格河（Bug）的臨時便橋（這河上的故有橋，在波蘭軍隊敗退俄境時，已經炸毀）。從橋的那面，回頭遙望在陡坡上的城市，我們看見一個很宏大，油漆很華麗的建築，較勝於希臘教堂的建築。以後我們知道：這是從前的設佛旅社（Hotel Savo），現在變為「勞働宮」（Palace of Labor），勞働組合的會所。從這一點我們可以推想：在革命的時候，本地的勞働組合定規做了很多的事情，因為他們佔用了本地唯一好唯一有六層樓的建築，比市蘇維埃，及戲院所佔用的建築都好。

回到城裏，爬過小丘，到勞働組合的總部。我們在這裏所看見的種種，就是蘇聯全境「勞働宮」的表樣。這些「勞働宮」不是建築的，都是革命前的旅社，大

商業店戶，或女學校的建築，變為他們組合的會所，不過這也有幾個例外：如烏克蘭共和國頓尼斯流域（Donetz Basin）一帶的礦業組合，現在建造十二個很大的勞働宮。

勞働宮的第一層是本縣各產業組合的管理部。人民倉忙的來來往往，或結羣的站在迴廊上梯級上談話。我們以後知道我們常見的人——縣勞働組合議會主席（District Councild of Trade Unions）——的辦事處是在樓上。昇降機送我們到他門口，我們打開門進去。沒有持卡片，通姓名等等麻煩的客套。主席自己——浙客（Chaika）——坐在他的辦公桌邊與我們點頭，請我們稍坐。他與縣糖業組合秘書討論點事務。以後，他又聽一個勞働者——共產黨員——對他的房舍鳴不平。從他們會話中，我知道這勞働者因為犯房舍的規則而被屏除。他們這房舍的規則每人都是要遵守的，就是黨員也一樣要遵守的。浙客解釋給這位同志說：他自己到這裏來了幾個月，在這幾個月中，住在一個友人的家裏，等待空房可以居住；

但是等了這久，還沒有一間空房。自革命以後，新縣城的房舍往往比基輔或列寧格勒 (Leningrad) 這些大城壞。因為這些大城的官員，都隨着國家的行政機關遷移到別的地方去了。

交代這兩樁事情以後，浙客來對我們談話，他對我們來這縣參觀他們的勞働組合，極表歡迎。他說照他所知道的，我們是第一個美國人，也可以說是第一個外國人，來參觀這縣，他不給我們憑書，好像一見面就很相信我們似的。他給我們幾張報告，說：『你們到各處去走一遭，遇見什麼，就參觀什麼。參觀我們的勞働宮，勞働者的俱樂部，以及勞働組合組員用的各種會社。以後再來問我們你們所要問的問題』。他並且允許帶我們到勞働者的憩息所 (Rest Home) 與工廠全體大會去參觀。他並允許帶我們去參觀下星期四晚的縣勞働組合會議，倘若我們願意去。

我們到設佛旅社來參觀。這建築的各處都滿了組合的各部，組合生活的各股——如本縣勞働組合辦事處，本縣二十三組合支部辦事處，縣組合社會保

險股(組合特派員管理之), 食堂, 勞働者的學生股, 訓育股, 圖書館, 委員室集會所。勞働組合的組員, 凡關於他每天生活的各種事務, 都要到這房社來——如租賃, 職業, 債務, 保險, 假期或請假, 合作社, 醫生的特許, 憩息室的介紹, 學生津貼, 及其他數十種蘇聯組合組員所需要的有益的事務。

我們參觀了金屬業, 教員, 醫事衛生的縣組合, 又與許多組合的領袖們談論各事, 以後, 我們攷查會員們最注意的地方機關——如百病醫院, 特別肺癆製藥所, 幼稚園, 育嬰堂, 農業組合的靶子場, 勞働交易所, 列寧戲院, (各組合俱樂部每俱樂部內有電影, 演說者, 圖書館)。我們覺得組合已變成人民生活中很稱意而不可少的東西, 這影響他們的工作及娛樂的全部。

他們爲什麼加入勞働組合

只與組合機關內或組合有連帶關係的機關內有

職務的人員談話，或只與他們接觸，是無濟於事的。在戲院，俱樂部，勞働者的家庭內，我們與幾十個組員談話，問他們對於組合的意見。對非會員我們也問同樣的問題。從前地主的妻子與智識階級，都很表同情的說現在蘇聯的組合組織是與美國的組合組織相同的。一個主張君主專政體的老將官很誠懇的指出他女孩兒由組員所得來的利益。當然我們也看見許多人，對於組員所享的特權抱怨與鳴不平。這些人多半是從前的富翁，他們現在太老了，不能做什麼有用的工作，不能加入組合；或者他們有其他的原由，不准許他們為組員。這些不准許為組員的人，多是些從前的巡警與密秘工作者，教堂的牧師與會督，私營商業的主人，經理與事務員，私營企業內的行政人員等。其他能用腦用手工作的人，一概認為組員，國營工廠的職員包括在內。就是俄皇時代官員的兒子與其他有猜疑的勞働者，也被承認為組員。他們得着組合所有的利益，他們的妻子與家庭都同樣的得着牠的利益。

凡是一個用腦或用力賺工資的人，不管他的政治主張，種族，宗教信仰，種色，性別，或職業怎樣，一概可以加入組合。我們不能找出一樁事情，證明某個工人因為政治主張的不同，而被驅逐出組合的，這事在歐美是時常遇見的。我們問那些合格為組員的，他們為什麼要做組員，從那裏能得着什麼好處。一個在政府辦事處服務的女孩兒說：『倘若你不加入，你感覺着你是被驅逐出來的人，出羣的感覺，是不好受的感覺。加入之後，使你在社會地位穩固。雖然他沒有直接的經濟壓迫，但是道德的壓迫是很強的。做組員是隨意情願的。但是那些沒有加入的人，他要失掉很多的利益。譬如：你病的時候，你不能入養病院；你疲倦的時候，你不能入憩息室或暑期別墅，倘若你是組員，你方能得着這些利益。』

一個年青的電車司機人說：『在冬季我是勞働中學的學生，這是組合送我去的，非會員是沒有這種機會的。再看那些藥房，醫院，夏日公園，俱樂部，遊戲場，我們組員可以隨意享用，不用花錢，倘若我不是

組員，我簡直不能享受這些的一半。

一個俄皇時代的中學校長現在在政府辦事處工作他有一個女兒，這個女孩兒給一個關於個人方面的答覆說：『你沒工作做的時候，你可享受失業的種種利益，你還有更好的機會以找着工作，』從紅軍回來的男子，與專門手藝的勞働者，常有選擇職業的優先權，愚鈍點的勞働者比較難得着職業：小女孩對這點抱不平。

一個小蘇維埃旅館的茶房告訴我們說：在革命時期以前，工作時間很長；但是到現在每八小時就可以換班。當我們問她每年是否有兩星期的假期以資休息，她覺得很奇怪我們會問這種無意識的問題。她告訴我們說：這些法律保障的利益是不致少的這實在是多謝旅館委員會，與女權保護特別委員會。她並且說：『倘若沒有本地委員會，我差不多不能生存。你看這些俱樂部，娛樂會，學校班級，從前都未曾有過的。我們組員可以享受這一切。』她還以為文化高尚，近代化，機械化的美國的勞働者也會如同蘇聯的工人

一樣，享受這些社會保險的利益。我們告訴她美國工資較高，她不勝驚異；但是我們告訴他美國的組合力微，與勞働立法的缺少，她是絕對不相信的。

我們與許多職業不同的勞働者談話。從這些談話中，我們略記他們自述他們加入組合的理由如下：

(一) 建設國家的產業，以為建設社會主義的預備，這種的工作你直接參加了。這答案是從金屬業工廠內一個腦筋清晰的勞働者處得來的。

(二) 組合備有牙科的，醫科的及其他各種的藥品，組員可以不用花錢。在施診所全體工人都可以就診；但是組員就診時間比較好；病人多的時候組員可以排在前面；組員還可享受別種的特別利益，如使用 x 光與體格查驗不用花錢等。

(三) 政府與組合各種的設備，組員可以少出錢。如公共浴室，乘船過渡，遊船，俱樂部的電影，戲院，坐火車遠途遊歷，海濱沐浴，植物園，博物館，無線電執照等，凡是組員使用這些設備，可以減價——由七五扣到四扣。組員證好像一種執照，關於各種如

上述的社會設備，可以減價或可以全免。例如一個勞働者到註冊處去註冊，要在城中耽擱數日。組員共須註冊費二十六扣拍（Kopek 扣拍值盧布百分之一——譯者註）；非組員多須兩盧布六扣拍，八倍組員的費用。旅行的時候，組員常帶着他們的組員證，如此可以省錢，又可以免去許多麻煩。

（四） 組員可以入休息所或高加索(Caucasus)克里米亞(Crimlea)等處的別墅。照勞働保險的法律，每組合可以由國家社會保險部領到許多的處所。富裕點的組合，在這些處所為他們的組員預備更完善的設備。

（五） 罷工的時候，組員可由罷工基金內得着生活費。倘若他有什麼困難或不平的地方，他可以訴之於地方委員會——這委員會就是組合的最低機關。

（六） 城市消費合作社在每三個月內，要分給各組員的紅利——每月工資一般的紅利。

（七） 組員可以減少房租，電費，以及住屋內各

種用具的費用。組合爲組員預備許多需要的設備。有幾種稅也可減輕。

(八) 組員的兒女，可以得受教育的權利，享用育嬰堂，兒童室，夏期花園。在這城裏，這些處所都是公共衛生勞働與蘇維埃及商業組合所辦理的。

(九) 俱樂部是專門爲組員及組員的家屬所享用的。在俱樂部內備有圖書館，電影，無線電演講，學校各班級，遊戲會，及普通的交際會。

(十) 失業的事情對於組員是不起多大恐慌的。他的復業可以在非會員以前。失業扶助金的一半是從勞働組合特別基金內提出來的。組合有特別失業會的組織專門幫助失業勞働者尋找工作。

(十一) 凡關於工資，財產，工作權利，及個人困難的事情，須訴之于法律的，你可以從組合內得着法律的顧問。

(十二) 青年組員可以隨意加入各種的運動各種的遊戲。這城裏的游泳會與遊戲場都是幾個組合所設備的。

這些是他們答案的一般。當我們問他們：『你爲什麼加入組合』的時候這些答案即刻到他們的腦筋中來。我們自己也嘗試過組員證的好處：他們——組員——請我們到影戲院去看戲，只須半價；到工人俱樂部或公園的音樂會，可以不用出錢。組員證就是利益，就是折扣。總而言之，這種種的情形使人覺得：組合的組員在無形中得着社會上的地位。

憩息所

我們時常聽見勞働者說憩息所怎樣的好，很爲奇怪；等到我們參觀這憩息所以後，我們才明白他們爲什麼對他總是這樣的戀戀不捨。一日我們有一個疑難，要請浙客解釋；當時他說他要請我們到勒米若夫 Nemirov，距芬尼查約三十萬里的一個小鎮去參觀一個憩息所。我們歡喜的答應了。七月的一個清朗的早晨，我們伴了浙客——縣社會保險部部長，糖業勞働的組織者——駕着汽車，駛過石頭砌成的老而

大的官道(此道爲喀德麟第一所築，後經共產黨修理完善)。穿過菩提樹覆蓋的道路，經過茫無邊際的金黃色的麥田，到勒米若夫來。進到一個昔時貴族婦人的府第，這府第是一座宏麗的宮殿，四面圍着園圃，現在爲三百餘勞働者所居住，他們在這裏度他們兩星期的假期。凡住在這裏的勞働者，都是組員，都經過了醫生的查驗，看他們的身體若何，經濟狀況若何組合的地位如何然後才允他們在這裏居住。他們在林間的清草地上游玩，皮膚變爲櫻色；在大松樹的蔭間，懸着掛牀，度着閒日，在浩大的瀑布下，游泅爲嬉；踢球，打球，及其他各種的遊戲。這建築是很清潔的，如醫院一樣的清潔，設備很完善，很舒服，很有秩序很寬大，如同從前貴族婦人住的時候一樣；其不同的，從前是地主一家二口居住現在每夏有幾千勞働者度暑。當然這不是展室，專門供人參觀的，因爲來參觀的根本就很少。他們說：我們是第一個外國人來此參觀。但是他們的房屋總是乾淨的，政府與組合每派人來揀查。勞働者對於這種種的情形很滿意，很

願意將各地方都指給參觀的人看。以後我們知道：在蘇聯有幾百處設備如這一樣完善的憩息所，專門為他們的會員休養。

他們招呼我們盥洗，吃飯，飲酒以後，我們再參觀一個集會，這集會使我們對於烏克蘭的組合更明瞭。我們參觀司特潘羅夫加 (Stepanovka) 糖業工廠內的一個星期六下午的工廠全體大會，在會裏浙客有一篇演講，題目是『國際局面』——這題目俄國勞働者是很注意的，雖然他們離交通便利處很遠。會場是這糖業工廠內的一個靜蕭蕭的場內，白楊樹條懸蓋着，——這是一個露天的聚會。工場委員會的委員全體出席，坐在演說桌的傍邊。在演說前後的幾分鐘，有工廠音樂隊的奏樂。勞働者都強迫的赴會，他們穿着潔白的襯衫，坐在座位上。他們看見我們這幾個美國人是很驚異的。

會場的前排坐着一個人，他靜靜的吸着烟捲，對於浙客所說的中國情形與俄英外交的破裂很感興趣，他就是工廠的管理員，他是一個中年人。他領我

們參觀工廠；以後還帶我們到工廠的戲院，圖書館，閱覽室，工人俱樂部；他很誠懇的給我們解說他們勞働者近幾年來在訓育上所做的工作。

從司特潘羅夫加工廠，憩息所，與芬尼查勞働者的日常生活，我們感覺着組合的積極的活動。因此，我們很願意研究革命前後勞働者個人生活與團體生活的差別。但是要明瞭這差別，必定要先知道蘇聯組合的歷史——牠以往的種種。她的歷史概略的述之於次章。

第二章

勞働組合的起源及其發展

十九世紀時勞働團體的發現

蘇聯的勞働組合，比他國的較爲幼稚。因爲資本主義涉足俄國的疆土很晚，所以保護勞働者的各種組織也出現的很晚。現在勞働組合的組員中，沒有什麼人能追憶在最初時期結合的奮鬥；但是其中有很多人，他們親自參加過社會民主勞働黨（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的活動，親自參與一九

○五年第一次革命前每次的罷工，親自經過那時風雨飄搖國家多難的政治生活。倘若我們一定要說俄國勞働組合的領袖有他的歷史，我們寧可說他是一個政治的領袖，不是一個組合的領袖，因為在那時候只有政治的組織，沒有組合的組織。

十九世紀的末葉，俄國發生許多的罷工。這些罷工都是散漫毫無組織的。這些罷工的領袖們，常與革命黨——如社會民主黨——有所聯絡，這些罷工雖然有後台老板，雖然能擴張很大，但是壓迫來的更是氣燄洶洶；罷工被壓服了，領袖被監禁起來或放逐到西比利亞去了。這種種不過是勞働者的奮鬥，不過是勞働者的罷工；但是絕對沒有真正勞働組合的組織。因為當時無論什麼組織都是禁止的就是王某為一個會員都是違法。一八七四年俄國刑法第三百十八條說：

『凡屬於某會社，其目的在挑動僱傭之仇視，煽惑勞働罷工者，處以徒刑八月，褫奪公權財產權 放逐於西比利亞』

雖然政府有這種嚴厲的高壓，勞働者還是在政治領袖的指導之下，有他們的秘密的組織。他們徵收罷工基金。在適當的時候，可以釀成大罷工。這種大罷工的釀成是很容易的，只要他們的秘密組織拿着宣傳品或通知書到各處去分佈全城即可一致罷工。這種罷工的結果，強迫政府公布一種法律，減少婦女與兒童的工作時間，或者得着一點別的法律，以消人民的不滿。

政府壓制組合及組合一類的組織，不遺餘力；但是互助社，榮譽社會，病故救濟會，及其他如友愛社的團體，正嚴密的監視之下，還允許存在的。這些團體，一定要與民衆的經濟運動或政治運動不發生關係；一旦有發生關係的嫌疑，即刻被巡警解散，在印刷業勞働者中，這種的團體是常見的。

還有一種的勞働組織，名之曰「合法的」勞働組織，這種的組織我們在這裏尚須提及。他是一種為巡警所擔保的組織，用來對抗秘密的激烈的團體，以滅殺這團體的危險性與革命性的勢力。他要使勞働者

用全力於非政治與非經濟方面——如互助社等——的發展。但是反之，這些組織常變為罷工與民衆請願的中心，直到末了，他們還是加入了一九零五年企圖革命的煽動，與勞働者的暴動。

一九零五年第一次革命後

一九零五年第一次革命後，勞働組合如雨後春筍一般，全國的各城各縣，都一齊發生出來。昔日之秘密組織，現亦見之公開。罷工的風潮，半被這組合指導着，流行於全國。革命黨假為這罷工的領袖，費盡他的力量，建設真實的勞働組合，使他們有實力成為政治運動的機關。

一九〇五年十月在莫士科舉行第一次全俄勞働組合議會，赴會的代表多半是莫斯科各組合派來的。凡是一種組織不拘他的名稱，只要牠是直接或間接打倒資本的，都可派代表赴會。這次協議會組織了莫士科地方事務局，組織中央事務局，辦理招待第二次

議會的事宜，這議會在一九〇六年也舉行。第二次議會有十餘城市的代表，據當時的報告說，有兩萬的勞働者已經組織起來了。他們議決要繼續組織實在的組合，反對巡警的過問。並主張『一工廠一組合』的原則，這原則到一九一七年後實現於全國。

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流血，又成爲泡影，奮鬥中剛站得住的組合運動又被摧殘，他又遇專制所施的殘忍的虐待，高壓的時期又來開始了。據羅梭夫司基(Lošovskiy)說：『政府禁止組合援助罷工者；組合因參與大罷工運動而被解散；行政人員被逮捕，放逐於西比利亞，基金收沒，宣傳品都被搜去；巡警監視開會，每因爲一點屑微的原因，甚至有時沒有一點原因，會議即被解散……勝利的反動派用他的鐵蹄，在勞働組織方呱呱墮地的時候，很暴虐的把他摧殘了。』

在一九〇七年巡警報告說，他們已經解散了一百零七個勞働組合。他們解散組合的理由中，可以明瞭羅曼諾夫(Romanovs)現下的情況。近些理由是：
(一)贊助罷工，(二)參與罷工，(三)在報紙上攻擊解

備組員的僱主，(四)組合的有幾個帶政治色彩的組員，(五)組員參與政治宣傳，(六)分發革命宣言，(七)組合的食堂內發現社會主義的書籍，(八)通電擁護全俄第二次議會，(九)未得警廳許可而設立圖書館，(十)議決紀念五月初一(勞動紀念日)，(十一)慶祝社會民主黨在議會內的勝利，(十二)未得警廳許可而招集組員全體會議，(十三)無特別目的而收費。

勞動組合這種的被巡警有組織的高壓之後，已呈凋零的現象，在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一年的當兒，差不多已完全消滅。在一一九二年歐戰未開始的時候，革命與罷工的煽動復變為緊張。但是這種的風潮又被政府與僱主階級用殘酷的方法所遏止。一九一四年以後在各工廠內——特別在製造軍需品的工廠內——有兵隊監視，禁止勞動者有任何的組織。在這時候勞動組合差不多完全被他們掃滅待盡。在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七年的兩年內，俄國全境內勞動組合的組員不滿一千五百人。

三月革命

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前俄國的勞働組織，如上所述。在三月革命時，彼得格勒的勞働者領導着革命，推翻俄皇『皇朝』，建設臨時政府，但是這臨時政府是中產階級富商，民主立憲黨黨員，與一個社會主義黨員——克蘭司基(Kerensky)，司法總長——所組織的。他們不明瞭這次革命經濟的要素，一味從事於帝國主義色彩的大戰。但是他們仍然給勞働者有罷工與組織的權利。結果，勞働組合與工廠委員會大大的發展起來；這工廠委員會，是與蘇維埃——代議制——的制度同時起源的，這蘇維埃是從前勞働者在一九零五年暴動時所發生的。

三月革命成功後，勞働組合中央事務局的組織，於莫士科與聖彼得堡即刻成立，此二機關協議於一九一七年六月招集第三次全俄勞働組合議會。第三次議會，有代表二百四十七人，代表一千地方組合，

五十一中央事務局，包含勞働者一百五十萬人。這次議會爲少數黨(Menshèvik)與社會民主立憲黨所把持，他們主張對資本家科量稅，規定勞働消費貨品的價額，國家經營重要的產業等。這有與僱主階級妥協的趨勢。但是他們仍主張產業的組織原則，他們並且設立一個中央機關，引導勞働組合的運動。

這種的情形發生以後，組合運動即刻就有左傾的趨勢，這是因爲：(一)克倫司基政府的不穩與衰弱，繼續參加大戰；(二)僱主對勞働者的攻擊：因此多數黨(Bolshevik)在組合的勢力膨脹起來。勞働者現在明瞭了現在的政府，不願再爲他們所愚弄。他們由革命得來的權利，政府加以攻擊，他們更爲抱恨。僱主對於地方組合的罷工，一一壓服，並用排工(Lockout)的方法，對抗勞働者的要求，八小時，工資增加，勞働者管理，失業保險等的勞働立法，勞働者怨恨已極！

一九一七年夏秋兩季，勞働與僱主有激烈的爭執，這爭執使產業勞働者擁護多數黨的政策。實在這些產業勞働者就是實力，他們推翻妥協的政府，建設

蘇維埃政府。他們的工具是：罷工，煽動，與紅衛軍，他們的革命得以成功。在多數黨的領導之下，他們奪回政權，交給勞働者與農夫，十月革命時，除印刷工，商業與銀行傭工，及鐵路高級辦事員外，差不多所有的組合都加入革命的戰線。

在彼得格勒，莫士科及其他產業城市中，組合內的勞働者，奪回政權，解除中產階級及與中產階級妥協者的武裝。

十月革命後

十月革命以後，組合忠實於他所手創的政府。在從前罷工的時候，他站在最前線上，破壞產業的與國家機關的高級官員的財產。但是到現在，政權在蘇維埃政府之手，他們說罷工是不必需的，看罷工為反革命，倘若真有罷工出現的時候，他們立刻的來解決他，遏止他。他們現在的工作，是幫助勞農政府維持治安，肅清無產階級的仇敵。他們還領導他們的運動

往前工作，他們相信倘若勞働者要有衣食及其他必需的物品，工廠仍是要維持的，不過要歸勞働者管理。

『勞働者管理』(Workers control)的意義，不是將工廠變為勞働者的所有權，不過是勞働者組織一種管理委員會，監視私有僱主的行動，看他是否能在這混亂的時期，經營他的工廠，得着很大的效率。倘若不能，委員會即將這企業拿回來，歸為國有，勞働者管理的本身不是將工廠社會化，不過在實行上，他是這種的趨勢。在這樣的工作中，組合是承辦者，他命令地方工場委員會，使他們行動一致。這種重大的工作，實際上組合已變為政府的一個機關。

在一九一八年一月於彼得格勒招集第一次全俄勞働組合大會 (All Russian Congress of Trade Union)重新討論組合的工作。大會承認：勞働者管理問題，『與國家普通經濟準則發生連帶的關係，這是國家準則的基礎』，所以大會決定：為着建設社會主義的奮鬥，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過程中，組合是不能中

立的。他要極力的擁護蘇維埃政府，與他取一致行動，以完成經濟建設偉大的工作，他對於一九一七年六月的全俄勞動組合議會的議案——工廠委員會為組合的地方機關，不能與組合運動取分開或不同的舉動——給以批准。所以從前聯合各工廠委員會而獨立工作的「工廠委員會中央事務局」，已被取消。大會使組織的「生產原則」強而有力，使組合在縱面集中，注重組合，在建設產業的國家的工作。

戰時共產黨時期組合的事蹟，豐富得很，可另著一書來記述。現在在這裏只概括的說點：組合自時期起，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他的政治主張與經濟主張，差不多完全與共產黨領袖及政府領袖的主張相符。連年激烈的內戰，組合成為動員的中樞，金屬業，紡織業，與其他工廠的勞動者，都是勇猛的軍隊，擊退各戰線的白軍，與外國軍隊。反革命勢力得勝的地方，組合完被掃盡，領袖全被處決；但是赤軍勝的地方，組合又復興起來，組合互助重新建設蘇維埃政府。這時期組合的事蹟，是有聲有色，轟動一時的武力戰

蹟，至終他們的實力戰勝了掃清了一切資本家，地主與外國軍隊的實力。

此外組合在經濟與政治方面，還做了許多的工作。他們直接派代表到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他們組織最高經濟議會(Supreme Economic Council)這議會經營國家大半的產業。他們組織中央管理部，管理那時所有的產業；在管理部內，他們的部員佔多數。在私營工廠內，他們有最大的權力，其中的總經理或副經理是他們自己人，合同該工廠的專門技師負責該工廠的事宜。他們組織人民勞動委員會(Commissariat of Laabor)。這委員會的委員長是組合的領袖，其實人民勞動委員會，完全在組合的管理之下。這委員會的職務是執行勞働組合中央議會的議決案，規定工資率，起草勞働立法，指導社會保險，他們在勞農監察委員會(Commissariat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Inspection)——有大權的監察機關——也有很大的勢力，這監察委員會用來制止政府或國有產業內的官僚化的趨勢。

由此點看來組合與政府的機關一樣。他們強迫全體勞動者都爲組員，組員的會費由工資內扣出的，他們的會費不專靠會費來維持，政府也給他們的津貼。

新經濟政策下的勞動組合

一九二一年採行新經濟政策，私營產業恢復，政府產業重新改組，因此組合的工作也大大的變動。他們由產業的實際管理者，一變而爲勞動者權利的保護者，以抵抗私營產業僱主，與國營產業的官僚化的趨勢。施行新經濟政策的結果，他們的變遷約略述如下：組合變爲經濟方面的顧問與同作者，失去產業管理的直接責任，他們派代表到『委員會擬定：經濟組織的大綱，……某種職業要成爲托辣斯的一部份……或完全國有，又擬定國際貿易的關係，及某部的產業允許有外國個人投資。』換句話說，組合在經濟方面還是如從前一樣；不過拋棄了他們從前那種的大

權柄。

組合在經濟方面的工作減少了，變為獨立的保護機關，因此他們的組員是隨意加入的，不如從前那種的強迫；會員也是向個人徵收。同時他們製造了現在的隨意的團體勞動交易制度，所以經過了組合與國營托辣司或私營企業的交涉時期以後，成立了許多的團體契約。一九二二年二月勞動組合工會的時候，還有一種很大趨勢，變更了戰時共產黨的集中，注重到組合的下級組織。

採用新經濟政策的結果，使組合從前所做的許多工作，轉交到別的機關做去。例如食勞動委員會獲得勞動保護的立法權與勞動立法的行政權。在勞動的爭議時，他司理公斷的事宜。又如，組合在人民教育委員會內沒有別的權力只可以有顧問及諮詢的權力。總之組合現在是失去了政治的色彩，再不是政府的一種機關。這種自由，獨立，自動的組織，在一九二二年的蘇聯勞動法十五章內已定了他法律的地位。這章規定在國家經濟生活上仍是佔有重要的位

置。

蘇聯勞働法開宗明義就說：組合『對於政府，於團體契約方面，爲一種代表勞働者的機關』。在政府牠規定：組合有政府所供給的幾種權利，如勞働宮，特備的郵務，電話及其他轉達設備，關於工廠委員會組織問題，勞働法也已規定，我們在以後討論組合組織法內論及。還有關於團體契約，勞動契約，僱用條例，生產標準，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學徒期限，損害賠償，爭議調停等與組合的關係的規定，在下幾章論及。

總而言之，這勞働法規定組合在新經濟政策下的地位與權利，使他們在他們的權勢方面發展有穩固的基礎，這一點從一九二二年後已經證明了。

由戰時共產黨到採行新經濟政策的這個時期中，組合在新狀況之下的職務問題，發生意見的分歧。托洛司基（Trotsky）極力的爭執要使組合爲政府機關之一。托格司基爲軍事議會議長時，對第一勞働革命軍——在一九二十年是這種的名稱——已這樣的

宣佈過。他以為組合是應當聽命於政府的。他的對方列寧(Lenin)知道這與新採行的經濟制度發生衝突，所以主張產業的管理當用專門人才，這專門人才要為國家托辣斯所任派。他爭論說：組合至少應當有一個時期，有實際的權力，保護勞動者的利益，以對抗托辣斯的官僚化，與新經濟政策下私營企業人的剝削。他說：社會主義國家不是傾刻之間就可建設的，就是「紅指導員」在新經濟政策之下，也要先注意到他特別企業的成功。所以組合應當脫離政府機關，集全力來保護勞動者的利益。組合地位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一個委員會——列寧是這會的會員——的報告內，規定的很清楚。那報告說：

『組合在社會化的企業中，組合有完全的責任：保障勞工的利益，改良物質的狀況，矯正經濟機關的鋪張與弊病，若他們染有政府機關的官僚化的腐敗。』

換句話說

『從今以後，組合的主要工作，是盡力保護無產階級

的利益而反抗資本主義。這種的工作應當開誠布公的做去。所以組合的機關應當重新改造，使他完善——爭議委員會罷工基金，互助基金等，應當組織起來。』

這是採行新經濟政策，開始時的政策，直到現在他仍是蘇聯組合的主要政策。此後國家經濟的發達組合的進展，實質上還沒有未變動這種的政策。

此
页
空
白

第三章

組員及其分配

革命後各組合組員的多少及各組合的發展，我們在這裏只概括的論及。第一樁事我們應當提出來的是：現在蘇聯組合內的勞働者，比世界任何國家都多；這一千萬的勞働者，全包攬於二十三個組合之中，統率於一個中央組織——蘇聯勞働組合中央議會（All-Union Central Council of Trade Union）或簡寫為A. C. C. T. U, 或（C. C. T. U.）。

十月革命以前，俄國有許多的小組合，這些小組

合多半是隨着三月革命而發生的。這些小組合經過一些時間以後漸漸的合併起來，至終併為二十三個組合。至一九一七年七月的時候，蘇聯有百餘組合，到一九一八年一月只剩有五十七個，到一九二二年方成了現在的二十三個組合。比方一九二十年林業勞働者與農業勞働者合併；配藥勞働者與公共衛生勞働者合併；銀行與財政勞働者與蕭維埃勞働者，公共事業勞働者，商務勞働者合併；家傭，理髮匠，火夫與市政勞働者合併。一九二一年玻璃業勞働者與化學工業勞働者合併。但是同時也有幾個勞働者的大劈分：如河川運輸勞働者與鐵路勞働者至一九二十年一九二二年是合併的，現在已經分開了；藝術勞働者與教育勞働者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是合併的，現在也已經分開了。

組合內組員數目的大小，在採行新經濟政策之前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因為在那時候組員是強迫的，只要他是一個工廠內的勞働者，他必定是某一個組合的組員。由下面的表內我們不過大概可以看出由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組合的勢力的增加罷了：

一九一七上半年……一,四七五,〇〇〇,
一九一八上半年……一,九四六,二三五,
一九一九上半年……三,七〇六,七七九,
一九二〇上半年……五,二二,三三〇六,
一九二〇下半年……六,八五六,九四〇,
一九二一上半年……八,四一八,三六二,

這表表明組合的組員由三月革命到採行新經濟政策時平穩的進展。牠表明內亂時期蘇維埃權力在地理方面的發展，他表明在蘇維埃管轄下的區域內組合的循規蹈矩的發展。

自採行新經濟政策後，經濟組織因之大事變遷，現在組合又進行勞働者隨意加入組合的運動，在這個時候組員由最頂點的八百五十萬人（這是一九二一年七月的統計）經過九個月，降到五百八十四萬六千百，然還不斷的往下降落，直到一九二三年為止。

初採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組員大受降落的緣故，是因為有一部份的勞働者從前舉為組員，現在把他們屏除了：如獨立勞働組合(Artel)的組員生產合作社的社員，生產共社的社員，家庭工業的勞働者等。

照一九二七年第一次的統計，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三組合的組員有一〇，二五〇，〇〇〇人，這包括蘇聯全國勞働者百分之九十四。我們用底下的一個圖表來表明：由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各組合組員的分配，與各組合在一九二二年後的發展。表後的百分數表各組合已經組織的勞働者，適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日勞働者來計算的。末行有幾個空白，因為他們給我的報告太晚，不及記載，或因為他們勞働者的總數難于計算，不得記載；不過這也無大關係。他們的總百分數，大概的計算是百分之九十三——這就是說，蘇聯的勞働者百分之九十三是已經組織了。

二十三個組合由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組員的加多與減少，這圖表也表明了。

由圖表我們可以看出：有幾種的組合，因為他們的工作，人民還繼續的需要他，這幾種的組合，組員一點沒有降落，比如紡織業一九二三年的組員較比從前的組員要增加十萬，同時，製紙業，印刷業，食料業，製糖業，地方轉運，市政勞働者，民家食品勞働者各組合的組員都有增加，沒有減少。自從一九二二年組員降到最底點以後，各組合的組員漸漸的增加，這是因為他們工作進步的緣故。

照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的各共和國而分配組員，其組員分配如下：

共和國名	組員	人民
俄羅斯(Russia)	7,045,800,	99,670,000
烏克蘭(Ukrainian)	1930700	28,879,000
白俄羅斯(White Russia)	224,300	4,926,000
後高加索(Trans Caucasin)	408,900	5,791,000
烏茲伯克(Uzbek)	177,100	4,562,000
土可曼(Turkeman)	41,000	987,000
全蘇聯	9,827,800	144.8 5,000

俄羅斯共和國內的工業人民最多而組員數目最大的地方是：莫士科，列甯格勒，伊凡諾夫，佛斯勒森司克 (Iranovo-Vcsnesensk)。烏拉與北高加索一帶雖地土廣大，然每處不過有組員五十餘萬人。

關於組員問題，湯母司基(Tomsky)——蘇聯組合主席——在他一九二六年秋季的一個演說詞內，提出很有興趣的一點，我們在此不防提及：一九二六年蘇聯工廠內的勞働者有七,七〇〇,〇〇〇人；然組員反比工廠內的勞働者多，有八,七六八,二〇〇人。湯母司基說：『這種現象是很容易解說的。在工廠勞働者的數目，有幾種的勞働者沒有計算在內：如季候勞働者，農業勞働者，失業勞働者。其實他們都是組員。』他說：還有一種無產階級學生，他們是組合的一部份，他們是組員，但是工廠勞働者數目內是沒有把他們計算在裏面的。

照一九二七年四月的統計蘇聯全國勞心與勞力的勞働者，有百分之九十三是二十三個組合的組員。蘇聯組合在政府內是有特殊的地位的，而其他各國

的組合則不然，他們常受政府與僱主的壓迫與限制。在這種情形之下，要將蘇聯已組織的勞働者與資本主義國家已組織的勞働者來比較，是不公平的。我們在這裏不妨看見其他各國已組織的勞働者成分，使他們對世界勞働情形明瞭一點。依美國勞働年報（一九二七年，第二一頁）的統計，各國在一九二四年已組織的勞働者如下：奧地利，百分之五十二，澳大利亞，百分之四十三，捷克斯拉夫，百分之四十四；德國，百分之三十五；瑞典，百分之三十五；英國與哀爾蘭，百分之三十四。美國已組織的勞働者，照別的統計有百分之十七與十八之間，但照勞働年報的統計，只有百分之十二。

蘇聯的各種勞働者中，有幾種勞働者是很散漫很無組織的，這幾種勞働者即：農業勞働者，林業勞働者，建築業勞働者，製糖業勞働者，後兩種勞働者多半是季候與短工勞働者。（蘇聯組員有七〇〇，〇〇〇是季候勞働者）農業勞働到底有多少是已組織了的或者是組員，組織部長——勞働組合中央議會

組織部長——都不清楚。大概二百萬中，有一百十二萬二千是已組織了。這些組織了的勞働者多是從以下幾處來的：國有田產，農務部傭工，富裕農戶的牧人。

除農業與林業勞働者之外，全國已組織的九，八二七，八〇〇勞働者之中有三，四五六，一〇〇是產業勞働者，六二四，〇〇〇是建築業勞働者，一五五六，九〇〇是交通與運輸勞働者，二，五五六，七〇〇是政府勞働者，五一一，八〇〇是其他各種的勞働者。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在這種經濟活動方面有這多已組織的勞働者。

蘇聯的組合現在已經縮小到最低限度了。許多許多的勞働者都結合在一個人組合之下。這種現象照其他滿了小組的國家的人民看來是感有興趣的。

各產業組合的範圍

鑛業組合內，不但包括煤礦勞働者，其他煤油，金，白金，鐵，鹽，泥炭各種的勞働者，也包在內。

被服業組合包括：男女老幼縫衣的裁縫，及做輕裘，帽，領帶，皮革，人工假花，手套，囊袋，外套，蓬布等等的勞働者。

居家食品勞働者組合包括：廚房，小酒肆，食堂，咖啡館，啤酒店，俱樂部與戲院內的小食舖，牛奶點心店，臺球房的勞働者。這組合的另一部還包括：勞働宮，組合辦事處，蘇維埃房社，憩息所，恩給局，旅館等處的勞働者；及家庭與住宅的傭僕，廚役，看護，及臥房使女等。

市政勞働者組合包括：馬車鐵道上勞働者，電氣局內勞働者，清道夫，鉛管工匠，路燈看管者，公園及花園看管者，管門者，洗衣者，理髮侍役，澡堂侍役，掘塋及埋葬夫役，火夫，包工者，穢物收集夫種種的勞働者。

其他許多組合也包括種種不同的職業勞働者。比方印刷業組合，這組合名字的意思就是說：凡是一

個勞動者，不管他做那種職業或作那方面的工作，只要他的工作在印刷業這條線上，他就可以為印刷業組合的組員。倘若美國要有這種大組合，恐怕還要有幾十年的努力！

蘇維埃勞動者組合是最大而包括最廣的組合之一，他包括：政府各部的勞動者；與國有各經濟組織：合作社，借貸機關，經濟徵稅所的勞動者，及其他許多私營商業，與公共社會機關的勞動者。

藝術勞動者包括：戲院，電影，樂隊，歌詠隊，競技場，娛樂所，照相館，試驗室，美術雕刻室的勞動者；及音樂，歌舞，戲劇，歌劇的教師。美術家，製譜家，戲劇家，電影劇本說明書著作者都是這組合的組員。

第四章

工廠內的組合組織

工廠委員會

蘇聯組合的基本組織在工廠。倘若我們要明瞭他廿三個組合是怎樣，我們必須先考查工廠內組合的基本組織。工廠組合的基本組織明瞭後，組合——各產業組合與聯合勞働組合——的高級組織也可以明瞭。

我們在這裏拿莫士科的一個大紡織工廠來考

查。這工廠有勞働者八千人。在一九二三年與一九二七年我參觀數次。這工廠內的組合基本組織，就是蘇聯全境內這類工廠內的組合基本組織的表樣。

我們從歌劇大戲院乘着馬，駛行十五分鐘之後，即到這大紡織工廠。這紡織工廠在本城勞働者居住區域的下邊，沿着莫士科河的河岸。這區域內在一九〇五年暴動時有十五個勞働者被慘殺。走過工廠俱樂部，露天育嬰堂等處後，我們即聽見紡織機器的怒號聲。這地方的正對面有一所建造寬大而有兩層樓的大建築。這建築就是我們所要參觀的地方。在這建築的裏面有：工廠委員會，及各種與這工廠有關係的勞働者的組織，這建築的二層，各房子的門上，都標着：「勞働保護委員會」，「訓育委員會」，「互助社」，「工資爭議委員會」等等的名目。經過這些門之後，到這層樓的盡頂。才到工廠委員會（Fabkom——俄國工廠委員會的省字）。在這委員會指導之下，其他附屬委員會工作。工廠委員會有分開的辦公室委員長辦公室·秘書室，會計室，全體大會會場。會場

的長桌上補着一塊紅布，牆壁上懸掛着本組合的領袖們的相片，這相片配置在本組合右圖表各佈告牌的上面。

我們坐在這室內等候着工廠委員會主席的時候，我想蘇聯勞働法的一段說：『各機關或各工廠的管理部，應供給工廠委員會的房屋，不必繳納租金，屋內並須安置必須的器具，燈，爐等；委員會，全體大會，及代表大會均有使用之權。』

這是蘇聯的「地方組合」，工廠為他們預備辦事處，這使你覺得：有這種的勞働法，產業組合在政府內必有一點勢力。這種思潮一片一片的湧上心來，忽然主席進來了，他總是滿面笑容，誠懇的答覆你的疑問。他是一個剛毅的人，穿着俄國的灰色襯衫。他曾作這種要的委員會主席好幾年了。他答覆你的疑問，就是很愚笨的疑問——他也照樣答覆。他還告訴你：組合的基本組織在工廠內如何行一切的事宜。

他述給你的種種事實，可以給你從前小書本內所看來的，與你將來由別工廠別主席所聽來的，做一

個對照。他所說的要點總結起來，是全蘇聯各工廠或機關的實情。

工廠委員會是初級的機關，他有幾種公認的職務。這職務簡略如下：

- 一．保護工廠內的勞動者的利益。
- 二．盡力改善勞動者社會地位與物資狀況。
- 三．代表勞動者的利益與僱主(或國營托辣斯)，政府與各種公共團體交涉。
- 四．監察組合內組員的登記，徵收會費，做各種組合下級機關常做的職務。

其他特殊的職務，在以後講附屬委員會工作內述說。凡是一個勞動者，他在任何時候對於工廠內的生活及工作——這就是他的社會公共生活，這生活集中在工廠——須要幫助或顧問，他可以訴之於工廠委員會或副屬委員會。如工資，居住，就診，社會保險金，解僱，及其他百餘種的事務，他感受不平的地方，他可以訴之於委員會。

僱主——國家產業或私營產業的僱主——知

道：關於勞働力的各種事務，必需與委員會交涉。如：僱用或解僱勞働者時，僱主在事先必需給委員會的通知；許多勞働者中，有幾個勞働者須解僱，這種的選擇，由委員會行使；僱主僱用短工勞働者，須得委員會的同意，勞働者的額外工作，須得委員會的許可。這種種的職務是由工廠委員會所司理事務的一個例子。

這紡織工廠的情形不同，他的工廠委員會是由「選舉員」會議——代表千餘勞働者——所選出的。這些選舉員是由各部勞働者所選出。但是在別的小工廠內，全體勞働者直接在全體大會選舉之。特別選舉委員會不過只將各部或各層樓勞働者的提名單提交選舉會。這種的選舉制度，在第十三章內論述。

凡勞働者在二十五人以上的工廠，可設立一個工廠委員會。致於在二十五人以內的工廠，只有所謂之組合委員(Trade Union agent)；或附近的幾個小工廠——每工廠不滿二十五人——聯合成一個團結委員會(Grupkom)。組合委員不過是一個勞働者，

被他的同伴所選出，用一部份的時間作組合的職務。

工廠委員會委員的多少，由各產業組合自定，普通多半是二十人以下。——大工廠亦如此。勞働者與委會之比例常如下：

工廠勞働者人數	委員人數
廿五至一百	三
一百至三百	五
三百至一千	九
一千至五千	十三
五千以上	十五至廿

工廠委員會委員得免工廠的工作。完全時間執行工廠委員會職務的委員也只得普通的工資；各工廠這種委員的數目如下：

工廠勞働者人數	完全時間執行公務的委員人數
廿五至一百	一
一百至三百	一
三百至一千	二

一千至五千	三
五千以上	五

工廠爲維持工廠委員會而供給之經費數目，在組合與托辣斯所訂之團體契約內議定。這數目不得過全工廠工資的百分之二。中等的國營工廠平均約供給百分之一。在這紡織工廠內，只供給千分之五。

工廠委員會多半在閒暇時間招集會議，但是完全時間執行公務的委員在每日的任何時間，都可單獨招集會議，或與工廠管理部商議事務。委員的任期是一年。在每半年的時候，他們要在工廠全體大會，或代表會——以工廠的大小而定——給一個詳細的報告。倘若對於報告不滿時，即刻選舉新委員會。

委員任期之後，他再回復他工廠的職業。在工廠委員會活動的人，而奪去他工作的權利，簡直是沒有過這一回事。委員是不能隨意解僱的，除非得了組合的許可。委員在任何時間可以監查工廠與工廠的試驗室與辦公室。

倘若一個人要參觀蘇聯的工廠，也先到工廠委

員會辦公處去，這裏常派一位代表領着你參觀一切。

附屬委員會

工廠委員會任幾種附屬委員會，辦理特定的職務。在這紡織工廠內，有勞働保護委員會，訓育委員會，工資爭議委員會，生產委員會。工廠委員會的委員主理這些附屬委員會的事務。至於委任委員的多少，要看各組合的規定，工廠的大小，與活動勞働者的多少。這委員會在非工作時間招集會議。他們的額外工作是沒有額外的報酬的。每委員會都有他特別的，工作他對這工作完全負責的，並且報告工作的成績。

這些附屬委員會的工作概述之如下：

勞働保護委員會助理執行勞働法，預防勞工災難，保護勞働者的健康。居住問題，育嬰堂的工作，防禦機器的危險等等的工作：都在他們的監督管理之下。他決定那個勞働者應當送到憩息室去，那個勞働

者應當送到療養室去。他管理工廠內的洗滌所，洗澡室，兒童室等處的開鎖。他鼓勵勞働者的合作社。

訓育委員會指導很多的活動，這些活動在第十章中詳細論述。他管理提高勞働者教育的一切事（務如專門教育，俱樂部，圖書館，體育，送組員入勞働者中學，售賣戲院減價票，電影，「紅屋角」參看第十四章的解釋），班級，日報的定閱，「牆壁報紙」（Wall Newspaper）的編輯文字的運動，這種種的工作這紡織廠工訓育委員會都一一的辦理了。因為他的工作範圍太大，所以在工廠內這種同樣的委員會是組織了。

『評定工資，調解爭議』的委員會，簡稱之為『工資爭議』委員會。他是一個聯合委員會，為工廠委員會與管理部所組成，各有委員一半。他擔任許多的職務：如評定工資的多少，調解爭議，解決由執行勞働法及團體契約所發生的問題，規定工廠規則等。議案須全場一致的票數，方可議決。他的職務在第八章內詳論之。

生產委員會——在第九章內的詳論——的最大目的，是在：改良工廠的專門技能，利用廢物，增加生產力，註冊勞働者的發明才能，使生產理性化等。

工廠委員會所委任的諸附屬委員會之外，常有稽核委員會，與特別委員會：如關於居住，學生，散步，合作，財政，保護婦女工作，戲院，幫助孤兒，鄉村交任，國際勞働者等等救濟委員會。這都是些臨時委員會，在附屬委員會的統治下，或直轄於工廠委員會。

我們問紡織工廠委員會的主席說：一個新勞働者經過甚麼手續，方能加入組合。他回答說：他可到工廠委員會去填寫志願書，以後交到各部的勞働者集會，經他通過後，方可正式加入。然在工廠內，只要交到工廠全體大會，就可通過。倘若他被否決，他有控告於上級組合之權。

我們在這裏應當記着：雖然『社會的壓迫』很強，組員的利益已明白的指出；但是組合的組員，仍是以

勞働者的情願加入爲原則。美國組合有一種的風習，只有少數人可以得着利益，這種的制度，在美國的建築業組合內很流行；雖然俄國不是如此，但是他也有有一種優先權的制度。僱主到國家勞働交易所去僱勞働者。組員有被僱的優先權。倘若組員不願就這職業，勞働交易所才給僱主一個非組員勞働者。這勞働者在被僱之後，仍可不加入組合而爲非組員。實在，組員有這種明顯的利益，他被僱之後即刻會來填寫志願書加入組合。

組員在改變他職業地方的時候，不必另行繳納會費。有他的組員證，蓋上工廠委員會的圖章，雖然改變工作地方，也不損失他任何的權利。不過每每組員只能加入一個組合，不能同時爲兩個組合以上的組員。組員到十八歲時，他在工廠委員會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蘇聯組合內所有的工廠委員會——包括工作場委員會，本地委員會，團結委員會，地方委員會，事務委員會——的數目，於一九二七年一月有六萬，一

九二五年十月有五萬。這種的增加，因為新產業的開擴，與組合本地工作的增加。

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勞動組合中央議會統計部接着各方的報告說：蘇聯有四萬六千三百個工廠委員會，代表組員六百八十萬人——或全國組合組員的百分之七十。加入這些委員會服務的委員有廿二萬人，其中二萬五千人是完全免除他們工廠內的工作的。工廠委員會下的附屬委員會有：勞動保護委員會三萬二千五百個，委員十二萬四千人；訓育委員會三萬二千六百五十個，委員十五萬八千人；生產委員會一萬八千個，委員十萬七千人。由這個數目，我們可以看出組合的基本組織的廣播。工廠委員會與其附屬委員會甚為重要，不但因為他們是組合的基礎，也是因為他們吸引許多新勞動者加入組合的活動。依照統計的計算：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工廠委員會委員有百分之六十五是新選的，(非連任的)並且他們是第一次加入組合的活動；百分之六十六是勞力的勞動者（蘇聯組合的統計常分別勞心勞動者或辦公處

勞動者與勞力勞動者)，百分之十八，五是婦女。

工廠委員會在蘇聯組合是一種促進力。他引導勞動者加入組合，引導他們加入全國的經濟的活動。他是政府內勞動者行使民權的初級機關，他是一個為勞動者建設，被勞動者所運行的產業制度。世界沒有一個國家，他的勞動組合有這大的勢力，就是歐洲諸國——如德奧——法律所承認的勞動組合也不能及他。沒有一個國家的組合有這大的這多的職務。沒有一國的組員有這多的自由，這大的責任。他好像是個門檻，勞動者經過他之後，得以加入工廠的與社會的生活。在社會上得着勞動者權利，並參加國家的產業建設。

工廠代表會

我們在未離開這工廠以前，我們還須看一種組織，這種組織是大工廠內普通的現象——工廠代表會。在較大的工廠內——約在二百勞働以上——要工廠委員會與勞動者有親近的接觸，知道勞動者的

需要，是不可能的，所以有這媒介的代表會，這代表是各部的勞動者所選出來的，約十至三十人選一人。選舉代表的多少，以各部的佈置，機器的位置等情形為轉移。在這紡織工廠內，有勞動者八千人，包括紡織，染色，印布等部，選代表二百六十八人。他們的任期是六月，由各部的全體勞動者集會所選出。代表會常會定半月一次。每半年須正式的報告一次。他們是一個重要的媒介物，介於工廠委員會與勞動者羣衆之間，他確實的能代表羣衆的輿論與羣衆的心理。

工廠分部事務局

在較大的工廠內，我們也可以看見分部事務局。在紡織工廠內有六個。這局是各部集會所選出的幾個勞動者所組成的。他的目的是助理工廠委員會在各部內實行他的工作。他沒有正式規定的職務，不過只從事於辦理各部的特別問題。倘若部的勞動者少

的時候。只設有委員一人或數人，執行他的職務：引導本部勞働者加入組合工作與工廠工作，事前解決部內組合問題，不要工廠委員會的過問，徵收會費，協助衛生檢查，引導勞働者加入俱樂部與班級，在一九二七年一月的報告說：在代表六百八十萬勞働者的組合內，有二萬二千分部事務局，或分部委員。

徵收會會員

在蘇聯組合有十四萬組員做徵收會費的工作。照普通的規定：凡各部有由十至五十勞働者的——看各部的大小與性質，定規勞働者的多少——當選出他們的收費員。比方在紡織工廠內，職業是很有系統的，有二百人為收費員。

每個收費員由工廠委員會領到一種小冊子。這小冊內有大小不同的會費印花，他對這印花是完全負責的。他將這印花賣給本部的勞働者，每勞働者即付他每月工資的百分之二，以後他拿這錢交到工廠

委員會會計處，然後纔領到收條。在店鋪內印花制度尚未採用，收費員將小冊送到會計處，當面交納會費。收費員這種的工作完全是服務的性質，沒有額外的報酬。他們徵收會費的時間，有在工作時間的，有在工作前後的，這以他們工作的性質而決定。

第五章

產業組合

省支部

蘇聯勞動者與組合的密切的關係，以工廠委員會為梯階。工廠委員會再上一級的組織是州(Ooyeid)支部——州的大小，與美國各州內地方自治的最大區域差大多。這層的行政機關，只設立在少城市化的地方。在城市莫士科就沒有這層機關，工廠委員會與省支部是可以直接來往的。

莫士科省內——莫士科城在外——各區域的工廠選舉代表到州大會與州議會，組成州支部。州的行政，是在省支部的指導管轄之下；省支部的行政，在本章內要論述。但是蘇聯境內有幾個地方——如在烏克蘭共和國——有類似省的地理區域。比方在第一章內所論及的一個城內的 Okrug（縣）。倘若將這些地理名詞互相更換的引用，結果使讀者亂無頭緒。況且蘇聯的組織大綱，在蘇聯各地，都是一樣的實行，不管他地理的名詞叫什麼。所以倘若我們寫明白了一個省支部，其餘的一切都明白了。

這本書不敘述分散在各地的州支部，前章寫完了莫士科的紡織工廠，這章即刻來寫組合的省支部。省支部指導管理的工廠委員會，組合委員，與州支部的一切工作。他由莫士科省每年的組合大會所創生。這組合大會由莫士科省內各工廠所派的代表所組成。每勞動者三百人得選代表一人。代表大會選舉執行委會六十一人。執行委員再選舉幹部 (Presidium) 九人。在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幹部執

行一切的事務。執行委員會與幹部的人員數目，各各有各組不同，沒有一定的規定。

設佛旅社的隣近有一個用灰石建造的宏麗的酒樓。這建築在革命前富商是常來的，聽說他們在這屋內，以投香檳酒瓶穿過大玻璃鏡為遊嬉，玻璃打破之後，即刻就付玻璃錢。現在的時候，這建築已變為莫士科紡織業組合省支部的會所。建築的第一層是一個書坊，滿牆掛着地圖與廣告等；第二層是一個大球房，現在變為大會的會場，張掛着紅旗，旗上畫着織機與紡錘，寫着：『用組合來強國』，『組合是共產主義的學校』等等的標語。

球房的那邊有組合的許多辦公室：首有幹部的秘書及主席的辦公室：次有組織股，經濟股，統計與報告股，法律顧問局，工程與專門股，訓育股，失業股，財政股等等的辦公室。這財政股辦公室在一個張着大鏡的屋內，很像壹個銀行，會費在此處繳納，利益也在此分配。再走過去一點，有一羣男女幼年勞働者，灣着腰坐在椅子上，考進勞働者中學 (Robfac)

的入學試驗。

一處牆上掛着一個箱子，寫着：『各位同志，舊報紙要送到鄉間去。你看完的時候，投到近箱裏來。施米契克（Smichka）分部。』這字的意思，我問明白了後我才知道：這是城市與鄉間的互相合作。凡是組合所照顧的鄉村，組合送看完了的舊報紙給這鄉村的紅農人閱覽室。及其他的鄉村學校，使他們明了現時的政治。你看完你的早報後，投到這箱裏，再去參觀食堂，圖書館，看藍球足球比賽的佈告，看代人簽名送書到紡織業勞動者之聲（Voiccos Text：le wokker——組合的公報）的廣告。看完這些之後，再去參觀樂股；然後你纔到這忙的少年職員處來，問問他這些情形的究竟。這種的車輪子是套旋轉的。

組織股

組織股是三個重要股之一，他的工作在他的名冊內已經指明了。然而莫士科有二十八萬紡織勞動

者的百分之百都已組織了，已在組合登記了；所以有人必要問組織工作是什麼意思？』哥羅弗金(Golvkin)——組織股股長——回答說：『我們做各股不做的一切事務，幫助他們組織特別的工作。我們幫助工廠委員會與本地代表會，指導他們工作，使他們工作的效率大。我們研究地方委員會的缺點，以後矯正他。工廠委員會對待組員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我們干涉他。工廠委員會不能使勞動者滿意的時候，我們是較高的機關，他們可控告於我們。我們的職務第一是要使全體加入各種的活動。一九二五年我們組合內每十三中有一人是加入活動的，現在每十人中有一人是加入活動的。』

『這種的工作怎樣下手呢？』我們問哥能弗金。『多半是「指導員」指導』。我們現在有二十二個指導員，其中有三分一是婦女，因為我們紡織勞動者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是婦女。指導委員幫助他們選舉；助理工廠委員會；答覆與解決工廠代表會與組合會員的難題；在婦女。青年。學生。國家少數人中作特別的工

作。他們做訓育股許多的工作』。

著者知道組合有指導員，這並不是第一次。在一九二三年他已認識一個——這紡織業組合的指導員。在這莫士科的一個毛織工廠內我遇見他。他在工廠裏的工作是：與工廠委員會商議將來與僱主交涉時所要求的工資率；指導訓育委員會組織圖書館；告訴青年勞働者運動員怎樣得着運動衣的好材料；與工廠管理員商議學徒的分額及紡織工廠內勞働者衣服的規定。回憶我同這和露伶利的年青指導員的談話，我明白哥羅弗金所說的。我還記得這指導員對我說：他與另外的兩位指導員，要到莫士科的八十幾個工廠，每工廠每月至少要到三四次，有的時候要赴他們的會，開到深夜的會。

「指導員」是工廠委員會與省支部的「連結物」，是勞働者中的一個勞働者；他不是坐在辦公室桌上的職員，不是專門做報告者。他的工作是沈重的，是親自動手的，是有關於教育的。他必要是一個很孚衆望的人。他是由工廠的出身，在不久以前他是工

廠委員的一個委員。他每日工作的性質，與紡織機上的勞働者一樣，不見得比勞働者高尚。這就是指導委員，組織股的代表。在 W. 羅弗金辦公室的旁邊房內我們常見一個指導員，他回到省支部來，等待着組織部的訓令。蘇聯組合運動的高級組合與聯合組合辦公室內，都有這種的「指導員」。

訓育股

在敘述省支部的時候，有很重要的一股不可疎忽，這股就是訓育股。他用組織股的指導員在各工廠內做他的工作；但是此外本股另有十八特別訓育指導委員，專做本股的事務。這十八人分爲幾組，每組有一個負責的組長。

訓育股股長告訴我們說：本省二十八萬紡織勞働者中，去年有二萬四千人從事于普通訓育工作，五千人從事于俱樂部管理。他很注意青年勞働者的專門教育，他說：訓育股開了五十二個工廠學校，爲紡

織托辣斯的經費所維持。其實，這些托辣斯——勞工與他們定團體契約——只付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一為興辦教育的事；私營事業只付百分之二三。勞動者的會費，倒有百分之二十至廿五。

此外訓育股指導一切的會社，班級，及夜校。他最大的工作是「掃除文盲」。幾年之前，莫士科紡織勞動者中有十五萬人不識字，到現在只有一萬四千人。他還辦理幾種的遊戲事務，使莫士科省的勞動者得着這種的利益。在莫士科一城有二十五個夏季公園，四個競走場，一個水池；在天氣炎熱的時候，勞動者在裏面游泳，遊船，機器行船等等的遊戲。此外，今年莫士科省為紡織勞動者又新建造了十五個俱樂部——有好些是很大的。

經濟股

對於訓育股我們只說這些，現在我們來與「工資經濟股」的股長談話。這股長管理工資交涉與訂立團

體契約的事宜。他指導工廠內的工資爭議委員會，及各種的生產委員與生產議會。這股聘用二十個指導員，他們對於經濟方面都有專門知識的。

當我們與卓林（Zorin——經濟股長）談話的時候，工資爭議股接到一個案件，一個勞動者走進來，沒有用什麼虛繁的禮節，直接了當的就坐在椅子上，述說他的案件：他是因為生產經濟的緣故而被解僱的七人中的一人。按照法律說，因為行政理性化的緣故，若有十個勞動者須被解僱，看當時的情形，勞動者有得六星期至三月工資的權利。（他以後尋找工作還有優先權。）但是這勞動者是七人中的一個，不是十人中的一個。他現在爭辦的是在工廠內別處可以為他找着工作，但是工廠不這種做。按照法律他是可以這種作的，但是他不敢上訴，反抗國營紡織托辣斯。卓林告訴他法律是怎樣的規定，並派一個指導委員隨他到托辣斯辦公室去，為他調解這樁事件。

經濟股下面還有一組，他管理保護勞動者的事務。組合各級組織從工廠委員會直到最高級的組織

都有這組的設立。他的職務是：執行勞働法，防禦災難危險，管理居住，衛生，勞働者是否送到憩息室與療養室，生活改良基金的開支等等事務。他還幫助建設工廠的兒童機關，公共洗所，洗盥所；鼓勵勞働者參加消費合作社。

經濟股下面還有一組，專門登記失業的組員，管理組合所保留下的失業基金。這基金用為補充國家社會保險處的基金。凡一個失業的紡織業勞働者，他在第一月可以組合得着扶助金，凡一個失業的紡織業勞働者，他在第一月可以從組合得着扶助金（現在每失業勞働者可得十二元二角至十四元，多一寄食者，多加二元四角）。六月之後，倘若他仍未復業——在這六個月的時間內，他所得的扶助金，是從國家社會保險基金內來的——他再從組合得着每月定額的扶助金。扶助金的多少，各組合不同看各組合的經濟狀況而決定。

法律顧問局佔住經濟股辦公室的另間房子。我們問五個負責的律師中的一個律師說：莫斯科省的

紡織勞働者，到這局裏來，多半是關於那種法律的問題。他回答說：多半是「勞働案件」。比方一個廠主停辦他的工廠，不付給勞働各種的扶助金。「勞働案件」內還有這種的案件：一個勞働者與一個僱主——或者一個職員，或者國有托辣斯——發生衝突，從工廠委員會的工資爭議委員會再上訴至人民法庭。在這時法律顧問局幫他將這案件交到相當的法庭爲他解決這種的糾紛。隨時隨地他還爲勞働者的顧問。

刑事與民事的案件也在這局的權限以內。這裏給舉一個民事案件做我們的例子：一個婦人在一個國營紡織工廠內做工的時候，失了一雙鞋子與一雙橡皮套鞋。他得着法律顧問局的幫助起訴了，以後得到賠償金。刑事案件多半是僱主違反勞働規則一類的事件，比方：一個勞働者在他工做的時候傷損了手或臂，僱主拒絕對於法律規定的救恤金。勞働者得着法律顧問局的幫助，可以上訴於法庭。

組合律師不但在省支部給勞働者的幫助，他並且到各工廠去，在勞働者方便的時候爲他們辦理事

務。組合律師辦理各種事項，都是從組員的人權觀點上着眼。他們說：在法庭上照着社會保險法組員得着權利的時候，『這案件即刻結束，倘若勞働者勝訟，他即刻得着賠償金，無一點耽擱。』

中央委員會

上述的紡織業組合的省支部，是蘇聯各共和國各省同樣的三十五個省支部之一。三十五個省支部都全統率於全俄紡織業組合之下。全俄紡織業組合是全國獨立的紡織業組合，包有八十二萬六千製棉，絲，絨，麻，亞麻業的勞働者。

全俄紡織業組合與其他二十二個全俄組合的聯合辦公處在「勞働宮」——莫士科河上一個宏大的白色的建築，距克勒謨林不遠。你經過鑲在高大鐵柵內的門，進到曲折多歧路的處所之後，你才可以找着這建築。這建築——從前是貴族的女孩兒們的學校，蘇聯很多的勞働宮都是如此——內的迴廊是窈長而狹

小的。你在這長狹的迴廊上走了很久之後，你才可以看見紡織業的全俄組合本部。在這裏你可以與幹部的人員——或者麥勒槍司基 (Melnechansky) ——幹部部長談話。從他那裏，你知道全俄本部怎樣處置他一切的事務。

他第一先告訴你說：組合最高機關是兩年一次的全俄組合大會，這大會的代表是省組合大會所選派的，每組員一千人可派代表一人。有幾個組合，如革業組合，他們的工廠直接選舉代表到全俄組合大會，但是紡織業組合，及其他較大的組合，赴全俄大會代表是由省組合大會——為工廠內的勞働者所組成——選舉。全俄組合大會有代表七百二十五人，選舉中央委員六十一人，候補員二十五人；中央委員會再選幹部人員數人。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執行一切職務；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幹部執行一切職務。

全俄組合也分幾股，如省合組一樣——組織股，經濟股，訓育股等，但是全俄組合的各股，範圍較大，

指導全國的事務。此外，牠尚沒有特別委員會，處置全國組合當做的事務——如國際關係，組合出版物，組合史等等。

中央委員會規定幹部一切的生活——幹部佈置與處置普通日常的事宜。中央委員會代表組合的利益，在國家或經濟機關內討論關於紡織業的事務。他收集與分配特別基金，為罷工，失業，教育之用。他出版書報雜誌等。

要知道全俄組織業組合的工作的大概，頂好略讀最近全俄組合大會的報告書，裏面記述討論過的重要事務。這些事務約有以下幾項：蘇聯組合的國際與國內地位；中央委員會的普通報告；稽核委員會的報告；組織業現狀與將來形勢的報告；紡織業原料發展的形勢的報告。其次是組織問題；細目是關於羣衆工作，財政工作，有組織的建設組合。再次是工資與經濟問題：分細目為工資率團體契約，生產議會，生產委員會，工資生產委員會的工作，勞動的保護，勞動者生活的改良。再其次才是平常訓育的問題——俱

樂部工作，圖書館工作，掃除文盲，組合的專門教育等。這種種的問題，在全俄組合大會都澈底的討論了。

中央委員會的報告是一本很大的書，內容包括很廣，討論組合兩年來的工作。中央委員會爲上次代表大會出版了一本七萬餘字的報告書關於組合各方面的活動，都蒐集在內，如：組員發展與其分配的圖表統計，工廠委員會與工廠代表會的組織與活動，婦女與青年中的工作，互助社，中央組合與省組合財政的各方面，生產經濟工作，休息社，醫藥扶助，工資率，社會保險，勞工特別衣服，居住，勞働法及其施行，育嬰堂，合作社，公共廚房，生產議會，俱樂部工作，「紅屋角」，體育與其他幾十種的教育工作及其他百餘種，其中有些我們在敘述省組合時已經敘述過了。

全國組合代表大會斟酌了這些報告書以後。他決定這兩年的政策。他也斟酌各政府機關與經濟機關的報告書。經過這些斟酌之後他才選舉中央委員

會，稽核委員會，與國際組合大會的代表。

其他二十二個組合的全國組合組織，很像上述的紡織業全國組合組織。委員會的委員數目，全俄組合大會的代表，基金的分派，及其他細小的事項，各組合或者不同。但是中央委員會的權力與全國組合的組織，大概都差不多。

由麥勒槍斯基——全俄組合主席——的身上表明蘇聯組合一種很有興趣的事情。麥氏是一個金屬業勞働者。當那時候，他有一次領導着紐約(New-york)與貝雲(Bayonne)的罷工。在一九二三年我在俄國看見他的時候，他是莫士科省勞働組合議會的議長。在一九二七年他領導着紡織業勞働者。紡織業組合實在需要一個全國出名才力出衆的領袖。他們選舉麥氏爲主席，麥氏現在是紡織業組合的組員。這種組織與行政才能，由一個組合移到別個組合的轉移，是蘇聯組合能力的一種來源。

第六章

勞働組合

省勞働組合議會

蘇聯組合如同別國的組合一樣，有勞働組合的組織——各產業組合聯合起來的組織。我們在上面已經敘述過，各產業組合的各級組織，由工廠或企業起，經過州支部，省支部，直到組合的全俄本部。在勞働組合的組織內，也可以找出同樣的分級。

勞働組合在未城市化的區域內，最重要的組織

是州勞動組合局，他上面有省勞動組合議會，最上面有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

州勞動組合是本州內各企業的代表所組織而成的，每年會議一次，他有一個州勞動組合局，每月常會一次，並有一個幹部。為州組合局所選出，執行日常事務。這勞動組合的經費，由省勞動組合議會——他是省的中央組織，指導全省內城市與鄉村的組合工作——所供給。

莫士科省勞動組合的省組合議會，共二百人，由省勞動組合大會選出。省勞動組合大會每十二月或十五日開會一次，赴會代表為各工廠所選派，勞動者一千五百人得派代表一人，著者在三年前已赴過一次莫士科省組合大會。這大會在組合院——從前的貴族俱樂部——內一間球房的燦爛的燈光下所舉行。這些勞動者當然都是直接由工廠或政府辦公處來的，他們在會場上這種敏捷的與誠懇的討論態度，給人一種印像：覺得他們是莫士科省的真正統治者：政府——勞動階級政府——的代表來此演講。

不過這演講多半一種報告式的演講，報告經年的工作。在這大會內，有各機關的代表，各國家經濟省議會，勞動委員會，社會保險省支部，合作社的代表，來報告。

莫士科省勞動組合會議的會所就在組合院內。這建築的屋頂上，安置兩個很大的無線電台，這可以表證訓育股的工作。你參觀這些會所的時候，你可以看見在別組合內常見的幾股，不過他們的工作。比各產業組合普遍些廣大些。你還可以看見莫士科全省二十三組合內百二十五萬勞動者的工作。

倘若你到列甯格勒，或國內其他的省中心去，你可以找着同樣的組合的本部，同樣有興味的工作。我問列甯格勒省組合議會的人員說：他們的工作是什麼，他們回答說：他們（一）代表省組合的利益出席「產業局」——政府的經濟機關，指導列甯格勒區域內的產業托辣斯；（二）提名各地方政府——如勞動委員會，社會保險股——的候選人；（三）招集各組合的聯席特別會議，討論共同攸關的問題，如生產問題

與訂言新團體契約的事宜；(四)辦理大規模的出版事務，監督圖書館，學校，無線電，教育工作；(五)指導本區域內組合的工作，對於組合問題，給以消息與忠告，如同普通的銀行交換所一樣。

莫士科議會有一個卓傑的圖書館，他是幾百工廠圖書館工作的中樞。省組合議會還辦理統計股，半月刊，電影股，戲劇股，及其他工作後遊戲事宜。

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

現在我們到了「民主集中主義」(俄人這種的叫他的金字塔頂上——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他是由每二年一次的全俄勞動組合會所產生。這大會是勞動組合運動的最高權力。他是蘇聯境內勞動組合的最高機關。大會有代表一千三百人，由各產業省組合大會所選派。每勞動者一萬人得選代表一人。不滿萬人而在三千人以上者，亦得選派代表一人。凡有一萬五千人以上，二萬人以下者，得選代表二人。凡不

滿三千人者，可加入省或地方「產業組合議會」所招集的「聯合選舉會」，這些特別聯合選舉議會——當然是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所選舉的代表比例率，與其他分開選舉的省大會一樣。

這種省勞動組合所選派的代表，在全俄勞動組合大會無表決權。他們每個產業組合只能派遣一個代表到會，只有發言權。比方莫士科省勞動組合會議，在全俄大會只有一個代表。

全俄勞動組合議會的本部，與二十三組合的全俄中央委員會，都在莫士科的勞動宮。全俄勞動組合議會所作的工作，與省勞動組合議會一樣，不過他工作的範圍，是蘇聯共和國全國的組合運動。他所分的各股，也如省產業組合，省組合聯合組織，全國產業組合一樣。他的出版物更多，他的活動，他的工作範圍亦更增大。

一九二二年五次全俄大會所通過的全俄勞動組合議會的組織法，是一個三百五十餘字的簡單的法律。他規定議會的職務略述如下：

- (一)指導蘇聯勞働組合運動，使其不違反大會議決案。並指導全俄產業組合與全俄產業聯合組合的活動。
- (二)以文字及口頭宣傳，鼓勵勞働組合運動之進展。
- (三)遣派代表加入「赤色勞働組合國際」，參加國際勞働運動。
- (四)預備及招集全俄大會。
- (五)議定招集議會及大會之日期。

憲法並規定全俄勞働組合議會：

- (一)應代表勞働組合——政府機關與合共機關內的勞働組合——內的無產階級。
- (二)應起草保護組員，在經濟與教育利益上的立法，並應使此草案在相當的政府部內通過。

照組織法的規定，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的法令，可以約束下級的勞働組合與全俄各產業組合。組織法還規定各種職員——幹部，稽核委員會及其他職員——的選舉規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上屆全俄

組合大會，選舉中央議會委員一百六十八人，候補員九十一人。這議會再選幹部十五人，候補七人。湯母斯基(Tomsky)當選為幹部主席，多格多夫(Dogocov)為秘書。這些人在國內國外，根據全俄大會所規定的原則，代表蘇聯勞動組合運動，為組合運動說話。

勞動組合複雜的組織，我們已概括的看過了？我們現在再由工廠委員會為全俄勞動組合議會，重新溫習一遍。見次頁的圖表：

- 一、工廠委員會——組合的基本組織——剛才我們在紡織工廠內，已經看過他。我們選出紡織業組合，說明產業組合的組織。
- 二、州組合支部——工廠委員會的上一級組織——我們只提及他。設他於城市中心以外，他有他的會議與行政辦事處但是他的經濟是不能獨立的，依賴於上一級的組織——省組合支部。
- 三、省組合支部——有幾個蘇聯的共和國與獨立區採用別的名詞——管理省區域以內的組合

工作。工廠委員會與州組合支部都報告他們一切的工作給他。

四·組織的最高級是組合的中央委員會。

五·勞動組合在每級的組織上有：州勞動組合局，省勞動組合議會，有權力的全俄組合大會與他的中央議會。

這種的組織，是全蘇聯流行的組織，雖然有幾個地理上的名詞不同，幾個組合支部的名詞不同；但是權力的分配是一樣，大會的代表選舉是一樣；中央委員會與幹部選舉的方法也一樣。

組合內的專門部

蘇聯的組合雖然是建設在『一工廠一組合』的原則上，不容有行別組合的存在；但是在組合的內面，有幾個專門部，這專門部聯合幾種職業的勞動者。例如：工程師，與專門技師，組織一個專門部，在勞動組合的各級組織內。都有這專門部的存在。他們

的上級組織有一個中央機關，這機關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全俄勞動組合工程師與專門技師聯合局」。會員是隨意加入的。經費是出於會員的會費，專門用在他們特別的事務上。

這專門部的目的是要將受過高等教育與有專門知識的人，聯合起來，供給他們特別的須要，使他們對於工作有豐富的興趣。這專門部使有專門知識的人，參加組合的生產會議——以後再論及此點——與參加組合與普通的生活他們的會員只限於國營產業擔任工程師及專門工作的人們，或國內國外受過高等專門教育的人們。

專門部舉行他們自己的全國大會與全省大會；在這大會裏，選舉執行局。但是他們的議決案，須經過組合的管理機關批准，方能發生效力。在一九二七年全俄勞動組合工程師與專門技師聯合局舉行一次大會，五百餘代表到會。大會得着一個報告說：專門部有十萬五千餘會員，兩年半之間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六。

其他各產業組合的專門部有：印刷業組合內的編輯記者專門部，醫事衛生勞働者組合內的醫生專門部，教育組合內的科學勞働者專門部，蘇維埃勞働者組合內的商務勞働者專門部，與統計員會計專門部。雖然教育勞働有組合，包括教育方面服務的每個勞働者，各學校與各大學的齋夫與鎖匠也包括在內；但是大學教授與各機關——如博物院，圖書館，試驗室——的科學勞働者，他們也另外的組織了一個專門部。他有會員一萬四千人，五十餘城鎮有他的支部。這專門部的工作，辦理科學勞働者薪水的增高，居住的改良，撫恤金的供給 特別訓育工作的指導。

在這些職業別的專門部以外，一九二六年的上屆全俄勞働組合大會，又公認一種新的專門部。現在的全國組合多半包括很多的產業——例如食料組合包括麵粉廠，屠殺牛羊廠，糖果廠，麵包廠，魚類罐頭裝置廠，焗捲廠等的勞働者——他們相信在這種的情形之下，各產業可以藉着專門部的力量，來作各部特別的工作。交涉團體契約的事宜，交給他們辦去，

也是容易辦好的，全俄勞働組合議會的勞働組合公報說：『專門部不可視為是組合分化的初步。他是組合內一種輔助的機關，他對於勞働者特種的產業與特種的生活情形能知之透澈，所以他能使工作做的更為完善。』各產業組合都有設立這種專門部的自由權，不過要經過全俄產業組合會的決定，與全俄勞働組合議會的批准。我們應當知道，這些專門部並不是以職業別而分的，是照着產業別而分的。採用這種專門部最大的目的是：訓練新的才能，並使那班現行組合制度下不容易工作的人，參與組合的實際工作。

組合的財政

在討論組合的組織的時候，我們也講一講他的財政，我們頂好順着一條線——這會費繳到收費員手中起，直到各級組合用出為止的路線——往下敘述。

組員每月繳納會費，這會費等於他每月工資的

百分之二。——組員在入組合的時候，要繳入組費，這入組費等於他半日的工資。這制度是很公平的，比較每勞動者，不管工資多少，都繳同樣的會費——美國很多的組合，多採行這種制度——為公平。美國的勞動者，繳給組合的會費與入組費，有時比俄國勞動者多，有時比俄國勞動者少；因為美國的勞動者的繳費都是一律的：入組費，由五角到二百五十元，會費由五角到七元。不過各組合不同，有繳多的，有繳少的。例如：美國泥水匠所繳的入組費，十倍於俄國泥水匠；但一經入組已後，每月會費的比例率比俄國少。又如美國印刷業的印刷工，繳納的會費率比俄國印刷工的高——美國的會費率是每月工資百分之至二·五，再加一元二角，在他有職業的時候。又如紐約食料品勞動者所繳納的入組費，與俄國的差不多一樣；但是每月的會費——工資的百分數——比俄國的少。這兩國勞動者所繳納的會費的多少，只有一點相同的地方，倘若要做一個比較，是很不容易的。

蘇聯組合的會費是隨意繳納的。收費員徵收進

來，經過工廠委員會，交到省組合支部。居間的州組合支部的經濟權是併之於省組合支部的，會費是不經過他的手。

省組合支部接到會費以後，保留一部分為教育，失業，行政，及其他各種的經費。在保留以前，他付進款的百分之十給省勞動組合議會。並付進款的百分之五至廿五給全國組合財政部。有幾個較弱的地方的組合，他不付什麼款項給財政部。例如：金屬業組合的八十個產業區——在金屬勞動者組織，他們不叫省而叫區——中，只有三十個產業區，付給財政部的款項，這三十區中，每區所當付的百分率，由中央委員會決定。現在他們平均所付的百分率，只有會費總數的百分之十七。

全國組合的中央委員會接了這筆經費之後，他怎樣處置他呢？第一他付進款的百分之十至十五給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正如省組合支部付百分之十給省勞動組合議會一樣。中央委員會付了這筆款項之後，他保留一部份為罷工，教育工作，失業，扶助

學生，國際關係，憩息室，療養救濟等的基金。

組員繳了會費。他們得回來的是什麼呢，照省組合支部的計算，他們給回勞働者的直接利益，至少有進款的百分之五十。他們盡力的減低他們的行政費。例如：列寧格勒的金屬業組合上年的行政費，只有進款的百分之十三；紡織組合，百分之十四；化學工業組合，百分之十九；蘇維埃勞働者組合，百分之二十。在莫士科省的二十三個省支部的總平均數，也只百分之十八。勞働組合中央議會與中央委員會也盡力的這樣做，要使勞働者從他們的會中得着最大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利益。

在勞働組合組織的各級內——由工廠委員會到全俄勞働組合中央會議——組員可以選舉稽核委員會。這委員會以三人到五人所組成，並有候補人二三名。這委員會每三月選舉一次，在這三月之中，他至少須檢查賬目一次。當然在這委員會內組合的行政人員是不能當選為委員的。這委員會在非工作的時間，做這種的事務，他們是沒有另外報酬的。他們在

組合的工廠全體大會，議會。大會時是要按時報告的。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所編定的度支表——這度支表是依據全國產業組合（代表全俄組員總數百分之八十五）的報告所做的——說：上年會費的總進款有五千萬。這五千萬的進款中，一千五百萬用為行政費，又一千五百萬用為上述的幾種事業的特別基金。

在一九二六年省產業組合支部，在失業基金項下，支出七百五十萬元；訓育基金項下，二百五十萬元。此外，還有許多的省勞働組合，他們的進款較比要小點。一九二六年的進款只有五百五十萬元。

他們保留下的基金，沒有完全浪費在罷工，罷工，禁令，訴訟等的用項上，這些費用在別國組合是很大的。所以俄國組合成為很富有的組織，他可以給外國勞働者，經濟上的援助幫助他們奮鬥。

他們自己的基金以外，組合還有產業或工廠給他們的經費。第一有扶助工廠委員會的經費。第二照

團體契約的規定，企業為訓育及專門教育供給津貼。最末，托辣斯紅利的百分之十。給組合為勞働者生活改良的經費。末項的基金，各年不同，各托辣斯不同，除此項以外，前兩項的基金，是每年有定率的。一九二七年十月勞働組合公報計算：蘇聯勞働組合每年進款的總數（只算第一第二兩項），現在超過七千五百萬元。

第七章

團體交易

自從採用新經濟政策以後，蘇聯勞働組合有一種重要組合，這就是與主人——國家主人或私人主人——訂立團體契約。這些主人多半是國管公司或托辣斯，很少是私管企業。但是不管這些主人是誰，主人與組合都是要訂立團體契約。雖然這契約不是強迫要訂的，但是在事實上差不多所有的企業都有這種的契約。

現在只有幾個很大的產業組合，沒有許多細小

的職業組合；所以定立契約是很省事的，製造模型鐵匠零屑的訂立契約，倘若他是個國營製造金屬托辣斯，他可以直接與金屬業全國組合訂立契約，倘若他是國營糖果托辣斯，他可以直接與食料組合定立契約，倘若是製造橡皮鞋底的，他只須與化學工業組合訂立契約。再也不必與其他的人零零屑屑訂立契約。

蘇聯勞働法規定說：團體契約的各條款，對於企業僱用的勞働者，不拘是否組員，是一概有效的。他並規定說契約的期限，由全俄勞働組合議會與人勞働委員會決定。在一九二四年，盧布行情很穩固的時候，契約的期限多半訂為十二月。然而平常的契約多半在每年經濟報告出來以後纔訂立，因此他們有所根據。契約必須在人民勞働委員會註冊。他在法庭前是有效的。勞働法還規定各團體契約當備的最低條件。契約只能比所規定的條件好，不能比所規定的條件壞。

有許多名為地方契約的團體契約，這是產業組

合省議會所訂立的。也有幾種全國聯合所訂立的國家或普通契約，如關於鑛務或鑛路的事務的契約，全國組合的中央委員會訂立。但是勞働組合的議會，與「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是不訂立契約的。

俄國有一個可為模樣的契約，這契約是一個有產業組合支部（如莫士科省紡織業組合支部）與一個托辣司（如「第二棉業托辣斯的管理部」）所訂立的一年為期的契約。這契約包括十二個企業——托辣斯的工廠——與四萬七千餘勞働者。這組合可與「莫士科棉花托辣斯」訂定與上述的契約；這組合也可以與「莫士科國營多色棉織業托辣斯」訂立同樣的契約。這些契約中，有許多詳細的規定，如這契約所包括的工廠 僱用與解僱的規定，減少職員或工廠清理債務等的規定。

上幾項規定之後，緊接着有很重要的幾段，這幾段規定工資，生產標準，與散工（Riece Work）等的事項。例如：「多色紡織托辣斯」的契約內，未有普通十七種工資分類及各分類工資的言別的規定。以後

契約又規定：一個勞働者，能由上一類降到下一類，倘若他有以下的情形：（一）他這一類的工作，他不能勝任；（二）上一類的工作不多，他不能得着這種的工作。倘若他同意做下類的工作，他可以在他做下類工作的前兩星期，得着上類工作的工資。倘若他不同意或被解僱，但是他仍可得兩星期上類工作的工資。他覺得這種的處置不公平的時候，他可以訴之于工廠內的工資爭議委員會。

這契約還規定托辣斯必須設備住所，水，管屋者等，勞働者可以隨意使用。倘若托辣斯設備的住所不够，他當給勞働者另外租房居住的費用。倘若勞働者住在離他工作處一英里半的地方，而他每月的工項又不多，他可以免去來往的車費。

契約的另幾項規定工資每年應付兩次，又幾資規定散工與包月工的工資定額。其中有一段規定說：工資定額，與出產標準，在契約有效期間，永遠是有效的；但工廠改組或特種情形發生時，只散工定額可以變動。遇着這種情形的時候，托辣斯與組合必須共

同來考查這散工定額，究竟如何。他並且規定說：倘若因外來的緣由，勞働者不得做工，他必須照舊得着工資，這工資仍照他做散工時所得工資的平均數。

又有一段規定說：額外工作，平常是不准許的；倘若在不得已的時候，應得着勞働監查員與組合的批准。額外工作的報酬應如下：開始的兩點鐘，應得普通工資的壹倍半；兩點鐘以後，兩倍于工資。放假時候的工作，也實用這個規例。

我們現在看契約的另一項，他規定『勞働的保護與勞働的特殊利益』。其中有幾段的規定，只不過是要符合幾種條件，幾種勞働法上所需要的條件。在勞働委員會所指定有危險性的職業，勞働者只須工作六點鐘，工資仍照八點鐘付給。在這些職業內，工廠要供給特別的衣服與飲食，以避免這種毒害。機器處應當防護，屋內應當有好空氣。勞働者工作五個半月以後他有兩星期的假期，工資仍照常付給。那些在有危險性的職業內——如鑛業——工作的勞働者，有一月或一月以上的假期。倘勞働者正在假期內解僱，

他還可以得着假期內的工資。

另一段規定說：工廠管理部應允爲勞働者設備一個食堂，爲兒童預備一個育嬰堂（有時理髮店，藥房，及其他便利的設備，也都在契約內規定），這費用的四百份之一，必定要專門用在設備燈，水，衛生，與修補房屋等項上。

契約又規定：學童須受相當的訓練，直到他有百分之八成分的工分作能力，做這學徒的勞働者，得着額外的酬報，這酬報等于學徒工資的百分之三十。托辣斯也答應供給幾個工廠學校，並且供給的爲訓練幼年與老年的勞働者學校。

這契約與其他這類的契約一樣，他要求托辣斯給紅利的百分之十，爲勞働者『生活改良』的經費。這經費歸組合保管。百分之七十五用到居供上，其餘的都用在俱樂部，戲院，圖書館等的用項上。

契約說：企業的所有規則，由工廠管理部與地方工廠委員會起草，勞働委員會地方監查員批准，以後張貼在各工廠內。

上述種種規定，都是這類契約很顯着的規定。他們這些規定，各組合不同，也托辣斯不同，完全靠着以下幾項重要原因為轉移：磋商的能力，產業的性質，工廠的大小，交涉員的手段，及其他當時偶然的原因。各種規定的不同是太多，不容易一項一項的指出，也不容易一項一項的解釋。例如：在化學工業組合中央委員會與橡皮托辣斯管理部的契約內，有底下的一項規定：『托辣斯當設備一個藥房，供給充分的藥品與急救器具』然而在我們剛才所說的契約內，為什麼沒有呢。『倘若減少五人以上的工作能力，須得着省組合支部的同意；倘若在五人以下，工廠委員會的同意就可以了』，這種的規定，為什麼在莫士科省食料業組合支部與莫士科消費合作社的契約內有，而在紡織業所訂的契約內沒有呢。

有的時候一個契約包含好幾個工廠，如食料勞働者與合作社的契約，在這種的契約內，關於各工廠都有特別的規定，例如大糖果工廠與小麵包工廠或香腸工廠的學徒，他們規定教練學徒而方法是不同

的。在這種契約內，還有關於各種勞働者的飲食的事項，有不同的規定：『香腸工廠內的勞働者在工作時期，工廠應供給一餐值四十扣拍的伙食，否則付四十扣拍的現錢。……在麵包工廠內，工資分類前十類的勞働者，每月可以得着五盧布五十扣拍的伙食費。在屠宰家禽工廠內，勞働者每月可得七盧布五十扣拍的伙食費。』

組合與私營企業訂立的團體契約

組合與私營企業訂立契約的時候，有特別的事項是要規定。在這種的契約內，管理部人員與專門技師不包括在內的，但是在與國營企業所訂的契約內，他們都是包括在內的。

私營企業，與國營托辣斯一樣，給勞働者許多的條件，甚至有的時候，他比國營辣斯所給的條件要多百分之十他僱用勞働者，須先經過勞働交易所，他先僱用組合員，然後才能僱用非組員。企業僱用新勞働

者三天以內，須通知工廠委員會，工廠委員會可以不承認這勞働者，倘若他有充分的理由；但是在他六天的試驗期過去以後，他自動的就被承認為本工廠的正式勞働者了。工廠縮小規模的時候，非組員首先被解僱。總而言之，私營企業對工廠委員會的關係，如國營託辣斯對工廠委員會的關係差不多一樣。下面是一個契約——的摘錄：在工廠委員會請求的時候，企業務需：

- 一 給勞働者一個社會保險與別種保儉付錢的收據。
- 二 給他一張付帳清單，上面載明付給各分類的工資。
- 三 報告工廠的生產總額與各勞働者的生產額。

上述的幾種規定，給蘇聯組合經濟股很大的幫助，當他與國營或私營企業交涉契約的時候。他們直接或者經過工廠委員會，可以查看企業的帳簿——工資表與生產表，所以他們很準確的知道企業實在能付工資多少，按照這個根據，辦理他們的交涉。

在上述的組合與私營企業的契約內，再加上特別的幾點，這幾點是這種契約常見。

在工作時間傷亡者，企業應一次付兩月工資給勞働者之家庭。

企業允許勞働者於『打倒文盲』學校讀書，每星期上課三次，每次二小時；倘若勞働者此時間仍繼續工作，工資應增加半倍。

這種契約還有一種規定說：因為要維持工廠委員會，企業供給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二·一二為他的經費反有一個私營企業，他在另一個與這相似的契約內容應供給總額的百分之三·一一)。契約的後面還附帶着一個單張，上面規定有幾部的勞働者須用一種特別的夜服。

勞働者參與訂立團體契約的活動

契約的期限，普通是一年，在這一年之中，勞働者用一月半平或兩月的工夫來討論他。工廠各股會

議，工廠委員會，工廠代表會，設計會議，工廠全體大會，生產會議在這些地方，他們都討論他。契約的草案。是省組合內對於工資問題有特別研究的人所擬就的，但對於這草案，勞働者供給許多修改的材料，與許多很好的建議：這些建議，以後都加入于草案內。當然我們對於勞働者，能參與這種初步的與專門的交涉，不可過于誇張，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以下的事實：在『團體契約』締結運動——他們這種的叫他一——的時候，勞働者對於契約有十分激烈十分透徹的討論。

在一個『團體約契締結運動』的時候，勞働者對於某樁規定表示不滿「全俄勞動組合議會」主席湯母司基說：「若是工資制度一日存在，勞働者總是要求比他所得的工資高，這就是勞働組合的責任，他應當知道各工廠的產業，與各工廠答覆勞働者要求的可能性。」用這隨意不拘束討論的方法，勞働者漸漸的就可以明瞭這可能性了。多討論則愈好：這是組合領袖們一般的意見。

一九二五年召集討論新契約的會議，赴會者有全體勞働者（與契約有關的勞働者）百分之四十七至九十六，其中真正參與討論者有百分之七至十二。

在新契約受攻擊的時候，即刻招集討論這契約的會議，凡到過這種會議的人，都欣慕會場內全體組員活潑的精神。這會議在工廠的大禮堂內舉行，專門仔細的討論這契約。工廠的管理員，到會場來答覆勞働者一切的質問，這種的辯論，有時是激烈的，但是不是強暴的；是平心靜氣的，不是意氣用事的，慎重其事，一點不苟且。倘若這契約的某種規定通過後，這規定就正式成立了，組合的職員與管理部，都來署名。契約一經通過發生効力之後，立即付印，張貼在工廠各處的佈告牌上。

勞働契約

在討論團體契約的時候，也須提及『勞働契約』——兩人或兩人以上所訂立的契約，平常多半是兩

人。有團體契約的時候，勞働契約也必定是要訂立的，但是可以不必寫出（契具）。所以他平常是一種非正式的契約，不過就是說：兩方面有這麼一個關係，一方面出錢，一方面做工，但是在某幾種情形之下，契約是一定要寫出來的，如農業勞働者，家庭傭僕。家庭產業學徒，「獨立勞働組合」合作社，產業合作社，政府機關得高工資的官員。在這幾種情形之下，在法律上契具是必須的。這些有勞働契約——口頭的或寫出來的——的勞働者，與不包括在團體契約的勞働者，僱主一定給他們一個『工作冊』，在這冊子上，寫明勞働契約全文。工作冊的樣式，歸勞働委員會決定，勞働者在他解僱的時候，他留着這冊子，這冊子可使他以後得着國家保險所供給的利益，又可使他在第二次得着工作的時候，得着他當得的工資。

組員勞働者中，有勞働契約而兼有契具者，以農業與食料品業勞働者為最多——農業有百分之五八·九，食料品業有百分之三十九。農業組合幫助組員與非組員訂立這種的契約，經過這種的幫助之後，

孤立的農業勞動者被介紹於組合，使他們對組合的事務明瞭，結果他們或者加入為組員。組合的職責是：監查這些契約看他是否，至少依照勞動委員會所規定的最低工資額給勞動者的工資。

契約內所包括的勞動者

蘇聯聯合有組織的勞動者中，包括在契約內——團體契約與個人勞動契約——的勞動者，在一九二五年一月，有百分之八十六；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有百分之八十七；在一九二七年一月有百分之八十九·五。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包括在契約內有組織的產業勞動者有百分之九十七·二；運輸與郵電勞動者，有百分之九十八·四，機關勞動者與商務企業勞動者少點——只有百分之七十九·一。學校教員與醫事勞動者比較的少。紡織業與鐵路勞動者，在一九二六年差不多都包括在團體契約內，金屬業有百分之九十七·三；鑛業有百分之九十八·二；化學業有百分之九

十八·一。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包抱在八萬三千六百八十九個團體契約內的有組織的勞働者，有六百五十二萬三百；包括在十二萬九千六百四十一個勞働契約內的，有十六萬七千；不過有些契約，包括一個以上的勞働者。近幾年以來，勞働契約包括的數目降低時，團體契約所包括的數目就升高。

「普通契約」所包括的勞働者，與「地方契約」所包括的勞働者，他們的分配，是很有興趣的，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九十四個普通契約，包括二百二十二萬六千勞働者；七萬八千三百五十個地方契約，包括四百二十七萬一千勞働者。自從一九二五年以後，兩種契約所包括的數目，每年都同時並增。

工資率的規定

討論團體契約的時候，我們應當簡單的討論工

資率是怎樣規定的。組合——全國的或各省的——究竟有什麼權柄來規定各組員應得的工資額？

今日蘇聯規定工資率，是一種很複雜的手續，在這規定工資手續中，組合有相當的地位。蘇聯的資工有五種特殊的狀況，概述之如下。

一 分勞働者爲若干工資分類。一九一七年後，產業內的全體勞働者，共分爲十七工資分類。到現在，這種的分類，又有點變動，以後再敘述。

二 產業的預算案內，多少成分的款項，應當分到工資一項去：由（國家經濟設計委員會）（Gosplan）與組合共同商議，於每年前決定。組合自己斟酌之後，又與國家機關商議，他們共同決定：各產業應得多少成分的款項爲工資之用。

三 近幾年來，有幾種產業，化學工業，紡織業，製衣業，食料品業——很發展，很興旺，所以他們的工資，比其他發展稍慢的鑛與金鑛業的工資，加增的較快，他們也能有較多的款項，用在勞働者居住與社會福利上。

四 熟練的勞働者，所得的工資，比其他國熟練的勞働者所得的工資較高。但是現在的趨勢，是要將未練熟的勞働者的工資，與其他的工資並齊；要將散工工資與包工工資，盡力使他一樣。還有一種顯著的趨勢，就是使各種產業的工資相同，除去戰前的差別。

五 工資分類中各類工資的增加，根據產業生產的增加，商務的進展，經濟狀況的興旺為轉移。

對於上述的幾點，我們現在詳加研究。一九二二年，「全俄勞働組合中央會議」訂出一個工資分類，他把全國勞働者的工資，八倍于第一類學徒的工資，最高最低兩類的基本率規定之後，其中各分類的工資率，都根據各產業全國組合所定出的係類而定。每組合分派若干種的職業，在這十七分類內。例如：在金屬業某一分類內，派有三千餘種職業。

職業的分類，各產業內同一熟練的勞働者的工資，要使他們在各地方各產業上都要一律，所以「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與「省組合議會」，招集一

個工資會議，這可以使數組合的事務，都取一致的行動。

在工資分類的頭兩類內，置有學徒，由第三到第十類內，有勞力勞動者。再往上直到第十七類，都是管理員與專門技師。組合與那些最熟練的管理員與專門技師，常有特別的契約，他們的工資，在第十七類的工資之上。

「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相信：工資的規定頂好是多採性的，所以他現在設定了一種新的工資等級。牠分工資勞動者為四級——傭工，書記，學徒，工程師與專門技師。在這每一級內，又分有類別，這類別靠着產業與職業的性質而決定。這種新等級，照各產業各職業內熟練的高下，來定工資的多少，是更為準確的。傭工級大約包括第六至第八分類，他工資的最低與最高數目的比例率，是一與三之比。書記級有第十二分類，學徒級有第四到第六分類，工程師與專門技師級有第四到十六分類。每級的最高與最低數目的比例率不同。

各組合規定自己的產業方面，各工資等級的數目，與各工資等級數目的比例率。這就是組合的職務，在組合與國家經濟機關決定本年內工資總數以後。組合要使這工資分配的愈公平愈好。

各產業規定工資的方法如下：每年產業經費的多少，可以用到工資項上去，這歸「國家經濟設計委員會」決定。這委員會調查各產業的計畫與利息，把他平均整理一下，以後才與組合及產業管理部合作，共同算出每年工資的多少。

全國產業組合中央委員會的工資股，先計算出在新契約內他們要增加的工資，再與「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工資股確商，以後決定全勞働組合工資增加的普通計劃，這計劃定出之後，組合派代表「到國家經濟設計委員會」，竭力爭執他們所要增加的工資。設計委員會斟酌全國——產業與事業——的情形，再與組合共同計算出全國工資增加的一般數目。致各產業增加的百分數的最後決定，常是根據全國各產業組合所提出與「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所釐

正的要求。在設計委員會與組合意見不能一致的時候，這問題完全提到人民委員會與「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的聯席會上，交他們討論，交他們決議。我們讀以下幾章的時候，我們可以知道：當組合參與決定工資增加的時候，在全國最高經濟議會，勞働保護議會，人民勞働委員會，與政府各種經濟機關內，組合都派有代表。

省組合支部在計算工資類的事務上，是佔重要地位的。全國組合中央委員會在工資計劃未決定之前，牠招集會議，在此會議內，省組合支部派有代表。一旦各產業的工資額的一般增加決定後，省支部決定各托辣斯各工廠當分派若干。地方工廠委員會，在這事上有更大的權柄，沒有人會想到他會有這大的權柄，牠與省組合支部內，對於工資有專門知識者，共同合作，解決某工廠內工資分類，散工，生產，損壞，讀書時間等的問題。這當然是工廠委員會重要工作的一種。但是他還有一種最困難的工作，這就是托辣斯與組合所訂的團體契約的後面，常附帶着托辣斯

的各工廠的工資的表；致于各工廠，各分類的勞働者，應分若干，這是工廠委員會的事務，這是工廠委員會工資爭議附屬委員會最困難的一種。

雖然有幾種產業的工資，比其他幾種產業的工資增加較速，但是我們可以說：較精緻與興旺的產業，他們現在工資的增加率，是漸漸的降低了。因為他們的勞働者，願意把他們產業的紅利，分一大部份到全國經濟預算案上去，使遲鈍的產業，有大的資本。

熟練的勞働者，在各工廠內，得着特別高的工資，這是因為這種勞働者少的緣故。革命時期與內亂的時期，他們死亡的不少。『紅軍』又吸收一部很熟練很能勝任的人。又有一部份被升擢到政府行政機關裏面去。其他各種的政治工作，又吸收一部份去。所以，組合與產業實在是不得已，只得給他們一點特別的利益，引他們到組合與產業內來工作。

在前面說過，組合與政府要消除『合格』與『不合格』勞働者的工資的差別。這也包刮要使散工與包月

工的工資的差別減少，散工勞動者所得的工資，比包工的勞動者所得的工資多；在近幾年來，散工勞動者實在使企業的生產，與勞動者的進款，都大大的加增，因為要產業率增高的緣故，所以人常用散工的方法：現在產業勞動者中，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是採用這種的方法，就是建築業的勞動者，也有四分之三是做散工的。近來想出各種的方法，要使散工工資率與包日工資率一樣。有採用鐘點工資率的，有採用某部份的團體散工工資率的，也有採用包工勞動者得着額外償金的。

共產黨與勞動組合，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散工工資率，因為在這種制度之下，僱主是惟一的得利益者！他們主張：在蘇維埃政府之下，產業生產的增加，勞動者是要分得利益的。現在蘇聯的散工率，只不過是應暫時之需要而已。組合的領袖們相信：在產業機器化與勞動者合作精神強盛的時候，現在散工工資率的制度，是漸漸要以包工工資率制度來代替他的。當然這一切，都要看將來國家的產業的程度如何化，

看到禮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進行的速度如何。

國家機關內的勞働者

在上述的各段中，我們只論及國營托辣斯所僱用的勞働者，與其他商務的與私營的企業所僱用的勞働者。至于政府機關所僱用的勞働者，學校的教員，與公共事務的服務者的情形，大概是怎樣呢？

對於這幾種的勞働者，又有另一種的方法來規定他們的工資。有關係組合，有關係政府某部，人民勞働委員會，勞農監查委員會——政府最高監查部與管理部——與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這幾個組織的代表，招集一個會議，這會議規定各職業工資的最低額。他不過是只能解釋各職業，決定一個工資的基本額。

這定額不過是一個最低的基本定額，牠是不能在政府的各部各辦公處都能施行的。例如：財政部的會計員，有負更大責任的事務。國家銀行的打字員，

比莫士科蘇維埃辦公處的打字員，有做事更準確的責任。各機關有各機關的職業，這機關的職業與那機關的職業是不相同的。各職業工資的定額，是歸另一會議來規定的。

「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最近一個公報說：決定工資的新制度，漸漸的要使各省內勞動者的工資提高。他並且說：『在有監察權並批准預算案權的各機關內，組合都派有代表，總之，在決定職員與規定工資的時候，組合有很大的機會，來保護組員的利益。……組合與國家機關，訂立契約，規定國機關或省機關，勞動者的工資。關於工資規則的事情，組合的職務，並沒有被侵害，不過有點變動而已。』我們想用這種的制度，可以使現在得低工資的勞動者的狀況得以改良。

工資的現狀

蘇聯的工資是很低的，就是團體契約所規定的

工資，比較美國的工資還低。倘若我們要明瞭蘇維埃產業與蘇維埃交通的工資——現在平均是每月三十四元美金（莫士科產業的平均工資是四十四元）——我們不要拿蘇聯現在的工資與今日美國的工資作比較，我們當拿蘇聯現在的工資與蘇俄戰前的工資作比較。

一九二七年夏季，達格拉司（Paul H Douglas）為美國勞動組合的非正式代表，到蘇維埃組合去，他調查的結果說：一九二七年七月，產業勞働者的淨得工資，比一九一三年的增加百分之十二。但是這還沒有包括「工資外的附添物」——如社會保險，放假期內工資，百分二十的勞働者，不費租金居住房屋醫藥費等（有些在第一章已述過），這些設施，在革命前都是要花錢的。

倘若將這些附添物總算起來，達格拉司結論說：『蘇聯產業勞働者，』比一九一三年，『要多得百分之三十五的便利與利益，並且他們的工作期間要少百分之二十五。總括起來說，勞働者每工作一小時，他

可以得着比從前多百分之八十的買力(Purchasing Power)。所以說，歐戰以後沒有任何國的產業勞働者，能比上現在蘇聯的產業勞働者的進步：這並不是誇張。』

蘇聯勞動者的工資，從前已經加增，將來也無疑的要繼續的加增，當國家更產業化與勞働者生產率更加增的時候。勞働者的狀況，確實比戰前的好——不管在和平經濟的建設上這些無限的阻礙——這當然也是蘇俄的朋友們，對於蘇聯抱樂觀的緣故。但是這種的進步，組合自己是不滿足的。他還要竭力使工資與消費力不斷的増加。他們所採用的工作七小時，並不是要降低生產率——在近五年，生產率倍于從前——當然也不是要減少工資。蘇俄勞働組合的領袖們說：

第 八 章

勞動爭議及其解決方法

蘇聯勞動組合與國營托辣司或私營企業發生關係，他們訂立團體契約：在這種的經濟制度——不管這制度的名字是甚麼——之下，爭議與罷工是在所不免的。契約內關於工資與各種事務的規定，常引起意見的分歧，利益的衝突，當一個人與組合領袖們談話的時候，他第一個問題要問他們的就是。『你們用什麼方法解決各種的爭議，在勞動者政府之下，產業上也發生平常的罷工麼？』

在未回答這問題以前，他們先告訴你說：十一月革命以後，至少一九一八年年中以後，蘇聯的罷工是有；但是很稀少的。在這時候法律是不禁止罷工的。但是蘇聯在內亂平靜以前，正在政府多難之秋，若在這時發生任何的罷工，組合是要出來壓服的，由政府看起來，這時的罷工等於反革命。因為在那時候，蘇俄的敵人，竭盡他們的力量，鼓動罷工。但是勞動組合在戰爭的前線上，他們進攻「白衛軍」，他們知道對於反革命勢力的陰謀應採取怎樣應付的手段。

上述壓迫罷工的情形，在戰時共產主義告終，初採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完全改變了。私營企業部分的恢復，國營新托辣司採用資本貿易的方法，組合開始與這些產業訂立團體契約：在這當兒，勞動爭議也再應運而生了。組合現在重新改組了。牠現在要保護勞動者的特殊利益，——以對抗國家資本家與私人僱主。組合在這時候的地位，諾索夫司基（Abranham Losvsky）——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幹部一個部員——說：

國營企業商業化以後，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又開始自由競爭，在這種情形之下或者會發生剝削勞動者的趨勢，所以，勞動組合回復他通常的職務，保護勞動者的利益，甚至在必須的時候要反抗國家如同反抗一個僱主一樣。……在勞動者的利益被侵犯到不得已的時候我們要採取罷工，抵貨，及各種直接行動的手段，各種國際勞動運動所創造的直接行動的手段。

在新經濟制度之下，組合與罷工的關係問題，在那時候，討論的很多。關於這個問題，有一個意見，這意見以後在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採納。這意見的一部分說：

『蘇維埃政府與勞動組合切不可忽略，並且切不可使勞動民衆不明白下面的真理——無產階級政府的官僚化，政府機關內遺留資本主義的痕跡，政治情形的不發展，勞動民衆的知識缺乏：只有這幾種的情形能使在無產階級政府的國內，仍採用罷工的手段，祇有在這幾種的情形之下，採用罷工的

手段，是正當的。

所以當一部份的勞働者與勞働者政府的幾個機關發生意見分歧而致發生衝突的時候，勞働組合的職務是：想一種最敏捷最公正的解決方法，使勞働方面得着最大的利益，同時這利益不可使對方有何損害，也不可使勞働者的政府與各國人民經濟生活的發展有何阻礙。在這種情形之下，組合所能採取惟一公正惟一合適的方法，就是居中調停『……………』

組合與特別調停機關的調停工作，在這地方是應當研究的。這調停工作只調停因衝突——訂立與觸犯團體契約而發生的衝突，僱主直接違犯勞働法而發生的衝突——而發生的案件。

調停與公斷制度的初級機關，在各工廠內有工資爭議附屬委員會，往上則有調停局，公斷廳，人民法庭的特別勞働法庭。工資爭議附屬委員會由管理部勞働者各派代表一半組織之。他的職務不完全是裁斷的性質。他的工作有：計算生產的標準，規定勞

働者假期的章程，製定工廠規則，規定散工工資率，分類各職業等。此外，這委員會是案件初發生時的調停機關，他的職務是在工廠或企業的範圍以內，解決所有的爭議問題。在較大的工廠內，分有許多的部，每部設有這種的委員會，這些委員會在總委員會的指導之下工作。

這委員會審察工廠管理部與勞動者間因勞働法與團體契約的施行與解釋而發生的爭議。但是他沒有議決變換團體契約的權柄。一個案件發生時，工廠管理部，工廠委員會，或勞動者個人均可將這案件訴之委員會，希望他趕緊的解決。這決案不能等到兩天以後。決案一經議定後，要在工廠內顯著的地方公佈。委員會的一切決案，都是由兩面同意而定的，不是用票數較多的方法定出來的。採用這方法的理由是：爭議委員會——至少國營工廠內的委員會——不是兩個利害相衝突的團體所組織的，而是一部份有共同目標的人所組織的，不過他們觀察同一的問題，由不同的觀點而已。所以在訴訟的這一級

內，第三者或中立者是不必須的。委員會的委員時常仔細的討論一個問題，經過這種的討論之後這問題的決案多半能全場一致的通過。

倘若在這委員會不能得到決案時，這案件可提到調停局或人民法庭。個人衝突的案件——如金錢，罰款，科刑，解雇等——與勞働法解釋的案件，直接提交人民法庭。至于因工作情形的變遷，或因工作情形的規定而發生的案件——如因新團體契約的交涉，如工資，額外酬償，工作鐘點，散工工資率而發生的案件——提交調停局。

調停局也是一個委員會，由兩方面的「合同」的同意而發生的，然後由人民勞働委員會——若是普通合同，由全國辦公處；若是地方合同，由省或地方辦公處的招集而成立。組合與托辣司或工廠管理部各派代表若干人組織之，代表各佔一半。人民勞働委員會選任第三者。第三者無表決權，他只是一個居中調停者，使兩方面的意見能一致。

在這局內仍不能得着解決時，案件提交公斷廳。

這公斷廳也是由兩方面相同的代表所組成，不過另有一位主席——最高公斷人，這人是由兩方面同意公請的。這主席合別的主席不同，在兩方面不能同意時，他有最後表決權。凡案件要提到公斷廳須有兩方面的同意。但是在幾種情形之下——如訂立新團體契約而發生的案件——任何方面可提交案件於公斷廳，他方強迫的服從公斷。在這種情形之下，主席是由人民勞働委員會所選的。

公斷廳的斷案，如人民法庭的判案一樣，發生同樣的効力。但是在勞働者方面表示不服從時，法庭不能強迫執行。然而工廠或托辣司不服從時，法庭有強迫執行的權力。

直接提到人民法庭的案件，祇有工廠委員會工資爭議附屬委員會沒有解決的案件，這案件包括違法律與契約所規定的工作情形。勞働者個人有這種的案件時，他可請求組合代表訴訟——至敘述法律顧問時，我們已經看過。勞働監查員——由勞働委員會派來的——也要到法庭去，為勞働所請求的權利

力爭，以解決這勞動案件。

前幾年在調停局，公廳，與用別種方面所解決的案件的數目，在下表內指明：

年	解決案件之總數	調停局所解決之案件	公斷廳所解決案件	其他方法所解決之案件
一九二三 ——二四	九七三	四八九	一,二〇	三七四
一九二四 ——二五	二四一八	四六九	一六〇一	三四八
一九二五 ——二六	五二五七	八五八	三,三三〇	一〇六九

爭議案件的增加，是因爲團體契約數目的增添，與淨得工資增加率的降低。從上表內可以看出：公斷廳所解決的案件，比調停局所要解決的案件多。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內因訂立新契約而發生的爭議案件有百分之八十三·六是公斷廳解決的，只有百分之十六·四是調停局解決的。其他因別種事情而發生的爭議案件，公斷廳解決百分之五七·六，調停局百分之四十二·四。

提交局與廳的案件，他們都解決了，其解決的方法，在下表內指明：

解決的工資案件中贊同

年	組合所提議的百分數	僱主所提議的百分數	和解的百分數
一九二三 ——二四	三七·四	二一·一	四一·四
一九二四 ——二五	三三·八	二一·五	四四·七
一九二五 ——二六	二四·四	二八·〇	四七·六

在一九二五年(在上述的幾年也是一樣)提交調停機關與公斷機關的案件，多半是關於工資的問題。一九二五年有百分之六十七的案件是關於基本工資的高度，有百分之四十的案件是關於企業所供給的訓育工作與生活改良等的經費。只有四分之一的案件是關於勞動保護——如假期，勞動者特別衣服等

——的問題。一九二六年上半年也得有差不多的百分數，這年是我們得這消息的末一年。

「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在一九二六年給「全俄第七次全俄勞働組合大會」的報告內，批評調停機關與公斷機關說：公斷廳滿堆着許多小小的事務與爭議案件，這些案件調停局與工廠工資爭議委員會是應當解決的。他還控告說：托辣司有時不執行局廳的議決案，還有時取消與變換這些議決案。他還說：有些地方組合沒有使勞働民衆對於判決機關的工作十分明瞭。

「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對於組合機關的錯誤是很坦白的，指點出來的；他在他的報告內，上了幾個關於工廠工資爭議委員會的工作的條陳。他說：許多在工廠內所發生的爭議，低級機關本來應當解決，然而時常把他提到組合高級機關去解決。組合有時創立一種組合最高調停委員會，在比工廠較大的範圍內執行職務；用這種的方法，免得拿爭議的案件交到調停與公斷機關。「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的

報告還控告說：有時地方工資爭議委員會內沒有兩方面同等的代表；甚至有時這委員會只是爲某一方面的利益而招集的，在腦筋內並沒想到這是要爲公平與光明正大而保護兩方面的利益的。他的報告竭力的陳述這委員會決不可爲執行與處罰機關，他只可爲解決與調停機關。

不顧這些條陳怎樣，但是其中有一條蘇聯勞働組合在正式的報告內批評自己說：調停與公斷機關是視爲很滿意的，並且用了實在的力量要使他適應組員的需要。

罷 工

反蘇聯的報紙製造許多幻想的謠言，但是沒有比製造關於罷工的謠言更甚的。這些荒誕無稽的謠傳，走遍歐洲各地都可看見。我記得在一九二七年九月我出蘇聯境的時候，我瓦薩（Warsaw）朋友們相信兩星期前列寧格勒發生了爲要求工作內八小時而

罷工的事，他們腦筋內滿裝着關於這罷工的疑問。他們告訴我說：軍隊出來了彈壓，射擊了勞働者。瓦薩的人們還相信有二十餘勞働者是被擊斃了。同時歐洲的報紙又記載明斯克（Minsk）摩基勒夫（Moghilev）都拉（Tala）的勞働暴動的事績。有一個消息說。在都拉——一個城，以產煮茶金屬壺名，位與距一礦的百英里之外——有二十三個「礦業勞働者」被紅騎軍所慘殺！

這些報告沒有一點是確實的。但是他們仍然是相信，好像這種的報告是共產黨政府仇人很容易相信的。凡到蘇聯來參觀的人，他們要得着關於蘇聯罷工可靠的事實是很容易的。因為人民勞働委員會不但將爭議的記錄完全保存，並且將罷工的記錄也完全保存。從這委員會得來的消息，你可以由對蘇聯明瞭的人，或者由非共產黨通譯員——在各蘇維埃城內都可得着——來對着這消息的確否。

熱新（Adolph Rashin）——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統計股股長——做出關於罷工的統計表如下：

罷工次數

年	私營合作 企業	國營 企業	總共
一九二四	一一六	一五一	二六七
一九二五	九七	九九	一九六
一九二六	一三五	二〇二	三三七
一九二七(上半年)	四八	七四	一二二

罷工人數

私營與合作 企業	國營 企業	總共
六八〇〇	四二・八〇〇	四九・六〇〇
三六〇〇	三四〇〇〇	三七六〇〇
一〇三四四	一二二・九〇六	四三・二五〇
二七九二	六五四三	九三三五

這些罷工的擴張不很大，經過的時間也不很長。礦業組合的領袖告訴我說：「罷工的緣故多半是因為這部分的勞働者與那部分的勞働者的工資不平。總

之罷工最大的緣由是工資問題。例如：一九二五年國營企業內的罷工有百分之七十是因為對於工作情形與工資不滿。

國營企業內的罷工，常使組合或經濟管理部的官僚化趨勢明白的暴露出來。結果，工廠與托辣司的管理員與地方組合的領袖都免職了。一九二五年伊凡諾夫弗斯勒孫司克(Ivanovo-Vosnesensk)內紡織產業的幾個罷工的原因是：地方工廠委員會與組合職員沒有與勞働羣衆有充分的接觸，不知曉他們需要，不能幫助他們得着他們的需要。

勞働組合職員、蘇維埃職員與共產黨職員造出這不滿意的情形，致使罷工的事件發生；這班人怎樣處置呢？在斯特龍(Anna Louise Strong)所述的一段事件內可以表明出來：

有一條國有鐵路，他在烏思伯極斯坦(Usbekistan)地方經過阿富汗斯坦(Afghanistan)邊疆的熱帶沙漠。鐵路上僱有好幾個小國籍——多半是亞洲民族——的勞働者。這種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伙食也

不好。工頭待他們是很刻苦的。工資是無定期交付。他們不知道他們有團體契約的保障。地方機關給他們的待遇不好。但是組合職員又隔他們很遠，不諳於他們的情形。總之，飽受了這許多的虐待後，七百人罷工了。公斷委員會立刻就組織——蘇維埃負責職員所組織，當然他們知道他們要做些什麼——從塔什干(Tashkent)送到那裏去。委員會給勞動者所要求的一切，罷工的結果是很完滿的，立刻就復工了。這是斯昶所述事跡的頭一段：

『這次的罷工，誰當負責呢？蘇維埃當負的責任，與各組織，政府，組合，黨部——的關係，在「共產黨中亞支部」的議決案內，說明的很清楚。議決說：

『中亞支部援勞動股——政府的一一與勞動組合中亞支部以起訴權，控告那些使勞動者到罷工情形的專門與行政人員。』

『我們提醒烏思伯極斯坦的共產黨，他們沒有執行黨的訓令，沒有執行黨關於流落外鄉的建築

勞働者的工作訓令。……我們還要提醒：建築業組合在這些勞働者中，缺乏各種工作，』

這地方建築業組合的職員，因為他們有「官僚化的態度」，所以結果：要舉行一個特別選舉，招集地方組合大會，選任新職員」。

斯特龍的報告的末後，有下面一段的解釋說：『反蘇聯的宣傳者，用上述十分之九的事實，鼓吹說，蘇聯的腐敗情形蔓延，致使罷工的事件發生，結果，組合的職員受處罰了：這是多麼簡單的事。對，十分對。蘇維埃政府事業中的罷工，視為對某部份人是很大的恥辱。不但是工頭羞辱，因為他們忽略勞働者的需要；而且某部份的組合職員也是羞辱，因為他們尸位不做事務，致勞働者的情形降落到一個可恥的情狀，以致於走到惟一浪費的罷工的路去。倘若組合職員不能使勞働者——流落他鄉的無組織的勞働者——滿意，不能預防罷工，讓他們走，讓他們空出地位來，讓賢能者來擔任這種的任務。』

這是蘇聯今日「預防罷工」的邏輯。罷工的事件看爲是：勞働政府與勞働組合間不和洽的表證。

私營企業的罷工，比國營企業的罷工更多，加入罷工的勞働者也多。我們可以舉出十幾個例。一九二七年罷工史內有一個例。烏拉(Ural)的製革土廠重訂團體契約，在這時候組合要求幾個條件——如工資增加百分之十，企業清帳時勞働者得三月的工資，每月二百盧布的津貼爲憩息所增加床位之用等。僱主只准許要求的一部份。組合視爲不滿意。至終，私人資本家宣布停辦工廠。組合也採取對付的方法，全體舉行罷工。牠還請求別組合正義與物質上的援助，並請求鐵路組合與河川運輸組合停止運輸工廠內任何的出產。往後，這僱主棧房的書記，也取一致行動而加入罷工。到第五日僱主屈服了，准許勞働者一切的請求。

政府特許事業內也有罷工的事情發生。近提弗利司(Tiflis)有一個兩日爲罷工，要哈力門錳業公司遵守他在契約內所應許的條件——爲勞働者建築一

個模範宿舍。下面的「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的一個報告載有一個罷工的事件，這罷工表明歷時較長的罷工的性質，這罷工是組合反抗幾個特許公司：

「印度歐洲電報公司」是一個英國的公司。他有一根由倫敦(London)到印度(India)的電綫。這綫橫過歐洲好幾個國家，也經過蘇聯，在蘇聯他有幾個電報局，自一八七三年他由俄羅斯帝國政府得着一個特許。革命的時候，這綫沒有使用。至一九二二年他由蘇維埃政府處重新得着特許，所以他又回復他的事業。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以前，「印度歐洲電報公司在俄境內的勞動者的種種規定，全依照「郵電業組合中央委員會」與特許事業主人所訂立的團體契約的規定。直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組合的中央委員會要交涉重訂一個新契約。經過九個月的交涉，公司不願應允組合所要求中的兩項要求——由舊契滿期之日起，工資增加百分之二十，以應生活程度之增高（在那些工資已增加百分之

十三的地方，不在此例)；付特別的酬金給出外工作的勞働者。這是依照「勞働法」所規定的。

『因為要使這爭議趕急解決，所以中央委員會給公司建議，要將這案件提交勞働委員會，並宣布公司企業現在是在「爭議狀態」中。但是特許事業主人置之不理。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 組合特請懇林恨先生 (Cunningham) —— 駐莫士 科的公司重要代表 —— 給一個末次答覆 並警告他說：若指定的時間內未得着正式的答覆，全綫勞働者一致罷工。指定的時間過去了，還是沒有接着正式的答覆。八月二十日的正午，罷工委員會宣布罷工，由波蘭境到波斯境中間的公司電報局，完全停止工作，不但是電報生停止工作，就是店夥，汽車行勞働者，修理等都一律加入罷工。

『公司的職員不信有罷工的可能。在罷工實現的時候，懇林恨先生想藉着政府的高壓，歸罪於組合。八月二十四日用郵電委員會的名義，將這事控

告於蘇聯的人民委員會，對罷工者背公道的要求，深鳴不平。這時候，他必定想他還是在英國呢。

在罷工的第十五日懇林恨先生到組合中央委員會去，問他們要有什麼條件可以停止罷工。

『中央委員會提出：應允勞働者罷工前的要求：交付罷工時期內的工資，訂立一個兩年期限的團體契約，在這兩年中，公司的勞働者的工資要自動的增加，直到如其他郵電勞働者——國家所僱的——的工資以後再附百分之二，

『九月二十日特許事業主人回復組合一個建議，這提議如下：公司同意增工資百分之十五，並付特別酬金給遠出外面工作的勞働者，倘若工作的時間延長；定立以三年為期限的團體契約，在這三年內，工資額每年按照生活程度的指數修改。他對於交付罷工時期的工資一字未提。

『即日，組合中央委員會回覆特許事業主人說：工資增加百分之十五，可以接收，但是不能延長工作時間；以三年為期限的團體契約，也可以接收，

但是工資要增加到如郵電勞動者的工資一樣，另附加百分之二；罷工時期內當給工資。』

『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做這報告的時候，罷工尙未停止。以後經過了四十九日這罷工方算告終。在這時期之內，沒有發生一件意外不正當的行動。勞動者們得着了他們重要的要求，他們完全滿意了。組合是大大的勝利了。』

上述冗長的一個例證表明：蘇聯爲實際的要求而罷工是實在的事實。外國大的特許事業主人到這裏來，腦筋內抱着政府時常跟着解決一切問題的信仰，現在他們可以知道了，他們所得的消息是完全錯誤的。在這裏我們無需再說：蘇聯政府不同別國政府一樣，他不做破壞罷工的事務。一方面他不用警察與禁令來高壓罷工者，他方面他也不保護破壞罷工者。禁止罷工的法律，由公司驅逐罷工者，用公司內的副官吏或水火不相容的巡警，僱主聯盟，反組合運動，國家巡警，罷工勞動者的拷問，勞動偵緝隊，用工程學會破壞組合攻擊罷工——這一切對付勞動者的方

法，在『勞働者都在禁錮中』（這是引美國勞働組合有名的領袖演講內的一句話）的地土上，永遠未能聞見的。

組合的罷工基金，掌於「全國組合中央委員會」手中。罷工須先得他的批准，然後基金才可以領取。罷工的扶助金，有普通工資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全俄的中央委員會，省組合與縣組合共有基金七十五萬五千元。蘇聯的罷工基金，用不着很大的數目，因為蘇聯沒有為着承認組合或工作時間等問題而發生的長時間的罷工。組合普通都被承認了，工作基本時間——蘇聯的工作時間是世界各國工作時間最短的——在法律上都已規定。蘇聯又沒有強有力的私營公司要與組合決以死戰，不致用幾百萬元的金錢，浪費在担保人，罰金，律師費，步哨委員會，會堂租金，與其他幾千種項目的開銷——這些開銷，在美國罷工時期中，是很正當的開銷。工資的爭議，政府與組合官僚化所發生的衝

突：不必要藉着罷工，用別的方法早就解決了。所以蘇聯罷工的基金，比較其他勞働運動的基金比較少。

此
页
空
白

第九章

組合在私營企業內的工作

雖然在私營，混合，與特許企業內的勞働者不多，但是在這些地方的勞働組合問題應當特別注意；因為這些勞働組合的職務，與別國勞働組合的職務一樣，人們時常要將這些組合對付僱主的方法，來與別國組合對付僱主的方法，作為比較。這些組合重要的工作是：保護勞働者的經濟利益，『訓練他們與資本作激烈的戰鬥。』

私營企業內的勞働者，百分之九十已經組織了，

但是實際的人數，只有三十萬人，這只有全國組員的百分之三。有幾個城市與組合有很多的私營工廠內的勞動者，他的百分數高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例如：敖得薩(Odessa)的被服產業。這些地方的組合，要想法怎樣整頓非組員勞動者，怎樣對付小工頭：這類的事務是他們最重要的職務。

組合對於私營企業的政策是：使工資如同政府托辣斯的工資一樣，甚至比他高；不參與管理事務；不組織生產會議；監視他嚴守勞動法與團體契約內一切的規定；看管理局如同資本家仇敵一樣，用別國組合常用的對付方法，與他們起階級鬥爭。

政策的大綱是容易說的，但是政策的實行，倒是地方組合——有很多組員在私營企業內工作的地方組合——的一個最大難題。莫士科省勞動組合議會刊行一個小冊子，標題：勞動組合在私營企業內的工作，這小冊子指出了這種工作的幾個難點。這篇文章，有自己批評自己的語氣，這種語氣是蘇聯組員的特性，當他要追究一個問題的本質的時候。若是一個

不熟識俄人性情的人，或者不熟悉蘇聯組合小冊子的語氣的人，他讀了這些文章之後，他或者會感覺：私營企業內的勞動組織，一點成效都沒有。但是我們要曉得，企業內有百分之九十的勞動者是加入了組合，至于那些沒有加入組合的，多半是因為組合的規則阻止他們加入。這本小冊子所緊握的問題，就是：使這些勞動者成為「活動的」組員；使他們擺脫僱主的影響；藉着宏大的勞動運動，有組織勞動者的大家族，及大家族的空氣與事業，把所有的勞動者都結合起來。

這篇文章建議下面，改良莫士科小私營企業內四萬勞動者的組織的幾種方法：舉行企業或團體委員會——這委員會是幾個在同一地方的小工廠的勞動者所組織的——的全城會議；改良在婦女與幼年勞動者中的工作；組織更多的互助社，嚴行執行保護勞働的法律；改良他們訓育工作，使他們能與國營工廠內勞働者在同一的水平線上。

組合中央議會批評各組合在這方面的工作的時

候，他指明了這種組織工作的許多難點，這些難點在美國與其他各國是常遇見的。他說：工廠代表會——沒有全副的精力，來注重組合的實際問題。他指出工頭的失機與不保護勞動者的衛生。婦女是特別不敢報告的。有些婦女的工作時間比法定的時間多，他們又不敢將這事實訴之于組合或勞働監查員。他還說：在許多的私營工廠內，學徒的訓練是不合宜的，學徒的數目，也不過照團體契約內的規定。

私營小企業內，有僱主僱用他自己的親友，這些親友一日到晚的工作，伴為不知道違犯了勞動法的規定。私營企業內組員繳納的會費——也是很落後的，收費員也沒有組織就緒。互助社是應當組織的，否則廠主借他們一點小款，很容易把他們羈絆住了。廠主常用各種卑劣的方法，賄賂他們，如禮物，特別假期，墊付，額外償金等。有一次，勞働者致于不扶助工廠委員會的運動，因為他們說這有損于廠主。照他們看，廠主就是施主。

廠主大概比遲鈍無知的勞働者多知道一點勞働

法，對於勞働者在勞働法下的權利，廠主常來混亂黑白，引他們走入歧途。有一次一個飯店的主人告訴他僱用的勞働者說：他們工作的時候，一定要在這裏吃飯，否則要付罰金！僱主也用秘密合同僱用勞働者，在可能的時候，他極力要不經過勞働交易所。倘若爲這事科了罰金，他即刻與非組員勞働者立約，要將這罰金從他工資內扣出來。有好些爲廠主所僱用的勞働者，立約不加入社會保險，不離開這工廠，除非勞働法內擔保他們有別種的利益。

這是勞働組合在私營工廠內——特別是在小私營工廠內——所遇見的問題。但是在較大的工廠內，工廠主人與政府還表示好感，然勞働者仍抱怨他們缺少「自由」——在國營工廠內，他們是有自由的。我在一個較大的工廠內，請幾個勞働者解釋他們所說的「自由」是什麼意思，他們說：在國營工廠內，他們覺得他們自己是廠主。他們能參與生產會議。他們能感覺出一點與管理部相同的東西，然在私營工廠內，他們想他們是被剝削了，廠主竭力由他們身上榨

取一切。勞働者只覺得他是一個「傭工」。他沒有「紅指導員」與他們討論工廠的問題，總之，他是立于守勢的地位。就是得高工資——比國營工廠工資高——的勞働者，也有這種的感覺。他們感覺着他們與國營托辣司的勞働者不一樣，他們沒有一點什麼東西能與管理部相同。

雖然心理上有一種不自由的感覺——至少有政治知識的勞働者有如此的感覺——但是組合所接着的報告說：特許企業——如雷那金礦有限公司——的勞働者所得着的相當的利益，並不缺少，至少訓育方面的利益是不缺少的。礦業組合或者要費很大的精力，才能改良這些礦內的工作。他們的工作，似乎很可以與國家所開採的礦的工作比較。我們讀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的蒲拉弗達(Pravda)，我們知道：一西比利亞境內這公司的礦，有兩個勞働俱樂部，六百會員，其中四百人在讀書。上年冬季，開辦了七十個戲劇娛樂會，一百八十九次電影，廿六個晚茶會，四十七個演講與報告會，十八個羣衆大會。牠還

設有兩個大圖書館，廿七個播佈各處的圖書館，廿五個「紅屋角」，其中兩個是特別為中國與雅摩特(Yakut)勞働者預備的。這些「紅屋角」內，在上年冬季，有四百五十三次「高聲郎誦」，五十二次演講，並且有「問答」局，這局是為二千五百勞働者設備的。

這些訓育工作的經費，半得之於組合，半得之於公司，公司與組合每年夏季訂立團體契約。照這契約的規定，公司付工資總數的百分之三，為訓育工作，憩息所，與育嬰堂的經費。這款項的一部分為勞働者俱樂部的經費。

這種種的事實表明在較大的私營企業內，組合能得着勞働者的幫助，實行一切如國營企業內一樣的工作。在各種的企業內，特別在特許企業內，政府與組合拿定決心，要表給外國資本家看：蘇聯的勞働者——加上由外來的勞働者，如在遙遠的撒客哈林(Sakhalin)煤礦內的外來勞働者——是沒有被剝削的，如別國的勞働者不同。「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刊行的勞働組合公報寫着：「組合應當引導着一種強

有力的運動，反抗私營與特許企業管理部的降低組合權力的圖謀，特別是反抗他們，直接控告議會領袖于高級組合機關的。』

組合對於特許企業的態度，大概就是政府對於特許企業的態度。牠不用無可能性的要求，死迫着特許企業；雖然在金屬業組合的一段記事上說：『組合對於特許企業的政策，是他的工資比同樣國營企業的工資高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勞動組合公報說：『組合不可將一些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加諸特許企業主人，不可反對他採用改良的專門的方法。』組合與蘇維埃政府都願意吸收外國資本，藉此發展蘇維埃現在無力發展的產業與礦產。組合不做任何的事體，挫折特許企業，若特許企業主人能訂立契約，遵守契約，實行勞動法上一切的規定。

第 十 章

組合與政府的關係

你隨意到蘇聯那一個組合的本部，問他們要上年工作的報告。你看完這報告之後，你便明瞭組合與政府的關係。我在摩魯達維亞社會主義蘇維埃獨立共和國 (Autonomous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 of Moldavia) 如此的做了。地方勞動組合的祕書給了我一份報告。我在報告內看見許多組合與政府作的事務，這些事務使那小小的共和國——位於羅馬尼亞 (Rumania) 的邊境上——生命穩固。我看見：組合報

告他們代表在政府設計與規定章程機關內的工作，並報他們代表參與草擬共和國的預算表。例如，他們說他們怎樣指導政府財政部，告訴他生產指數的缺點，他們怎樣使價格減低，怎樣使政府各部更經濟。參與這種種工作的結果：使政府節省了二十一萬五千盧布的經費。

組合在戰線的前線上已經為政府死戰了，再經過近十年，如疊塔般一層一層的把他建設起來。當你想到這個的時候，對於組合怎樣扶助政府，組合與政府的關係，你更為明瞭。倘若你再要向組合內重要職員詢問這種種的密切關係，他要如此對你解釋說：

『你問：權力與勞動階級手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勞動者的組合與政府有甚麼關係？』組合與政府是兩個分立的實體。他們都是同樣的無產階級，不過是組織在兩個不同的組織之下。我們以往十年的奮鬥，教訓我們說：這兩個組織應當有密切的關係。蘇聯有組織的勞動者是明瞭這一切的。他們明白政府是階級實力的組織。當政權操在中產階級手中的

時際，勞動者與組合要盡力打倒他，奪取國家的政權。若是政權在我們階級手中的時候，關係就完全不同了。由歐美來的參觀者，玩弄這勞動組合獨立的標語。他們久從事於經濟鬭爭與政治的分立鬭爭。他們似乎想想我們的組合也必須——只因為他們是組合——有一個完全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機關不同的政策。這是因為他們對於我們的國家有一個錯誤的概念。他們相信：我們俄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共和國，只要數年之後，資本家就可以完全支配一切，克倫司基內閣與議會也即刻要回復原狀。但我們完全不是這種的見解。

『雖然我們沒有歐西人意念中組合與政府鬥爭，但是我們在勞動階級裏面，自己也有衝突。我們有官僚化的趨勢，我們不隱藏他。我們有國管托辣斯的管理員與勞動組織的衝突。我們竭力解決這些衝突，消除這種趨勢，但是我們是在勞動階級內做事，並不是反抗政府。』

『你問：勞動組合是依賴着政府麼？』倘若你給這

字形體上的意義，各國解釋這意義一樣，當然組合可以說是獨立。他們內部有他們自己的民主政治，自己的職員，自己的財政。他們甚麼事體也不有賴於政府。他們是自由的社團結合以致在政府內註冊也是不必須的。但是照這字的廣義的意義看來，勞動組織與政府是互相依賴的，因為他們都是同一的管理政權階級的機關。組合說我們階級統治政府。』這階級也當然管理組合。再看在政府各部各處，我們組合所派的代表人數。政府最高機關對於勞動者生活的重要事務，非先經過我們的批准，不能有何決案。我們打電話給最高機關說：「停辦這樁事。對於這樁事必須先有我們的最後的意見。」我們這種作的時候，我們受何拒絕。我們可以向人民委員要他這部的報告。他不能說：他有這種合法的權柄來拒絕我們。他知道我們與蘇維埃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在俄國我們是共同握有政權的。

『至於經濟，我們組合是絕對不依賴政府的。我們不得政府一點津貼，除非勞動法所規定與無產階級

政府所同意給我們一點款項。歐西組合滿滿唱着獨立，倘若政府供給他們的房舍及其他的設備，他們也不要麼？我對這點有點懷疑。我們聽說有的國內的勞動領袖接受國務卿的職務與政府委派的位置。這似乎是勞動領袖與資本家政客有很密切的關係。

『我們可以說：我們一點不依靠政府的權力，政府沒有特別的法律來拘束我們，除非是國內一班普通的法律。但是我們是忠於「我們的機關」——我們勞動階級的機關——正如你們美國勞動領袖忠於美國的機關——銀行家與商人的階級器具——一樣。』

這是蘇聯組合領袖說他們普通關係的大概，我們現在看看這關係的實施怎樣。播閱蘇聯任何組合的章程，在宗旨這一條內，你大概可以看出一般來。我們且拿河川運輸組合的章程為例。這組合的宗旨壹條的一部分說：『參與勞動與生產的組織與整頓。』要達到這宗旨，他與國家合作，管理勞動者社會保險；在各政府與公共機關，派有代表，擁護組合的利益；參與管理部的組織，選各管理部的候選員；由組員

內選出代表，參與蘇維埃機關的建設與組織。」

組合的委任政府人員

勞動組合各級議會與「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在政府的許多機關內都有參政權。我們現在枚舉幾種他們參政的方法。

人民勞働委員會的委員，歸全俄勞働組合大會選舉——全年一次。大會的議決案，政府須依法執行。委員會現任主席斯密特 (Schmidt) 是「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幹部部員。他照例的給大會以報告。這報告在大會內要仔細的討論，討論之後，若報告很滿意的批准了，他再被選為勞働委員會委員——這如同美國的勞働總長，做一個清晰的報告給「美國的勞働聯合會」，報告他在這國庫年內的工作，然後他再被委任為總長。

各省各地方的勞働組合也同樣在他們的大會內選舉他們本地方的勞働委員會主席。莫斯科省勞働

委員的主席在莫斯科省勞動組合大會內，也報告他的工作。

勞働委員會下的各機關的職員，也爲各組合議會所委任。地方組合議會提名勞働監察員，以組員爲合格。勞働委員會所僱用衛生與工藝監察員爲組合所提名。他們與組合共同給大會的報告，他們共同訂立衛生與機器防護的新規則。

管理國內社會保險的機關，組合派有代表。全國或地方的社會保險部部長，每次給組合大會的報告。在「蘇聯社會保險議會」內，組合有四個委員，四個候補員；在「俄羅斯共和國社會保險議會」內，組合有五個委員，四個候補員。在列寧格勒省，地方社會保險部的十三個指導員中，地方組合佔有六。

國家的勞働法律，與普通有關於勞働的法律，都是國家與組合共同起草的。蘇聯有一種習慣——馮姆司基主席叫他爲「不成文法」——沒有一種重要的法律，不經過「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的批准，而可以通過的。倘若蘇聯勞働法要修改，組合動手做去。

在各種起草法律的特別委員會內，組合總佔多數的委員。一種法對於有組織勞動的不利法律，倘若僥倖在「人民委員會議會」裏通過了，組合還可以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幹部」修改，在這些委員會內，他們派有很多的代表。

組合與政府各經濟部與產業部的關係，在此也必須要提及。在「勞動與保護議會」——關於這方面的最高機關——內，九個委員之中，有兩個一定是「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的代表。在「蘇聯最高經濟議會」內，有十二個是組合職員，他們代表「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或「全俄組合中央委員會。」在「俄羅斯共和國最高國家經濟議會」內，組合有委員九人，在各省各地方經濟議會內，組合有相當比例的人數。其實，組合是經濟議會的創始者，在議會的工作中，他佔有很重要的位置。

在產業部，建設部，與其他九部內討論關於各組合的事務的時候「國家經濟設計委員會」召集各組合的代表與會。「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幹部有一位

代表，常赴「國家經濟設計委員會的」幹部會議；各組合的代表也參與這委員會的各部會議。

「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或全國組合中央委員會派有特別的代表，參與下面的經濟機關與公共機關：「運輸委員會」（附屬於「勞働與保護議會」）與其他「勞働與保護議會」下委員會，如「標準委員會」；「俄羅斯共和國經濟會議」；「蘇聯產業設計局」；最高經濟會議主要經濟部」；「蘇聯預算案會議」；「俄羅斯共和國預算案會議」；「蘇聯保險議會」——五代表；「卹金規定委員會」；「保險爭議委員會」；「規定有保險性工作的賠償委員會」；「規定科學家撫卹金委員會」；「人民農業委員之預算案委員會」；「勞農監察委員會」下之附屬委員會；「預防災難委員會」——五人；「合作社稽核委員會」；「合作社中央勞働者部」；「全俄合作銀行」，與其下之附屬委員會，如評價委員會，稽核委員會，勞働者借貸部；「中央地方銀行」——在行政部與議會派有代表；房舍合作社議會」；「地方運輸交點委員會」；「革命戰事議會」下的

委員會；「人民貿易委員會」下零售價格減低委員會。「專門技藝標準議會」；「私營產業與羸弱合」社勞動委員會」。這種種的委員不過是一點例子罷了。省組合也派代表到省或地方的幾十個同樣部與委員會。

除派到各公共經濟機關的代表之外，全國組合中央委員會還派代表到各人民委員會——如「醫事衛生勞動者組合派代表到人民公共衛生委員會」，藝術勞動者組合派代表到「人民教育委員會」。教育勞動者組合與「全國勞動組合中央議會教育部」，在人民教育委員會——有一代表。他們在那裏是組員，代表他們這種勞動者的利益：力爭增加工資，保護勞動者的利益，預防官僚化的職員潛入行政機關。

最後我們論及：有組織的勞動者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國最高的立法與行政機關——的地位。在「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與全國組合本部有二十八個委員，十一個候補委員。在「俄羅斯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內，他有二十

二個委員，十一候補員。勞働組合的下級議會與各省組合支部，也派有幾十個組合職員，赴蘇聯與共和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當然這些委員會的勞働人員都是組員。我們現在在這裏只說組合的領袖，他們在這些委員會內，影響於這些委員採取的政策。「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所選的幹部二十一人中，有七位是組合的代表。

無論甚麼時候，有勞働者或組員應當保護的勞働利益發生時，你總看見有人爲他們申辯；在這些委員會內，這些人有時有表決權，有時只有發言權。

凡到過「全俄組合勞働大會」的人，他即刻承認組合與政府機關的密切的關係。例如：在一九二六年上屆大會內，有下面的人員給祝賀式演講：人民委員會主席來可夫(A. I. Rikov)；人民海陸軍委員會委員弗羅施(K. E. Voroshilov)；烏克蘭共和國主席彼捷夫斯基(G. I. Petrovsky)；人民勞働委員會委員會斯密特(V. V. Schmidt)；社會保護部的藍成科(Nemchenko)；最高國家經濟議會主席顧拜色夫

(V. V. Kubyshev)；又有軍隊旅，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紅陸軍戰隊與紅海軍艦隊，航空隊等的宣讀賀詞。布登尼克軍 (Budenny)；的有名的騎兵隊，正式的歸「全俄勞動中央議會」管理或照料。組合與政府的親密的關係，由組合運動各方面也可以看出來。

在各種聯合的示威，運動與慶祝內——不管他是減低價格運動，或是燦爛的十週紀念——這種密切的關係也是可以證明的。在獨立的社會組織中，組合總是佔首位，共產黨與政府次之。

我們再看看蘇聯的勞働法，他規定：在何種的範圍內，政府當助組合。勞働法規定——國家的憲法也規定——說：『政府機關：給勞働組合與勞働同盟相當的扶助；供給設備適當的建築，為勞働官與組合辦事處之用；授以特別使用郵政，電報，電話，鐵路運輸，河川運輸之權利。』他們還得減輕賦稅與特捐，如法庭的公證人處理事件的各種賦稅。總之，他們在這方面，在政府的預算案內，有其他機關一樣的特權。他們的療養院憩息所，他們出版物，都不用納稅。

這並不是說：蘇聯的勞働組合全賴政府供給與維持。有好些地方——如頓拔斯 (Doubos) 礦物區域——沒有合式的建築，組合自建築自己的房舍。但是倘若礦業組合若由外面運進新建築的重要電氣設備等，他們可以電告政府，不必納稅。

蘇維埃選舉

組合參與蘇維埃的選舉，也可以表明組合與政府的關係。平常的選舉——在工廠或工作地方舉行——組合總竭力之所能，要得許多選舉的票。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全國選舉時，列寧格勒金屬業勞働者組合——列寧格勒省最有力的金屬業組合——勉勵全體組員加入選舉，鼓勵他們注意來年的問題——國家的產業化，與官僚化官僚氣的爭鬪。價格減低，生產品質提高，推廣電氣計畫，建造社會主義經濟種種運動的問題。組合與組合有力的報紙都作同樣的鼓吹。結果，全國組員的百分之六十三參加了選舉，這是

空前一個大選舉。組員參加選舉的百分數：列寧格勒有九十一，莫斯科有九十，烏拉產業有八十七到九十九。有幾個城市工廠，竟有百分之百的勞動的參加選舉。

在各工廠各機關內舉行的選舉，工廠委員會幫助他們組織選舉委員會。所以勞動羣衆與政府的選舉機關是很接近。勞動的赴工廠內的集會，在這集會裏有蘇維埃的代表來報告。他們在選舉之前有幾星期的討論。勞動者的個人就與市，省，國家訂法律的組合「兄弟」們熟習認識。在蘇聯的工廠內給勞動者在他的機器旁邊介紹一個人，是很普通的事情。『這是烏加拉夫同志，『縣蘇埃的委員』或這是莫斯科蘇維埃的哀凡樂夫同志。在莫斯科的工廠內每五百勞動者可選代表一人到蘇蘇埃。較小的與辦公處，可合併起來共同選舉代表。在列寧格勒一個二千勞動者的工廠，我們見有四個城市蘇維埃代表。他們每兩星期赴蘇維埃會一次，地們的工資，工廠仍照常付給，這工資按照在城市內工作的時間計算。

我們所遇着的「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他們也同樣的在工廠內作工。這種的現象蘇維埃委員就活動的組合勞動者，他們因爲一體——是一種很有力量的動力，他使組合與政府聯合起來，他使他們有共同的社會的目標。組合也扶助許多鄉村間的蘇維埃選舉，他們這種的工作，多半是藉着農業與林業組合及其他鄉村間有力的組合的力量。

將來的趨勢

雖然組合作了許多公共與半官務的工作，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他們主要的職務，是保護羣衆的經濟利益。組合的領袖常批評他們的人員說：他們有時太偏於政治與公共的工作了。這防礙了他們的勞動組合的保護方面的工作。這是可能的事，所以組合領袖是要首先查出，即刻給以消除的。

自從採行新經濟政策之後，有的批評者對於蘇聯的組合預言說：國家愈建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私

營商業趨勢愈變為強大，組合也不得已要對政府取對壘的態度。對了，倘若國家漸起於資本主義，結果當然是如此。但是照現在組合所作的事情看來，他們只對私營企業與特許企業取對壘與戰鬥的形勢。傾向於資本主義不過是外國商人給蘇聯張大其詞而已。蘇聯在生產方面，社會化的力量實在比私人化的力量發展的快。現在國有託辣斯差不多管有了全俄生產的百分之八十三。將來組合或者要變為更重要的半行政機關，至也要變為一個與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密切的共事者。

蘇聯組合的領袖說：他預料將來有一個時期——至於近時期有多遠，他沒有預料——組合要大大改變他們的職務。在國家愈少為階級壓迫或階級專政，的工具及愈多為建設新社會的社會工具的時候，組合將要變為生產與分配的機關。但是在現在的時候，他們必定要站在獨與政府一體兩條路當中。

蘇聯組合幫助政府，完全他向社會主義道路上建設的工作：他們幫助政府種種的實際方法之中，有一種最實際，最有力的方法，這方法就是幫助合作社運動。人們常想：組合運動與合作運動是蘇聯國兩個最有力的社會經濟動力。這兩個巨大東西彼此互助，是很堪注意的。

組合在他們的章程內，寫明他們對於合作的熱誠。例如：河川輸運組合的章程明載他們的宗旨之一說：『援助合作企業，穩固他們的物質基礎與組織標準。』金屬業組合刊行一本小小的袖珍冊子——對你的組合你應該知道甚麼，或組員須知——是為教導新組員用的，其中有一段說：

『我們組合內的組員。不但是一個貨物品生產的，也是一個各種貨品，他家中所須的各種貨品的消費者。

他不但關心於他所拿回家來的錢數，他也關心於這錢的買力。』

以後他告訴新組員，怎樣降低新經濟政策人的紅利：

『勞働者應該組織強有力的合作社。他們應當抵制私營商店的貨品。他們應當由他們自己的合作社內買所有的貨品。』

我們合作社——有很多——懈怠的緣故，因為許多勞動的對他沒有真誠的興趣。』

這小冊子說扶助合作社的方法，切不可只叱責合作社的經理者不好，而去照顧私人商人：對於合作社有相當興趣，必定要從以下方法找出來：使合作社備辦勞働者急須貨品，使價格降低，使各部管理有緒。』

『盡職的組合支部要鼓勵所有的，組員加入為合作社的股東，合作社的經理部應當有可靠的組員，』小冊子結論說。

關於蘇聯組合主義的一切論文，給勞働者都有同樣的教誨。對於合作的事預備有特別的報告，談話，與演講。他們在俱樂部內主理「合作討論」班，設

備「合作紅屋角」c他們籌備合作旅行，組員可以旅行去各監查合作的機關。在「國際合作紀念日」——七月四日，每年都有紀念——組合盡力的加入宣傳合作運動。在組合的各級大會內，合作運動主席給一個很長的報告，並報關於合作一切已通過的議決案。

組合直認自己一個目的，是：要勞働者的消費的百分之百，都在合作社內。照現在的統計，勞働者消費的百分之六十是已在合作社。礦業組合的職員告訴我說：現在礦業勞働者的消費的百分之六十五，是在合作社，礦工有百分之八十合作社股東。現在蘇聯組員的四分之三，是合作社的股東。

組合撫育各種合作的工作。組合由國家銀行借了款，後由合作社照批發價格買衣服與其他的貨品。有的省組合議會——如在莫斯科——自己開辦自己的合作社。「居住合作社」議定：組合管理由產業紅利所保留下的基金，作為將來建築勞働者的房舍的經費。組合領導組織「食堂合作」這合作由合作社與國

家企業共同辦理，這混合的合作名之曰「公共食料公司」(Norpit)。組合還幫助合作拿他們的基金存在合作銀行內。在這銀行的董事會內，組合都派有代表。

合作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的重要，組合領袖們都十分明悉，他們要引列寧在他將死時最後一篇文章內的一句話說：

『合作本身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組織，但是他是在現在建造這組織的過程中所必需的東西。』

第十一章

組合在生產上的地位

自從十月革命以後，組合在前面領導着蘇聯的產業建設。他們是政府的共事者。共同提倡蘇聯的生產。革命剛告完之後，他們幫助實施國家化的政策，他們打倒專門技師的怠工，他們設計勞働者管理的方案。自從新經濟政策頒行之後，勞働者直接管理企業的事情取消，現在他們仍然繼續他們其他重要的工作，改良生產的質與量。近五年以來，他們這種工作是很有系統了，是成功了。

組合對於生產問題的態度，是他們對蘇維埃政府態度——前章已論及——的一種。蘇聯的勞動者，在國營企業內，覺得他們不是爲某銀行，某私營公司，或某地主而工作，不是爲這些人生利。他們知道他們是在一個政府所有政府開辦的企業內工作，其實，他們就是這企業的所有權人。他們這種感覺很深，當他們看見他們同等與同組合的勞動者同伴管理工廠與托拉斯時，他們這種的感覺更深切。他們看見這產業——他們在內工作的產業——最大的目的是：提高被雇勞動者的程度，生產貨品，使農人與勞動者可以得着低小的價格；提高國內的生活程度。他們看見產業的紅利的百分之十，直接爲『生活改良的基金』。他們看見工資總數的百分之十三，到社社保險的基金內爲災難，疾病，殘廢，年老，失業，家內死亡，生兒埋葬等等的費用。他們看見產業的紅利，沒一點到個人資本家的手中，這些紅利，都用在建設他們自己的生產業，或者並到國家的預算案內，投資到必須發展的產業內。他們看見國營托辣氏的紅利，

用在自己的國內，沒有運到工資低小的國家，爲私營超等紅利。或帝國主義性質的企業的投資。末了，他們看見業產發展了，他們的工資不斷的増加，工作時間不斷的減少（看近來工作七小時的佈告）；他們看見——他們的工廠——供給各種引人生產的東西。……這種種的事件，使蘇聯有組織的勞働者，關心生產的事務，對於產業發生興趣，這在外國是看不見的。

關於組合在生產方面的工作，組合有一個最近的正式說明，這說明是在一九二八年上屆勞働組合大會所通過的議決案裏面：

『國家的產業化，資本的須要，提高勞働者的物質與知識程度：都須要增進工作的效率。這增進工作的效率須要勞働組合的長時間一點不疏忽的謹慎。……生產的增加，不是暫時的一點運動就可以成功的，他須要長時間永續不斷的與有系統的工作。

『增進人身效率的各種方法竭盡之後，再進一步就要用生產方法的理性化，勞働力的完全利用——

如減少行政費，減少缺席等方法，——以資生產率達到最高點。

『勞働階級與他的勞働組合，志向堅決的，有條不紊的來發展產業與蘇維埃的經濟；因此他不但提高勞働者的物質與知識的程度，他並且要保險我們國內社會主義的建設的成功』。

在什麼機關內他們把這生產的興趣鼓舞起來？他怎樣預備產業的建設？第一，蘇聯常有工廠的管理員——或托辣斯的管理員，在工廠全體大會或工廠代表會內報告他們的工作。這報告是兩年一次，在這時勞働者可以討論他們的報告。管理員報告他們的進展，用他自備的圖表與展覽物，明白的解決這一切，倘若他不能這種報告時，勞働者立刻就攻擊他。我赴過幾個這種的集會，在會場內，工廠管理員遇着從會員席上來的問難與熱烈的言論。

托辣斯的總經理，在組合的縣議會內每年報告兩次。對於所報告的一切事務，勞働者可以公開的討論。在一個地方紡織區，一個託辣斯管理員在議會內

報告的時候，一百九十個勞働者請求他只要講說他的報告。『演講要易於明白』，——指導參觀的人——一個紡織業勞働者，他也在赴會——說：『否則人都不聽，倘若那是一個無關實際的演說時，你要聽見 (Darolna ! Devo Inoa 够了！够了！) 的喧嘈聲，在這時候，演說者即刻要改變他的講詞，或者要停止不講了。』這是有建設性的討論，這種討論在這議會上是不可少的。

組合對於托辣斯管理員所管理的產業機關的事務，不一定要等他們到會議內來報告。組合執行委員會隨時可以招集這些管理員來，對他們事業鳴不平，譴責他們某部份的工作無效率，質問他們出產的報告，不但如此，組合還與他們計畫新方法，以提高製造品的品質。

不但工廠與托辣斯管理員到組合的議會來報告，「最高國家經濟議會」的各部——也到全國組合來報告。例如：「最高國家經濟議會」內無屬業部長，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到無屬業組合執行委員會來報

告。這是一件很平等的事，組合的一個領袖述說組合與這高級經濟機關的關係說：『我們創設「最高經濟議會」。我們的人員充任他重要的職務。我們對他們說：你們是管理人。你們經營產業。我們要使勞動者好好的組織起來。為他們的保障。你們來報告給我們，我們要批評你們。我們管理你們，你們實際是為我們工作」。我們盼望這經濟會議的領袖，能好好的經營產業的事務。他們在經濟的計畫上工作。但是他們必定要與我們合作，為我們工作，建設無屬產業起來。』這就是蘇聯的『組合與管理部合作』。

生產委員會與生產會議

自從一九二四年列寧格勒與都拉組織第一次生產會議以後，他的數目大大加多，他的組織大大興旺。我到蘇聯的各地，看見勞動者都自傲他們的功績。

這些生產會議與生產委員會的組織，是為：提而

羣衆在經濟方面的首先創製權，幫助造就專門與行政上的有資格的人員，鼓勵勞動者的建議，關於工廠的組織與管理，浪費與漏洩的防預，生產所須的價值與等等與這問題有關係的建議。

工廠生產委員會，用以下幾種人組織：工廠各部的代表，工廠委員會的一個或兩個代表（其中一個代表爲當然主席），管理部與管理員的專門顧問；這委員會的委員數是由三人到十五人。這些委員爲工廠委員會所選出，他們與工廠委員會合作。這委員會每日舉行集會兩次，每三月給工廠生產會議至少報告一次。他們預備許多難題交給生產會議，他們並且監視生產會議，看他所通過的議決案是否執行了。在大工廠內，工廠各部的生產委員會的委員爲工廠委員會所造出，這會的主席，爲工廠委員會自己所派代表中的一員。

凡對於地方生產問題有興趣，願意幫助解決這問題的勞動者，他們組織生產會議。在較大的工廠內，工廠的各部也招集這個會議，如同全工廠的生產會

議一樣。這些生產會議對於管理部沒有強制執行之權。他們只是一個酌議的機關。但是他們有一種通常處理事務的手續，他們的建議經過工廠委員會，送到工廠管理部；工廠委員會規定一個時間，在這時間之內，管理部當回覆這建議的接收與否。倘若管理部接收這建議，工廠委員會規定一個時期，在這時期之內，建議要施之執行。倘若他不接收這建議，或者他拒絕所規定執行的時間，工廠委員會可將這案件提交高級經濟機關。如托辣斯或最高國家經濟議會地方支部。這管理部當記錄所有的建議，接收的，拒絕的，及提交高級經濟的建議，並且記錄拒絕建議的理由。接收的建議的實施怎樣，也是要記錄的。

工廠全體生產會議每月舉行一次，各部會議每兩星期一次。出席各部會議的勞動者的百分數比較大，因為他們對於自己這部的問題更有興趣。一九二五年在列寧格勒赴全體會議的勞動者有百分之二十，赴各部會議的有百分之七十。在一九二八年，有組織的勞動者有百分之十赴工廠全體生產會議。

生產委員會的工作，有時與工廠附屬委員會的工作重複。但是經過很久時間之後，這種的重複漸漸消滅了。例如：屋內的空氣不流通本來是勞働保護委員會所當注意的事。倘若他使生產率減低，他又以在生產委員會的工作範圍之內。

生產委員會與生產會議對於工廠改良的建議，是很近乎實際的，工廠管理部採用的很多。我在幾個工廠找出勞働者在生產會議所提出的建議，有百分之七十五已接收了，實施了。在列寧格勒的產業，採用會議制度後的頭十五日內，勞働者提出了一萬條建議。其中八千條已執行，結果使生產很有進步。

在每年或每兩年一次的報告內，組合也報告生產會議這方面的工作。例如：在蘇維埃勞働者組合內，組員多半就職於政府機關與政府的辦事處，這組合在一九二八年報告說：他們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商店或機關委員會——他們叫經濟委員會——正如工廠的生產委員會一樣。他並且報告說：在這時期，這經濟會議所提出的建議，有百分之九十已經採納，只

百分之十被拒絕。

發明與建議

生產會議與生產委員會鼓勵了許多勞働者個人的發明。凡發明任何節省勞働的方法，獎以特別的獎金。獎金數目的多少，由勞働者與管理部聯合委員規定。有時這獎金數目的多少，以這發明的方法所節省的多少為比例，節省的百分之二十五。有的工廠內，獎金的總數是由十到一千盧布。例如：在莫斯科一個烟草工廠的一個勞働者，他發明一個裝烟的機器，按照法律他是準許製造這機器，自己利用這機器的。但是他願意的獻給工廠了，他得着二百五十盧布的獎金，與這機器的專買特許狀。在一個紡織工廠內，工廠委員會主席指示我們看近來發明的記錄。有一個勞働者在製革的程序中發明一種去污的方法，使每去汗一次，節省十九盧布與六小時時間。他得獎金一百盧布。又有一個在印花部的勞働者改良一個收

緊布料的機器，得着一百五十盧布的獎金。還有一個我們在糖菓工廠所遇見的勞働者，他發明一個切糖的機器，得獎金三百盧布。在蘇聯的各國營企業內，這樣的獎金都是有的。

管理委員會

組合最末的一種機關，他參與生產的工作，他激勵工廠委員會生產會議的工作，這機關就是『管理委員會』。這是一個臨時委員會，以三個至七個委員組織起的這委員由工廠生產會議選出。這委員辦事的一部分時間，是在工作時間，工資是由工廠管理部供給，工資數目由工廠委員會與工廠管理部規定。

管理委員的職務是什麼？他的戰務是調查工廠設施，計畫，預算案，契卷與賬簿等。沒有任何「職業秘密」，他不可打聽的。工廠管理員給生產會議或生產委員會報告時，管理委員會給他們有更詳細的報告，對證工廠委員會的工作。看他的數目是否確

實。當管理部交報告到會議的時候，勞働者對於這一大堆的圖表與統計不知所措。那麼管理委員會來預備許多可討論的事實，交給他們——勞働者，工廠委員會，生產委員會的勞働者委員——，使他們對於管理部的計畫，能討論得更透澈更有理性。這種的事務完畢之後，管理委員會即刻解散，等到下次必須的時候，再重新招集新委員會。

關於管理委員會的論說集——登載在一九二七年夏季的莫斯科無產階級上——這是「莫斯科勞働組合中央議會」的機關報——內說：勞働者，工廠委員會主席，生產委員會主席都以這些管理委員會是有價值的。一個機器師說：他工廠生產委員會的工作，因為管理委員會的生存，大大的改善了；管理委員會供給事實的根據，根據事實，生產委員會與管理部合作，共同消滅生產的難題。在先曾然有幾個工廠的管理員對這委員會懷疑，但是到現在他們都實在相信這委員會對於勞働者與產業是有價值的。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蒲拉夫達上一個報告說：「全俄

勞働組合中央議會」計畫在兩百多個企業內，設立這種的委員會。到一九二七年八月止，只有二十八處設立了。這報告還說：委員會可以另外聘請專家，幫助解決工廠問題，這報告還表明管理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發生很大的效果。例如：在列寧格勒著名的蒲剔羅夫金屬工廠(Ptu: lov Metalworks)，委員會在那年提出一百十八條建議，其中有一條工廠獲淨利三十萬元。這報告還舉出在列寧格勒，巴枯(Baku)斯達林格勒(Stalingrad)等處產業內的許多的例子，在這些產業內，管理委員會鼓勵了生產會議的工作。

其他鼓勵生產的方法

因為組合熱心于改良國營與合作產業，所以他們很注意改善組員的專門知識。他們不但刊行許多專門雜誌，並且花費許多金錢提倡專門教育。

「列寧格勒勞働組合議會」刊衆一種雜誌，名曰

生產會議，從這種雜誌，我們知道他怎樣使組員注意生產工作。這是一本二十四頁的半月刊。我在列寧格勒得着一本樣子，這內容的第一篇是寫組合參與決定國家設計委員會的「管理計畫」。次項是一個附圖的敘述，一個紡織托辣斯工廠內的玻璃新建築。往後，有幾頁講到列寧格勒工廠內生產會議的工作；再後，俄國新工廠與電氣場的照片，新式機器的模型，國營煤油托辣斯的事情，幾頁「工廠來的新聞」（後面有通信員的簽名），一段「在機械上」（載一個勞動者在工作上的雜感），書評，諧謔與諷刺的文章（多半是對於在改善生產工作上所遇見的障礙與官僚化所發的），一章「問答」，圖畫，關於論及國外專門發表的文章等。這是一本印刷很精，敘述很明的雜誌的內容，閱者多半是列寧格勒參與工廠生產委員會與生產會議的勞動者。

組合還刊行了許多關於生產各方面的很流行的小冊子，與淺近的教科書，有些是為課室用的，有些是專為生產委員會用的。有幾種的題目如下：生產會

議應當怎樣工作，勞働者參與生產組織，生產會議的需要是什麼？怎樣提高你的資格？工廠學生對於他的權利應當知道什麼？。

在這些普及與流行的刊品之外，我們還見別種鼓勵生產的雜誌，這雜誌是組合內工程師與專門技師專門部所刊行的。這些雜誌的目的是：在一方面登載生產會議內知識高深的勞働者的創作的熱誠，另一方面堅固這些專門技師的忠心，來忠於蘇維埃產業發展的最大目標。

工廠內的專門教育

根據團體契約的規定，每工廠必定要訓練一定數目的學徒，每工廠學徒，要有工廠所僱勞働者總數的五分之二到十三。這訓練一半是在工廠，一半在工廠學校。幼年勞働者得着勞働股的特許，在十四歲到十六歲（這比較的少）之間，可到工廠來。這幼年勞働者，至少要有四小時在工廠學校讀書，不能有四小時

以上的時間在工廠內工作，但是他們的工資，仍照八小時付給，到十六歲時候，他工作六小時，讀書兩小時。非到十八歲，他不能在工廠作工八小時。工廠學校的訓練的期限，由兩年到四年。在初幾年課程中，多注重普通的與社會教育的科目，以後漸漸多加職業科目，直到學校期滿。蘇聯有幾十萬勞働者讀過這種的科目。

這學校是歸工廠委員會，工廠管理部，國家教育機關共同開辦。經費由工廠或托辣斯供給。教員為工廠內的專門技師，或專門研究部的部員。勞働者由這學校畢業之後，擔任很重要而技巧的職業，開始就得比普通工資高的工資。因為技巧的勞働者缺乏的緣故，所以技巧的勞働者的工資，總比其他的高。

在普通的學徒學校外，我們在工廠內還看見許多專門教授的課程，——普通成年勞働者的一年課程，資格較好勞働者的兩年課程，工頭的課程，升擢到高位置的勞働者課程，預備擔任行政工作的勞働的課程，畢業勞働中學而回到工廠來的勞働者的研

究課程等。還有許多夜校，教授專門的課程，有時這些課程要兩年才可授完。

我們在工廠內還見有「生產討論班」，專門知識討論班，授以歷三月至八月期間課程，這就是俱樂部內「紅屋角」，平常的訓育工作的一部分。還有生產參觀團——參觀各工廠——「生產夜」與「我們工廠的夜」，在這種討論關於生產的問題。在工廠戲院內，演「生產電影片」；並採用許多這類淺近的教育的方法。

所以組合是勞働者的主要的教育者，教育他們舉于生產的事務。組合指導幼年働勞者入學；入學之後，組合又把學生組織起來。他介紹勞働者升擢到較高的位置。他幫助勞働者提高他的資格，使他於國家，對於社會化的產業的發展，更為有用。

勞働中央學院

蘇聯一切的專門教育機關，都教育勞働者生產的方法；這些機關中最有趣味最有價值一個機關，要

算「勞働中央學院」，總院設在莫斯科。他是一九二十年「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所開辦的一個專門訓練學校。在先完全是組合的基金所維持，以後是由下面幾處的經費所供給：「人民勞働委員會」的社會保險部，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托辣斯與其他公共機關——爲這些地方他造就了許多有技巧的勞働者。

這學院是蘇聯內唯一「推樂爾(Taylor)效率學校」式相似的學校。他教授學生工作的科學組織，指示學生如何做他的工作，先用這簡單的器具，後用複雜的機器。他的基本目的是「使勞働羣衆與工作的組織者得到一種方法，不斷的改良他們的職業」。他有一切相當的試驗室，可以仔細研究疲倦與損傷的動力，及其他各種的事務，——如生物機械試驗室，心理專門與心理生理試驗室，教授法部，社會工程試驗室。

凡由十八歲到二十歲的幼年未熟練勞働者，曾登記爲失業，由勞働交易所保送到學院來，授以四月到六月的課程。這些課程給幼年勞働者的訓練，這訓

練工廠的學徒要用好幾年才可以得着。幼年勞働者的資格如此的提高以後，他們多半可以得很高的工資，多半可以在無屬業內得着職業——學院爲這產業所須的練，設備特別的週全。莫斯科學院容有七百人，還有一千三百人在其他產業城市的大學院分校。這學院在夏季的時候，開辦別的學校幫助一班年紀較大的人——工廠專門學校的教員——得着新知識。這些人來此的目的，是要學習學院的方法，再將這方法盡力的在工廠學校內實施。

學院刊行一種月報，名曰勞働權力的建設，爲學院管理員甲司忒夫(A. K. Gastuv)所編輯。這月報的內容有：學院的工作，學院分校與學院學生所到的工廠通信，敘述外國同樣組織內訓練勞働者的方法的文章。

組合與科學的管理

組合與國家經濟機關的密切的關係，在前面已

經述過。我們還要知道：托辣斯管理員與工廠管理員的委任，都當有組合的同志。組合當然沒有最後決定之權，但是他們差不多能左右產業管理部許多職員的委任。

關於生產問題，組合與經濟機關雖然已發生一點意見的分歧，但是他們的關係總是密切的，誠懇的。組合的領袖幫助新工廠，幫助他建立在穩固的基礎上。經濟管理員與組合共同頒「勞働英雄的品」的獎品，給在產業內有長時間的與有價值的工作的老年勞働者，「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與「最高國家經濟議會」共同發布一個聯合宣言，建議提高勞働生產率的新方法；在組合開勞働英雄競賽會的時候，他們討論在全國內「誰是最好的工廠職員」。組合雜誌與蒲拉弗達的通信欄，每日滿了組合與托拉斯聯絡戰線——而建設產業與提高他的效率——的證據。因為他們這種共同合作，勞働生產率不用說是增高了，然而絕對不會減低勞働者的生活程度的。這一點他們是時常留意的。例如在「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

會」的勞働組合公報內一篇「產業與組合的理性化」內說：

「蘇聯產業的理性化與資本主義國家所實行的產業的理性化在原則上是不同的。蘇聯產業的理性化並不變劣勞働的情形，勞働者的待遇大抵是不變的。這種的思想——理想化的可能，非勞働情形變劣不可——絕對是要除去的。」

這篇文章還說：理想化——生產上科學的効率的提高——的意思，是要增加勞働力不是要減少勞働力；而且他的進行計畫不但是要減少勞働求生產的增加，並且還要要求工作情形，工廠衛生，與勞働保護的改良。在結論上說：「組合極力主張理性化，不應影響勞働任何者的利益」。

列甯時常說：組合就是訓練學校，在這個地方勞働者學習他們頭一步的課程，來治他們勞働政府。上述各種，使勞働者加入生產，提高他們效率的的方法，就是這學校內的課程。列甯寫下面一段論到勞

働組合的時候，他還以全國產業爲念：

「他們的工作是將這幾十百萬幾千萬的勞働者，由他們簡單式的活動，提到高級樣式的活動——在這種困難的變動進行中，不使他們感覺勞瘁——並且爲國家的政府，訓練更多的羣衆」。

所以國內的勞働者，都訓練到能健全生產——能管理自己，能教練自己——不過他們現暫時是在受拘束的。所以他們漸漸的在「往社會主義的路上」負着自己的與社會的重擔。

第十二章

組合與共產黨

『無論他人說什麼，無論我們自己與我們的仇人對我們已做的工作下多少批評，但是他不能否認：在這九年的蘇維埃統治之下，我們創造了一個勞働組合，一個權力集中的組織緊密的，權力威大的，包括將近兩百萬活動組員的勞働組合，這是世界上空前的創舉；我們知道在廣大基礎上，怎樣發展訓育的工作；我們創造了一種運動，這種運動在革命的時期中，與共產黨手攜手的往前進行。我

們共同的創始了蘇維埃政府；我們共同的戰爭，共同的建設社會主義；由這點，我深信我們至終要把他建設起來』。

這是湯姆司基——「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主席——在一九二六年秋季給蘇聯第十五次「共產黨大會」的一個敘述組合工作的報告的一段結論。這是蘇聯共產黨員在組合或黨的集會內說話時他口頭上常用的一種結論。這也差不多可以代表全國覺悟的勞動羣衆的共同意見。

有人在研究蘇聯組合情形的時候，他請蘇維埃的領袖們給他解釋黨與組合的關係。在這時候，他心內在想這人或者要給他一個不正確的答覆，藏匿他們真實的關係。但是他出乎意料之外，他們會很誠懇的告訴他的事實，並告訴他黨在組合內自從開始就佔了很重要的位置。

一九一七年共產黨得有政府的領袖地位的時候，同時共產黨也得有組合的領袖地位。其實，共產黨是組織組合與啓導組合的始祖，雖然也有幾個組

合——爲印刷業與書記等組合——在三月革命與十月革命之間的時間是在少數黨(Mensheviks)的勢力之下。但是那些「非政治」的組合的贊助人，在內亂時期都死淨了。現在組合都傾向於共產黨來，黨教導勞働者向政治方面走。在黨的領導之下，政權奪取了，內亂平息了，外國軍隊也驅逐出去了。共產黨說：『俄國的革命倘若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前，組合內沒有多數的黨員是不能成功的，因爲逆組合的意志，社會革命是不可能的。』

我們與斯達林(Joseph Stalin)——蘇聯共產黨秘書——談話的時候，他坦白的解釋說，共產黨指導組合的政策。他說他們怎樣用地方黨部在組合內工作，在工廠或企業內工作。黨不命令組合。組合在黨內沒有正式的代表；黨在組合內也沒有正式的代表。他們沒有正式的關係。組合不聯絡黨；也不繳費給黨。但是地方黨部的黨員要竭力將黨對於組合各問題的決案——共產黨大會所決定的——實施出來，如同前面在湯姆司基的報告而所說的一個決案。

斯達林說：組合內的勞働羣衆對於共產黨是表示歡迎的。他們知道在蘇聯勞働階級奪取政權時所遭遇的困苦和艱難，黨同時也一齊嘗試過。他們看黨是先鋒隊——勞働階級中對於政治知識最清淅的一部份勞働者。他們也知道黨不會干涉他們討論與批評的自由。實在黨現在正在竭力提倡這種討論，鼓勵全體勞働者參與組合的各種活動。

斯達林或者要說：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共產黨獨裁，也並不是共產黨要在組合之上。無產階級專政的意思是：勞働階級藉着最啓導最出力的份子——共產黨——來專政，用政府，組合，合作社，及其他自由結合的組織爲工具。這種獨裁反抗俄國無產階級的殘餘，牠並不是壓服勞働階級的機關。

杜任第(walter Duranty)——美國紐約時報的——通信員——寫關於一九二六年第七次勞働組合大會上的一篇文章，論及組合的力量與他們自願接收黨的指導說：

『組合平常是樂意隨着共產黨——組合的領袖

多屬於這黨——的指導的，但是不完全都是這樣，現在與從前都完全是這樣。

『這就是說：斯達林——國內國外所尊為共產黨獨一的領袖——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蘇聯獨裁者。就是列寧自己也有一次要服從勞働組織，強迫他取消產業強迫徵兵制。』

杜任第或者可以找出一點事情證明：倘若黨仍照現在這樣的樣子在組合內工作，組合要抵抗他的勢力。關於組合的政策，當然組合運動與共產黨是有點不同的，這種的不同時常可以看見。但是組合與黨的根本關係還是有的，如斯達林在前面所說的。組合勞働者對於黨是欽佩的，當黨員在他們中間能誠虔的努力的工作，幫他們提高生活程度的時候。倘若黨員在他們中間逆於他們意志的時候，他們即刻的批評黨。湯姆司基說：『我們的勞働者並不馴服。他們並不怕批評任何的組合領袖，不管領袖是否是黨員。他們不但知道怎樣用一個手選舉，在必須的時候他們並且知道怎樣用兩個拳頭選舉。』湯姆司基很了解蘇

聯勞動者的思想與性情，比世界上任何人都了解的多。

組合的報告常載明參與組合運動——在委員會或在辦事處——的共產黨員人數。蘇聯組合很願意有這種統計，所以他們在報告上，不但記載婦女，二十歲以下的幼年學生，小國籍人民，辦事處勞動者的數目；他們並且記載工作的黨員，共產黨青年團團員，與將要入這些組織的候補的數目。

看這些統計的時候，有一種很顯明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來，這就是在組合組織的愈高級——正如在蘇維埃政府組織的愈高級——大會或委員會的黨員愈多。雖然組合內的組員只有百分之八是黨員，但是組合組織的愈近高級，黨員與候補黨員的百分數分數也隨之而愈高。一九二七年最近的統計如下：

	黨員的百分數
工廠委員會的委員	二九.七
區產業組合支部管理部	四二.八

區勞働組合議會(聯合組織)	八〇.〇
省產業組合支部管理部	五九.五
省勞働組合議會幹部	九〇.九
各產業組合中央委員會	八六.三
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	九六.九

在上表內我們可以看出：在組合組織的同一級上，聯合勞働組合的黨員百分數，比各產業組合管理部的黨員百分之數高，這因為勞働組合中央議會幹部的組織小，人員都是各地方組合所選出最活動的組員。當然，黨員是佔多數的。

一九二六年「全俄勞働組合大會」內赴會代表一千二百九十五人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為黨員。在各產業的全俄大會，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為黨員；在各產業的地方與省大會，只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為黨員。

工廠與地方委員會內的黨員百分數，各組合不同。在醫事衛生與藝術業組合內，低到百分之十三到

十四。在礦業製紙業，河川運輸，紡織業，化學工業，與金屬業等組合內，百分數最高。近幾年來，下級組合組織的黨員，漸漸的減少了。湯姆司基在他的演說下面的一段話是由這演說內引出來的——內討論這種情勢，當他說：『工廠會議的委員在一九二五年有百分之三十六·二是黨員，現在只百分之二十九·七；非黨員的額數加增了。委員會（附屬委員會）的情形也是如此。去年有百分之二十四·三是黨員；現在只有百分之十四·四。』

我們知道從前的選舉方法已經廢止了。現在共產黨地方黨部採用一種提名候選員的方法，這候選員有時或者是非黨員勞働者；這候選員名單之外，還有勞働者所提的候選員名單。勞働者時常否認黨所提的候選人，再選其他——黨員或否黨員——不以黨為後盾的人。我們時常遇見：工廠委員會要選五人的時候，黨要提出十五名候選人；由勞働者席內要提出五十餘名候選員，但是這些人中至終當選還是一二名共產黨所擁護的人。

還有一種事可以略爲看出黨與組合的關係，這就是任企業管理員的黨員與任組合職員的黨員所見於表面的利益的衝突。紅管理員主張工廠最大的生產，使工資低到工廠得最大的紅利。組合的黨員爲擁護全體勞働的利益計，力爭最大的工資。這種衝突的解決常歸到地方黨部來，這黨部代表組合與經濟行政部雙方的利益。然而黨員總是不管自己的地位怎樣他用很遠大的眼光看着勞働者的利益，看着蘇聯的產業化與資本的集中。在這裏我們還要提及組合內的黨員是爲勞働者權利競爭的最出力者。然而有時這些領袖與國營托辣斯管理員合作的大密切了，以致疏略了與勞働階級商議與接觸。結果發生紡織產業內一九二五年的「大罷工」。這種的情形發生時，有關係的黨員要嚴重的懲罰。那些對全體勞働者有官僚化與專權的人員，即刻免職。

在組合或在托辣斯的黨員，不管他的職務怎樣高，他月薪在大城內不能過一百十二元五角，在省內不能過九十元。在這樣的經濟狀況之下，他大概是不

能很富，不能過放蕩的生活。倘若他能如此，他即被革出黨，或送到法庭，處罰他「行爲不宜於爲無產階級領袖。」

末尾，我們再重說一句：蘇聯產業內的勞働者，平均都敬愛共產黨。他相信勞働者是黨內的握權份子，黨員——除少數之外，因爲在蘇聯，人之常情尙是一樣——是組合內最努力，最專心，最練達，最覺悟的組員。

外國勞働代表到蘇俄來，他們腦筋內仍有他們在家時反對共產黨的偏見，他們到這裏來很驚詫的，會看見蘇聯的共產黨內都是最誠懇最俊秀最能幹的勞働者——牠是一個組織，在前面拿着革命的火炬，引導俄國勞働者由奴隸的地位，到自由的人與國家統治者的地位。除非你鑑賞這種的情形，鑑賞蘇俄勞働者對於共產黨的同情心，你決不能完全明瞭共產黨地方黨部在組合內的地位。

「列寧格勒勞働組合議會」所刊行關於『勞働組

合教育狀況』的一本書內，有一幅圖畫，這圖畫很精細的代表共產黨與組合及國家經濟生活的關係。在圖畫的右邊下部畫一個大發動機，寫着「全俄共產黨」。中軸上寫着「共產黨地方黨部」。由發動機到一個右動輪——這寫代表勞動階級——有一根皮帶，上面寫着「勞動組合」。推動輪推動製造廠，礦，冶礦的機器，這些機器畫在輪邊上部的角上。發動機的前面，有列寧的畫象，他對着諸產業高舉起兩隻手來。

此
页
空
白

第十三章

組合內的「德謨克拉西」

蘇聯勞働組合有德謨克拉西麼？有言論自由權麼？勞働者覺得他們是「國家的奴隸」；還是覺得他們是組合內的真實共事者呢？這些問題凡是看見蘇聯勞働的活動，無獨疑的即刻可以答覆出來。但是第一我們要記得：蘇聯多半的勞働者都經過革命時的槍林彈雨，他們都面敵過反革命者與外國軍隊的槍砲炸彈。有過這種的經驗，再要他們成爲馴伏的卑躬的人們，而害怕主席的小槌，實在是不可能的。第二我

知道：俄人是談論的，常是善於言詞的。

在工廠內的勞働者全體大會內，我們可以看見勞働者的「德謨克拉西」。在一個這種的集會內，我看見一個省支部主席遇見如暴風雨一班的難題，全體勞働者毫不顧忌的攻擊他，男女勞働的對於他所訂立的新團體的契約的政府表示反對。還在一個旅館的廚丁與臥房使女的集會內，我聽說：組合委員的政策，被勞働者攻擊了，就是委員在會場時，他們也不表半點膽怯，馴伏，或沉默。凡是對某事不滿意的勞働者，他有機會——更進一步明顯的鼓勵的他——在集會內或在組合報紙宣佈他的怒言與他的不滿。

蘇聯勞働者的大會，例如上屆全俄勞働組合大會，他有一千三百代表。他們不全是全俄產業組合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其實他們都是由有大會所選出來的，但是其中祇有三分之二是直接代表省大會的。有六分之一是直接由車機與紡織機上來的，或者剛才拋下掣鋤來的。祇有六分之一是全國最高級產業組合的代表，而他們也是由省大會所選出來。這大會

代表三十三國，赴會的代表有一百是婦女。

這是大會裏代表的分配。但是由地方組織與工廠的勞動者，祇坐在會場的後面張開耳朵聽其他高級三分之一的發言。蘇聯大會有這種事情麼？沒有，完全沒有。凡願加入討論的勞動者先遞上姓名。發言的先後，是以主席收到姓名的先後為秩序。發言不必得着主席的許可，祇等待他的姓名到來。在這大會裏，時常有百餘代表遞上姓名對於題目發表意見；有一次有二百十六個代表對於管理部的報告，要發表意見；三百位代表，對於勞動委員會的報告，要參與討論。在這種情形發生時，大會可以決定有多少人可以發表意見。倘若數目是限於五十到七十五人時，各省各產業組合即推定他們自己的發言者，以代表他們的意見。所以任何團體的意見，都完全發表了，這裏沒有偏愛，對各問題也不忽略。代表有充分的發言自由權，祇要這自由與大會的範圍與會期的長短不發生障礙。會員主席這時也可以提出提案，提出修改案；這些提出的案件，都要付之討論。

這種的情形在各產業組合大會內，更表現的明顯。代表都大膽的自由發表他們的意見，好像他們是產業的主人一般。例如：一九二六年一月農業與林業組合大會內，五百六十五位代表中，一百參與中央委員會報告的討論。同時，河川運輸組合大會內，九十位代表參與管理部報告的討論。在下級的大會內——如全省大會——參與討論的代表百分數更大。例如：一九二六年北高加索勞動組合大會內，有一百七十六個代表參加討論。

照他們的統計，每大會參與的討論人數，逐年增加。農業組合大會內參與討論的代表，一九二六年十一倍於一九二三年。百人中有五十是僱用的農夫。伐木者牧人，及婦女勞動者與幼年勞動者。

還有一點關係於討論的特性是值得注意的，工廠來的代表，對於高級的職員，不表示任何的馴服。他們祇叫他們為「同志」他們說話的音調，談論的宏壯，表明他們不怕任何人，表明他們盡情發展他們心內所要說的，不管他們所要說的是怎樣的反對管理

部。

這裏的領袖與他國的勞働官員有點不同。他們不自驕，也不自尊。他們不是因演說術而演說，不說無意義的籠統話。不咬文嚼字，總之，他們有相當的貞潔，真摯 誠虔，相想與懇切。湯姆司基更富於這種的稟性。他並且長於諷諧，他在大會報告的時候，常使全場大笑。

組合的領袖能有如此的好品質，恐怕是因為：他們的經濟生活，與得高工資的勞働者的經濟生活在一個水平線上的緣故，就是他們與得低工資的勞働者的一點小小差別，在他看來是算不了什麼，也因為許多的組合領袖——最少是在工資分類高幾類的領袖——是共產黨員，這或者與他們的領袖的品質也有點影響。他們不看他們現在的位置是他們終身的職業，也不以為勞働組合運動是他們得利的職業，他們不死爭職業，當他們有激烈的競爭時，選舉票也誠誠實實的計算或查着。一個領袖說：「我們不僅是(Chinovniks)——俄皇統治下不孚衆望的政府官

吏——祇作幾樁簡略的事件。要使政府良善，領袖必定要是真心的組織家與行政家，特別是要與勞動羣衆接解。]在蘇聯組合的領袖中，很懈怠的是用不着的。

在尋常的大會內，領袖給一個口頭的報告。報告以後，他們不給他們自己最後的意見，關於某件事應該怎麼做最後的意見。他們只將題目呈現出來，提出要討論的幾點。他們時常事前寄出一份很長的報告，載着這一年內或兩年內關於各方面簡略的工作：代表可以用這報告，與領袖在大會內的公開演講爲攻擊或批評的根據。

參與工廠全體大會內討論新團體契約與其他地方與國家的問題的勞動者，近幾年來大大的增加。在每兩月或每三月「工廠委員會」給「工廠全體大會」報告的時候，舉行一個很大的認真的討論。討論會內沒有一點懈怠的樣子。大會或代表會在任何時候可以招集這些委員會——組合的上級組織直到下級組織的組織，也可以招集委員會。

工廠委員會的選舉

地方選舉可以表明勞働者是參與活動的。近幾年，工廠委員會選舉時，有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的勞働者出席工廠委員會與工廠全體大會。提名候選員，討論選舉委員。我們在前面已經看過，近來的選舉當選為委員的百分數較小——百分之三十。這種現象並不是說黨與政府關於全體勞働者的要求漠不關心。

這些工廠委員會選舉，是組合內勞働者的德謨克拉西制度實施一個試驗。組合有時給他們幾個關於選舉手續的規定，這規定是在正式的命令內。照我們所能對照的，這些規定都實行了。

選舉的前一月，選舉的預備就開始了，關於選舉的方法，在小工廠的全體大會內與大工廠的代表會內詳細的討論。在較大的工廠內，他們有「各部委員會」初步的選舉就在這裏舉行；工廠委員會報告這委

員會其他的工作。

在正式選舉工廠委員會以前，工廠全體大會或工廠代表會中選舉一個以五人到九人組織的選舉委員會，由列席人提名。選舉委員會內不能有前任工廠委員會的委員。它的職務是管理提名與選舉新任工廠委員會一切的事宜。

新委員會的候選員，有數種選舉的方法。第一，在各部集合內選舉。凡一個勞動者得有本部勞動者過半數的票數，方當選為候選員。其次，候選員由其他團體的的勞動者提名。前任工廠委員會不能提名，也不預補選員名單。選舉委員會也不提本委員會委員會的名。他祇預備各部各勞動團體所提出的候選員名單。

提名完畢之後，再過一二星期，即舉行正式選舉。在較大的工廠內，各部選舉「選舉員」若干人——每五、六或七人選舉一人；由組合的訓令規定——這特別選舉員的會議有選舉權。選舉時，須三分之二的選舉員出席。其他的工廠勞動者也須出席，有發言

權無選舉權。在較小的工廠內，沒有選舉員。各勞働者都有選舉權。在這種小工廠內的全體選舉大會，勞働者的過半數出席，選舉方為有效。

選舉大會常由前任工廠委員會招集，開會後，選舉這會內臨時幹部；這正如「全俄組合大會」有在會期內選舉特別幹部一樣。幹部選出以後，「選舉委員會」呈上報告。主席高聲朗誦候選員的姓名，以後由列席人再提其他的候選員。這種的提名是沒有限制的。每候選員分開選舉。選舉前，每勞働可以討論他的名譽，他任這職務資格等。凡候選員得有選舉員的多數票者，正式當選。倘若有選舉員三分之一，爭論這選舉有不妥當處，請求重新再選，組合在兩星期內，必須召集重選。

自由提名精細討論，事前準備的制度，不但工廠委員的選舉採用，各產業組合省支部的行政部的選舉也採用這種的制度。這行政部是在省大會選舉者。但是代表到大會之後，不要等一個正式的機關送上一個候選員名單。反之，候選員的提名在工廠內早就

開始了。工廠召集全體大會，省行政部將所預備候選員名單呈上。在這工廠大會也可提名其他的人，加在這名單的上面，就是非省大會的代表也可為候選員。這名單交到大會第一天所選的特別委員會。這特別委員會審查後，交大會批准。以後，每候選員分開的討論，分開的選舉。凡得票最多者，組織新任省委員會。

經濟方面的「德謨克拉西」

外國人常批評蘇聯勞動者的卑躬與領袖的專治；這種的概念，是由於他們不明白蘇聯產業關係下根本情形。其實經濟為基礎的威嚇瀰除之後，勞動者有統系的受威嚇是不會有的。播閱蘇聯勞動法就可以看出這一點。領袖們——至少國營產業的領袖們——再不能把握經濟全權，再不能附帶把握政治的全權。受虐待的勞動再也不能一搖手就被辭退，而沒有救濟的方法；再也不能拋棄自己本來的產業而去

期待別的新職業。蘇聯並沒有一種關係使領袖為勞動者上的「主人翁」。下等的工資奴隸，現下變而為有經濟全權的公民了。

因為勞動有這種地位的緣故，他膽敢的批評他所選的組合職員，工廠管理員，與政府官員，他覺得這是他的國家，他的組合，所以他有批評他們的權柄。倘若共產黨員地方組合辦事處不好好作事的時候。他用他的權柄打倒他，用一個非黨員來帶替。

他們有許多地方——選舉會與各種的集會——可以發表他們。我們現在看看下面這些發表評的地方：工廠各部集會，工廠全體大會，工廠代表會，選舉委員會議，工廠委員會，附屬委員會，生產會議與生產委員會，「活動者」的特別集會，各產業組合的區大會或勞動組合省支部區大會。各產組合與勞動組合的全俄大會，與特別的示威與政治集會。凡未被選到高級組合辦事處的人，他還可以到組合各級——由工廠到最高級——的執行委員會與幹部各部去發表批評，這不過是組合由發表批評的地方；至於牆壁報

紙，各組合與聯合組合的雜誌，普通報紙內勞働者的通信欄——如蒲拉布達，在這裏勞働的可以批評托辣斯管理員。可以隨意詳查他們的管理員——全不在內，他們還選派代表到蘇維埃；還有其他各種的俱樂部，訓育班，學校等，在這些地方，勞働者可以訓練自己，為將來參與政治機關的預備。最末，他們有很多的交際組織與合作組織，這是在組合與政府的範圍以外，在這裏他們也可以發表意見。

由組合領袖的報告，演講，與談話，我們知道他們的政策，他們最大的旨趣是：喚起羣衆多多發表意見，使他們對各事明白清晰，教育他們做事膽敢；倘若能這樣，他們變為激進的活動的，有教練的，如此他們才能驅逐他們的領袖。在另一方面說：領袖實在渴望組合內的生力軍，他們竭力之所能充分的發展他。

我們還看見一件東西，這件東西就是組合報告的質問與自評的特性。在這些報告內，他們總是引出他們自己或他人沒有作好的事件。他們給大會報告內，他們很少藏匿他們的缺點。他們枚舉未執行的決案與命令。他們指出經營不好的組織的名字，與不敏於感覺羣衆的思想與需要的組織的名字。倘若訂立團體契約的時間費的太長，他們明白的說出來，並且舉出那個組合什麼地方犯有這種的錯誤。其實，蘇聯的自評，全球聞名。他們的報紙與報告，都滿了自評。他們時常的懲責他們自己的錯誤，承認自己的弱點。蘇聯的仇人將這些自評編纂成好些成本的書，其實這些材料，都不過是從大堆的自評的演講或報告內抄下來的。他們很坦白的客觀的研究特別的情形，為的是改良組合的工作。這裏有好些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摩魯維亞共和國勞働組合」所研究過的，在一九二六年他報告到大會：徵收會費制度，幾個地方組合的財政狀況，一九二六年組合預算案計劃的結果，規定工資指數的方法，一個地方牛酪油工廠內生產委

員會的工作，幾個合組內團體契約運動的結果，幾個糖業工廠內婦女工作的情形，婦女家庭傭工中訓育工作的結果。

組合的領袖在大會與會議的報告內，與組合領袖投稿在報紙的文章內，我們知道他們相信幾種使各國各組合困難的危險——如官僚化，忽略全體勞動者的需要，甚至於初級組合職員的賄賂與公款的侵吞與濫用。在這種情形將要潛入時——特別是在一九二三年與一九二四年——領袖們事先就攻擊他指出他的弱點。在一九二三年與一九二四年的時候，安格良夫 (Audveev)——鐵路組合的主席——寫「戰時共產黨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拘泥於外禮」寫「候選員單」有時未充分的討論付之選舉，寫勞動對於各種社交方面過於多捐助了。他與湯姆司基與其他的領袖，都已竭力攻擊了這種的趨勢，倘若以後再有這種趨勢發生時，他們還要繼續的攻擊他。

實際參加每日活動的組員的多少，可以表明組合的健全，氣質，與實存的「德謨克拉西」。在這一方面，蘇聯的組合在世界的組合中，要首屈一指。他們的報告常記載任重要職務的勞働者的數目，或在工廠內做幾種組合工作的勞働者的數目。這統稱之爲動作者，在某工廠內，組合一個團的勞働者，叫作「活動者」。他們包括很多剛說過的勞働者——工廠委員會委員，附屬委員會委員，徵收會費者，代表，選舉員，互助社職員，各部代表。但是他們不包括組合內的區，省，與高級辦事處得薪水的職員。

依照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的報告，代表六百八十萬組員的組合內的「運作者」的數目如下：

工作的數目	有是項報告的 組織的數目	這組織內運 作者的數目
工廠委員會與地方 委員會選的委員	四六, 二九九	二二二, 〇七二
工廠委員會與地方 委員會下的		

附屬委員會：

工資爭議	三〇,三一五	六二,三一七
勞働保護	三二,四三九	一二三,九一八
訓育	三二,六五七	一八五,〇五〇
生產	一八,一〇一	一〇七,二六六
稽核	三五,二二二	一〇七,四九七
各部局與各部委員……		二二,二一三
工廠代表會委員… …		三〇八,〇六七
徵收會費者… …		一九三,四〇八

運作者的總目有一百二十萬，其中當然有點重複。蘇聯一千萬組員中，運作者的總數或者可到二百萬，倘若俱樂部，互助社與生產會議的活動者都算在內蘇聯的勞働者有百分之十到二十五可以放在「活動者」的級內，這要看組合的性質怎樣，他組員的知識程度怎樣，組合工作的能率怎樣。蘇聯組合的運作者的百分數，逐年增加。

在美國組合的工廠與初級組合機關內，隨意參

加活動的勞働者的數目，恐怕不到百分之二。其實赴會的也不能超過百分之五到二十。當然，遇着特別事件危急的時候，有較多的人赴會。但是這很難給他們這「活動者」——如蘇聯用這字的意思——的名詞。美國的組合似乎沒有計算他們活動的組員，也很少鼓勵他們參與更多的活動。工作多半是得工資者做，互較進步的組合內，也祇有很少的勞働的幫忙。當然我們要記住：無論從那一觀點看出，美國的勞働者總是富於個性的，蘇聯的勞働者總是世界上「社會思想」最深的。

蘇聯的組內有在某工廠某地方最活動的動作者，他們時常招集會議，以鼓勵他們的工作。我記得紡織業勞働者在莫士科省本部招集一個這種的會議。他們討論許多的問題，交換各人的實際經驗。他們幾個議決案還在我的記錄本上：

「還要使更多的勞働者參與組合的日常工作，工廠全體大會的議決案應當使他更有權力。……發展羣衆工作最好的方法，是由各輪班勞働團體與

各部勞働團體入手。較小的勞動團體應當常有集會。」

「臨時『管理委員會』的組織應當增加，以幫助生產工作。工資的增加應當與物價的減低，生產率的增加，理性化的進展，與羣衆生產相齊並行。

鄉村勞働的中的教育工作，應以家庭爲中心，此事歸工廠委員會管理，工廠委員須管理是否有工廠報紙『家庭演講』，廣播無線電，高聲演說。鄉村內應多有「紅屋角」。

蘇聯內小國籍的民族中，教育工作應當加緊，特別是打倒文盲與預備以各小國文字所寫的分籍。」

這些勞働者建議勞動組合在各方面的工作。他們運作者的先鋒隊，來學習新方法改良他們自己的事業，學習新策略鼓勵其他的勞働各加入更建設的工作。

活潑的新份子

敘述勞動者參與組合的工作時，還有一點應當注意，這點就是：許多新勞動者，加入組合工作。這些新勞動者，不管他們在甚麼地方——俄國合美國——不是掌職務長久的舊團體沒有這團體，通常的官僚化。蘇聯工廠委員會內新委員數目，是一個頂好的證據，證明組合的低級組織是最敏捷最活動的。在第四章內，我們看見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就職的工廠委員會委員，有百分之六十五是新當選的。在紡織業組合內，工廠委員會委員的百分之七十一，七是新當選的，這是令人嘆美的事。有這許多的敏活的新份子加入低級組合的組織，當然這是組合內「德謨克拉西」精神健全的象徵。

高級組合機關新當選委員的百分數，也差不多有低級的高。例如：一九二七年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的委員中，有百分之五十五，三，是新當選的，各產業組合中央委員會的百分數，到百分之六十八。在中央委員會的幹部二百十人中，有百分之五十六是新當選的。省產業組合支部的行政部內，新當選的

數目是百分之六十五。省支部內最高的職務——主席與秘書——人常想這是最容易連任的，但是一千三百十五人中，五百四十八人是新當選的。這一切的數目表明在組合的各級組織內所加入的敏捷的新能力。所以蘇聯組合內的攻擊官僚化，是繼續進行的。組合看為是一種學校，新委員在這裏學習參與實際的社會建設。

這章的末尾，我們引用施特龍 (Anne Lovise Strong) ——她是一個美國人，住在俄國多年，她特別注意組合的發展——的一句話。她寫：

「世界上沒有一國，他的勞働者關於他們的職業與他們參與的產業，有自由討論之權。外國普通都是不相信自由討論權的，因為言論自由的幾種限制與其他政黨的禁止，使他們不知道這廣大的勞働生活——他們從來沒有夢想到的——敢發表自己的意見。」

自從革命以後，蘇俄勞働者盡量發表意見，比任何時期都發表的多。他現在變為——如湯姆司基

說——更有感覺的。他的需要多，因為他對權力，所有權，與統治有更大理解與感覺。他是統治階級，他已經知道了。他近於生活在產業的「德謨克拉西」的生活中，比今日世界任何有組織的勞働團體更近於生活在產業的德謨克拉西的生活中。

此
页
空
白

第十四章

文化教育事業

蘇聯所作的廣大的文化事業與教育工作，給到蘇聯參觀者一個最深的影響。在敘述一個城的組合時，討論工廠委員會與組合高級機關時，我們也經提及這文化事業。但是這題目是很重要的，需要更深的研究。

我們初與蘇聯組合接觸的時候，大概先要與這種的文化事業接觸。我去拜見烏克蘭偏僻鄉村中一個名醫的兒子，我到他的家內看見這青年人，他是地

方政府財政部的勞働者，也是他辦公處內文化教育事業委員會的主席。他告訴我說：他爲辦公處委員會主席所委任，擔任文化教育的工作，這是因爲他在革命前與革命後有一個私人的好圖書館，也因爲他知道的書籍很多。他爲蘇維埃勞働者地方組合設備了一個圖書館。全國組合教育部給他許多的教導，常助他用低價錢買了幾百部書。他組織了「討論班」，討論勞働者有興趣的題目——戲劇，狩獵，間格紋的細工，經濟學，冬季游戲等。他們設備了一個閱覽室，他定購了二十五種普通雜誌，與專門的，組合的，與政治的雜誌，這些雜誌都是勞働者最感有興趣的。

在這居民一萬地處偏野的市鎮內，由這個非黨員辦公處勞働者的地方，我知道隣近各組合這種文化教育事業的活動。我參觀他們的勞働者中央俱樂部，在這裏備有演戲，音樂會，電影與演講等。我參觀他們的「紅屋角」，在這裏他們學習音樂，合作，針線工作，與烏克蘭的歷史。他們討論班討論組合的方法，個人衛生，與廣播無線電的用處。我注意他們這

樣啟導這一班在革命前差不多不識字的勞働者的思想。以後，我看地方辦公處與組合本部的牆壁報紙；我又赴地方組合議會幹部的會議；在這裏他們討論送到勞働中學候補員的資格。這種至少給我對於蘇聯組合廣大教育全景的開始的一瞥。

過幾星期之後，我完全明白了這種工作的意義了。領袖們與教員們告訴我說：這種工作最大目的，是給勞働羣衆一種必需的教育。有的勞働者經歷過革命的奮鬥，他得着了政治的與社會的教育。但是他也許不識字，不知道普通的健康的理論。所以他需要組合的教育，補充他的缺欠。他需要訓練完全的人格，不只是增加一點政治知識就算完事。他需要美國人所說的「成年人教育」。在另一方面，我們看見無經驗的鄉間幼年與鄉間勞働者，他們有一次由田間到產業的中心來。他們設有如其他勞働者一樣的革命的背景，所以他們是「時事班」或「經濟班」的候補學生，他們必要變為「有政治知識」的人。還有一種老年勞働者，他們比較的落後與隔離，「因為他們家庭是在鄉

間，不在辦理教育事業的工廠的附近。他們的需要與別人不同。以後還有幾十小國籍的組員，他們需要用他們自己語言教授的班，用他們自己話言寫的課本。在這些人氏中所做的文化發展的大事業，在這叢書的別部內細述。

俱樂部

讓我們來看幾個組織，在這些組織裏蘇聯勞動者參與教育與遊戲的活動。第一是俱樂部。在每一個大工廠或小工廠內，差不多都有一個俱樂部，或數工廠有一聯合的俱樂部，或一俱樂部歸於勞働組合或產業組合管理，或屬於勞働宮。在閒暇的時候勞働者在這俱樂部內讀書與遊戲。他們在這裏學習怎樣處于團體與社交的生活內。平常的俱樂部都有：集會室；課室，為各種的演講與討論班之用；小食舖或食堂；臺球與遊戲室；休息室；有時有體育館與兒童室；圖書館與閱覽室或有醫士護士看病室；戲劇或電影室；

這或者與大集會室分開。很多的俱樂部備有廣播無線電，差不多每俱樂部有列雷屋角。

● 俱樂部的行政部是由本俱樂部會員所選的人員所組織的，這俱樂部對於組合的組員是公開的。這部設有一秘書，一委員擔任文化教育事業，一會計，在較大的俱樂部內，並設有特別委員擔任戲劇，討論班等的事務。

你在每天晚上來參觀這俱樂部時，你看見這一切的房間都滿了人，無一間空着。Gelizer（大歌舞家）或者在戲院內獻技，Blue Blouses（蘇聯勞働者戲劇運動的委員）或者表演一個戲劇。小課室內都滿着人。遊戲室內也滿着俄國近幾年來新發明的戶內遊戲，廣播無線電也供獻他的一份。

夏季各種的設施仍不減少。勞働者到他們的夏季俱樂部，公園，或競走場去。基輔（Kiev）一個公園的正面，前富商別墅的後面，在門上我看見『同志，來到你們的文化中心。利用閱覽室。』這是本地方化學工業組合的夏季公園。在基輔地方，金屬業組

台，教育業組合及其他組合設有更美麗的公園。莫斯科有九十幾處這種的處所，在夏季每晚都開着 其中最好的幾處，是金屬業，紡織業，市政勞働者組合的公園。他們給幾十萬的勞働者備有露天演講，音樂會，電影，遊戲，合作茶肆 與圖書館。

這些處所中最好一個，是「蘇維埃勞働者組合」的新式建築的夏季公園。他供這組合的十六個俱樂部之用。這公園在白天供組員的妻子與兒女們遊玩，工作時間完畢之後——下午與晚上——供給每人遊玩。每星期有二萬五千勞働者至少遊玩一次。在這一個公園內，他備有覆以青草的足球場與聯合足球場，與競走場，此外還有下面種種的設備：公開電影，幾扣布錢的電影，閱覽室裏面備有書庫，新出版的雜誌與幼年勞働者的特別牆壁報紙，樹蔭下的游泳池，兒童的遊戲室，棋室，美術遊戲的亭閣，歌詠隊，兩個樂隊，露天咖啡店，滾球場，武術場，木槌打球戲場，籃球場，墜球場，網球場，角力場，及其他遊戲場所。在星期六的晚上，青年勞働者到郊外去旅行，在近城

的鄉間渡過他的星期日。這是一個組合組員的生活事，這種生活在革命前，只有富商貴族的公子小姐們才敢夢想的。這裏有一點最堪注目的事，此就是：井井有條，紀律森嚴的精神，與兩性勞働者間真實的自然性與及敦厚的友愛的聯合。裏面沒有半點的爭擾的現象。這是我們所參觀的許多俱樂部中的模範俱樂部。

遊 戲

近幾年蘇聯在體育方面大事振作，這夏季公園就是一個例。體育工作多半是組合擔任，全國百分之九十的體育俱樂部，為他們維持，全俄勞働組合中央會議從前宣佈過體育遊息日，現在他與體育社合作，辦理這遊息日每年的事宜。這遊息日多半是組員與組員的兒女們參與——如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三萬粗糙的青年勞働者在莫斯科列隊而行。全國有三十五萬組員參與體育的工作。十五萬組員也經

是體育討論班的會員，其中有百分之六十加入柔輦運動，百分之三十五足球，百分之三十四體操。這加入討論班的組員，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婦女。其實，有幾種的遊戲，婦女參加的人比男子參加的多。

在每個城市與市鎮裏面，你差不多可以看見運動場與「水場」——遊船俱樂部與泳游俱樂部。沿這莫斯科河，走過「紅十月」糖菓工廠，你可以看見「莫斯科省勞動組合議會」的船場。各組合的組員在這裏盪槳，遊船，與泅水。乘小汽船，駛到河的下流。你看見行組業組合，無屬業組合與其他組合的「水站」，游泳導師在指導組合內健強的青年學習游水。

走遍全國，你不但看見這些「水站」，你並且看見供遊戲的公園或場所，與許多正在建築這裏場所的地方。列甯格勒內的「列寧公園」剛才竣工。「莫斯科食料品組合」「莫斯科勞動組合議會」近來也竣了一所很大的公園。從這看來，蘇聯在革命以前，可以說沒有為兩性勞動者所設備的遊戲或運動。

『紅屋角』

『紅屋角』是工廠內，工廠分部內，俱樂部內，勞働者合作食堂內，房屋內，學校內，組合本部內，勞働者憩息所內的一間房子或一間房子的一個房角，在這裏作如俱樂部一樣的教育工作。工廠「紅角屋」常爲工廠委員會教育附屬委員會所管理。他的目的是所有的教育工作接近組員——會員與非會員在俱樂部。「屋角」供給板報，雜誌，書籍。對一班不識字的勞働者，他與他們談話，將書報讀給他們聽。勞働住在離工廠遠的鄉村內，他在鄉村圖書館或鄉村閱覽室開設一個「紅屋角」；使遊行戲院，電影與演講到他們的家庭附近去。這種工作在由鄉村來的季候勞働者中更爲重要——這種的勞働者在製糖業與礦業組合（泥灰勞働者）中最多。在地方遙遠與人民稀少的地方，如卡殺喀司坦（Kaeakstas）巴士客爾亞（Basbkivia）中亞細亞等地也很重要。

在這「紅屋角」內如在俱樂部一樣，我們可以

看見各種的討論班，討論上屆「勞働組合大會」關於保護幼年的議決案的各點。自從唱生產率提高的聲浪以來，生產與專門問題是「紅屋角」內所討論的題目。還有其他幾百的討論班，討論關於體育，政治，攝影術，戲劇，文學，雅嗜於一藝人的廣播，外國語言，雪鞋，航空學，列寧主義，角力，自然科學，農村經濟——這不過是討論班所討論的各種題目的一點樣子。

圖書館

組合的圖書館也必需提及。「勞働組合議會本部」內有勞働者中央圖書館，中央委員會與省組合支部內有通行圖書館，俱樂部與大工廠內有圖書館，「鐵路勞働者組合」有幾百個中央圖書館，三千個通行圖書館，與俱樂部圖書館。莫斯科有一個圖書館，牠是省組合支部圖書館的模範，這圖書館有城內從事於組合教育工作的一萬勞働者用他。其他任何組員也可用他。他如同別的圖書館一樣，梯階上都排列着圖

表與行書的訓言，告訴勞働者怎樣做研究的工夫，怎樣讀書得到最大的利益，建議做夏季文化事業的兒童工作的書目，「怎樣利用你的暇時」，勞働組合的發展的圖表，與每日裁剪下的新聞。「問答箱」是這圖書館一個最流行的東西，圖書館員預備回答各方面的問題。

遊行參觀團

還有一種很興旺的團體，這就是「遊行參觀團」。在夏冬各季的時候，全國都滿着組合遊行參觀團。遊行參觀的火車費減少。他們有各產彼此，各工廠彼此的參觀。（有的工廠俱樂部備有特別的展覽，指出生產的方法。當然凡沒有這展覽的工廠的勞働代表很切望參觀這種的工廠。）我還見有船的參觀，城市彼此的參觀，工廠與鄉村彼此的參觀。工廠與紅陸軍隊彼此的參觀，與鄉村的參觀，他們還到幾百種近年來創辦的陳列所的小參觀——美術，健康，烏有生活，

進化論，勞動保護，器具，社會衛生，革命等陳列所；這不過只引出幾個例子。莫士科一處，就有五千餘這種的陳列所。幾是一個俄國勞動者，而未參觀一個陳列所的，是一個稀少的怪物。由一城到別一城的參觀，多半是在假期內，例如：在耶穌誕生假期內，列寧格勒與莫士科要交換五千組合參觀者，其中有好些從來沒有離開過他所生長的城市。

與參觀陳列所及參觀城市有關係的參觀，是戲院的參觀。組合平常有戲劇局，組員可以在這裏買減價票——半價。凡到蘇聯來遊歷者，他們看見許多勞動者都擁滿了戲劇場與戲院。這是因為組合給他們特別優待減價的緣故。列寧格勒一城的組合，每年分二百五十萬減價票給組員，照計算這數目有全城戲院座位的百分之四十。

平民教育

革命以前，多數俄人不識字。組合是第一個機關

有平民教育的工作。他們工作得有很大的成效。一九二二年內組合勞力勞働者中。有一百萬不能讀書不能寫字的勞働者。例如：在一九二一年礦業勞働者中有百分之五十不識字，林業勞働者百分之五十，農業勞働者百分之八十。到一九二六年，數目大大的減低了：礦業百分之四，林業百分之六.五，農業百分之十八.四，這些不識字的人中，多是組合的季候勞働者。季候勞働者由鄉間來，在工作的季候完畢之後又回到鄉間去。他們很難有機會進入學校與組合所設備的班。在一九二六年金屬業內不識字的勞働者減到百分之二，化學工業減到百分之六，建築業減到百分之五，有的組合簡直完成了他們打倒文盲的工作。

文化教育事業上的幾個統計

文化教育事業上重要的統計很多，現在我們把他縮短為幾行，並把二十三個產業組合的分開的統計完全拋開。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的縮短的統計如

下：

全國各產業組合所開辦的俱樂部，三千二百七十處；聯合勞働組合所辦的有二百六十處；各產業組合合辦的有七百八十處。這總共有三千六百〇八處，其中三千四百八十處報告有會員總數一百十五萬八千五百十三人。這表明會員較一九二六年一月增加十四萬人。

俱樂部內的討論班有二萬二千八百十二班，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一班報有會員五十八萬三千四百三十八人。二萬二千八百十二班中，有二千五百是體育班。

初級組合組織與「紅屋角」內的討論班有五萬一千九百三十一班。其中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一班報有會員七十四萬六千五百人。所以有報告班的會員總數有一百三十二萬九千四百八十人。

俱樂部內的圖書館有三千二百三十四處，其中二千九百六十六處有閱書報者一百十八萬四百五十五人。

聯屬於下級組合機關的圖書室有一萬三千二百五十五處。一萬八百七十五處報有閱覽書報者八十七萬四千六百〇五人。所以全國組合書館總數一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九處。閱覽書報者總數二百萬。

「紅屋角」的總數是二萬六千七百十三處；鐵路勞働者，政府書記，金屬業，食料品組合所組織的機關內最多。近兩年來全組合的「紅屋角」大大的增加。

教育事業的種類

組合大概分教育事業爲政治，組合，專門教育三種。實施政治教育的第一種方法是「羣衆方法」，他用各種的方法，使最多勞働者，得着政治知識。領袖給關於「國際形勢」或「蘇維埃政府的內部形勢」的報告，是這種方法的一部，其他還有演講，討論，換班中間的集會，全體集會等，討論各種政治與半政治的題目。

還有一種所謂「美術的表演」的方法，也是使勞動者得着政治知識。他採用各種方式：如戲劇表演，電影，活動的報紙（在戲台上表演最近的新聞），牆壁報紙與佈告上的文章，對於更高級的勞動者，政治教育在討論班與班內實施，在經濟學，俄國史，「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實行」的班上都滿了勞動者。

所以「組合教育」只涉及與組合工作有密切關係的狹小的題目。這種教育也採用上述的方法。當然，他是要全體勞動得着平民教育。他不論及抽象方面的事情，論及組員每日的須要與經驗。例如：當團體契約要討論的時候，「廠內舉行全體大會或代表會，組員事前從這裏得知團體交易的根本要素。參與徵收會費的勞動者，對於組合的財政，得着一點初步的認識。在企業的各种委員會內，勞動者參與組合的工作，由此他們對於組合的諒解增多。但是對於一班新組員，季候勞動者，與由鄉村新來的農夫，在他們未加入組合以前，他先給他們對於組合有相當的認識，如給他讀許多的文，與他們談話，討論關於「爲什

麼加入組合」與「組合能做些什麼保護你的利益」的問題。

凡對於組合特別有興趣的勞働者，入訓練學校學習組合主義。許多工廠內沒有「勞働組合教育」訓練學校。這種初級學校有歷時四五月的課程，每星期上課一次或兩次。由這裏提出來的「活動者」，教授他們更高級的課程，期限是由三月到兩年，用這種特別教育是造就將來有用的組合領袖。鐵路，煤鑛業，紡織業組合沒有這種的學校，歸全國組合管理。在省或區內亦有這種特別的學校，為某組合內將成為領袖的組員所設備。一九二七年秋季在莫士科開設一個三百勞働者的「畢業」學校，授兩年的課程。這都是省內高級組合的勞働者。學校的經費半為「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所供給。半為將要得此學校利益的各產業組合所供給。

勞働者「專門教育」更為重要。在組合的生產工作一章內已論及。每工廠內我們見有半工讀由十六歲到十八歲的幼年勞働者，入專門學校。這種的學校

之外，還有為特別產業而設的專門學校，如莫士科的紡織學校，他供一個棉業大托拉斯內所有的工廠之用。這種學校，是造就幼年勞働者，成為將來的專門技師與工程師。

經 費

這教育事業的經費有幾個來源。第一，來自產業。在托辣斯與組合契約內，托辣斯准許供給組合教育經費的一部——每月工資總數的百分之一。第二，來自組員會費，每區或省組合支部每年保留百分之十至十五的經費為教育基金。全國組合，勞働組合，與全俄組合中央議會也有特別的教育基金。

有幾種教育的經費——如俱樂部的建築——來自政府。例如：烏克蘭的金屬業組合，在一九二七年用二百五十萬元建築一新俱樂部：這經費的一部來自托辣斯，一小部來自地方組合議會，一小部來自地方政府庫內，一小部來自烏克蘭政府，一部來自蘇聯

政府，一部來自全國組合的文化事業基金。當然這是一個例外。照平常的慣例，各種教育事業的基金，多來自組合的錢庫。

出版物與雜誌

我們看見組合從事於平民教育工作，這種工作使雜誌與報紙一天一天加多。組合發行所自一九二二年七十八所，加至今日二百餘所。組合——由中央委員會，地方組織，或勞働組合——現在發行二十三種報紙，刊行九十萬份，九十種雜誌，刊行八十萬份。這是幼稚的勞働運動一種光榮的表示。在莫士科一處，發行九種報紙，四十種雜誌，這雜誌多半是全國組合的雜誌。

「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刊行：生產雜誌，諷刺雜誌，關於俱樂部工作的雜誌，二百五十頁的科學與文學上的組合問題的月刊，日報每日七萬五千份，用四種方言寫的新聞日報，及其他與他組織共同

刊行的許多雜誌。

組合雜誌最顯著的發行者是：「列寧格勒勞動組合」，他刊行週期公報，附圖的生產會議雜誌，列寧格勒勞動者（二十頁附圖的半月刊），與統計公報。「莫士科勞動組合」刊行莫士科無產階級（附圖畫的月刊）文化前線（專門論及文化教育事業），Blue House（為雅嗜一藝的組合演員所預備的），勞動保護，與一份最精緻的統計雜誌。

二十三個產業組合都刊行組合雜誌。這些雜誌都是署名的雜誌。要看時都要花錢去買。所以他的流行如何，可真實表示這雜誌的是否孚衆所望。加之他的書價很高，有的甚至三十扣布一本，如此他才可以自給，不必靠組合的經費。鐵路組合有最多的組員——百分之三十七——用自己的組合書報。他的日報Goodok 嘯聲每日刊行四十萬份。郵電勞動者，藝術業，製革業，教育勞動者，印刷業與紙業組合，有百分之七十二的組員，用自己的組合雜誌。

組合的日報

有幾種組合的日報是應當特別提及的。勞働 (Trood) ——「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的機關報——是斯干的那瓦(Scandanavian)勞働者代表到俄國來的新聞，通信員的報告，新機器的新聞，戲院的新聞，與書籍的新聞。牠每星期有一個特別增刊，登載一期不能完的長篇小說，或幾篇短篇小說。每星期還有一種特別的增刊，在這裏登載一兩篇關於二十七種鐵路制度的一種。這報紙的別欄載有農夫問題，合作社，航空學，與「黨的生活」。又有一欄叫「嘯聲所幫助的」。這欄的目的是要登載勞働者關於他日常工作上任何抱怨的事情然後這報紙並幫助他。這種抱怨的事情，如一個遙遠的鐵道市鎮的勞働者批評勞働者的住處太壞，或地方醫院不良。或者是幾種特別的事情，這種事情的管理不良。嘯聲的讀者將這種情形通知報紙，這報紙在輿論上盡力的幫助他們，直到這種的情形改良了。當然勞働者通信員應當先拿

這些情形通知報紙。

還有一種蘇維埃勞動者組合所刊行的四版的日報，名曰「我們的報紙」。他登載普通的新聞，或者關於中國的內亂，或德國的罷工。社論多半是國際形勢及勞動階級全體利益等的題目。或者有一全頁登載佛拉德米亞(Vladimir)省組合支部給中央委員會的報告，或一長篇論及「合作社內簿記法的機械化」。有時有很多的題目論及「政府機關的理性化」。對於這題目這組合——多半是政府書記所組成——是特別有興。一份四版的報紙，世界上勞動組合惟一的日報，除開法國的民報(Lepeuple)——這雖是法國勞動同盟的報紙，但是很像普通的報紙一樣。勞動每日發行七萬五千份，分發到莫士科城各大城市及幾千組合的圖書館，閱覽室。全國組合活動者都看他，他的新聞多是蘇聯的或外國組合運動的新聞，他不想要為 Prardof 與 Izvestia 日報及其他政府與共產黨所發行的流行很廣的大報紙一樣，也不想望要與他們比較，在一份勞動的樣子裏面，第一版是關於組合

問題的社論，接着是中國組合受打擊及奧大利亞 Australia 與阿根廷 Argentina 罷工情形的新聞。還有蘇聯各部的組合活動的新聞與去年蘇維埃產業生產的新聞。還有許多特別的新聞關於下列的事項：勞働者俱樂部者所須要的戲院，波耳多瓦 (Poltava) 勞働者的合作社，列寧格勒與莫士科組合的足球比賽，工廠專門學校，克利米亞 (Crimean) 療養院社會保險部，勞働交易所的工作。還有特別的幾欄為戲院新聞，讀書雜記，勞働者書信，托辣斯與工團者的新聞，組合佈告，會議與集會的報告。還有一種很重要的流行很廣的四版的鐵路組合日報——嘯聲，上已述過。一九二七年夏季一份樣子上有一篇社論，論及鐵路勞働者在運輸上面的地位，很有趣的。這以後，或者有半頁的短篇文字，題目標這問題號「湯薄夫的工廠內·誰是最好管理員？」凡這城內的合作社或政府的管理員的美德，敬仰他的人在這欄內把他描寫出來——這是能振作鼓勵管理人員的。他如別的報紙一樣，也有圖畫，諷刺畫，與畫片，使報紙易於閱

覽，爲大眾所歡迎。

每日的日報不必要郵局郵寄，他們只把報紙打成一包，送到各城各鎮工廠或辦公處的報紙委員處，勞動者每日可由這裏看報紙。若他病了或不在作工時，他們再想別的方法的送到他家裏去。這報紙不登載廣告，所以定閱的特別多。

組合的雜誌

蘇聯有兩個最好的流行很廣的組合雜誌，這是莫士科勞動組合議會與列寧格勒勞動組合議會所發行的。莫士科的雜誌——莫士科無產階級——是一個五十頁的週刊。我得着一份樣子，上面載有：「國際合作日」的文章，莫士科產業建產的記錄，「失業及與保護貿易主義的鬥爭，紡織業組合教育事業的畫片，家庭合作的事情，一頁蘇聯與國際的照片，「問答」。頁，日本勞動者的生活，一頁標題爲「幫助你利用假期」(附有一張畫片上面有幾個工廠女子教鄉村農家婦

女的書，這鄉村是歸他們照料，他們用兩星期的假期在這個地方)六張製革工廠的畫片，接着描寫他日常生活的情形，莫士科廣播無線電展覽會的畫片，怎樣不用領袖來舉行一個遊行參觀的教導，遊戲與運動欄，勞働者的通信，憩息所的畫片，運動夏季工作的記載，牆壁報紙與社會保險的關係等。

列寧格勒的雜誌名之曰列寧格勒勞働者我得着一份樣子，他是印刷清楚可讀的雜誌，上面登載：一篇關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列寧格勒工資的文章，各組合的記事，西北地方礦業組合大會的事情，一篇避除意外災難的文章；這以後有短篇小說，詩，勞働者通信，金屬業工廠青年勞働者身格查驗的畫片，無線電欄以答覆愛好無線電者，高加索 (Caucasus) 勞働者夏季療養院的畫片，一篇憩息所觀衆台的文章，列寧格勒組合所有的五十隻遊艇的畫片，俱樂部內專門班的事情等。

勞働組合的雜誌不說了，我們現在來說各產業組合的雜誌。各產業對於廣泛的社會，政治，產業，藝

術的事務——組員對於這些是很有興味的——也一樣的留心一樣的注意。他們要使組合近於勞働讀者的日常生活，但同時亦要讀書對於更廣大更重要的事情也有幸趣。有幾種產業組合的雜誌的樣子如下：

「紡織業勞働在之聲」是一份六版的每星期刊行三份的小雜誌。（他快要變為刊行六萬五千份的日報。）一九二七年夏季的一份樣子上面，登載：關於新收獲的一篇社論，接着是一副諷刺圖表明「收獲同志」驅逐跳跑的驚嚇的大胖人「資本 東京(Tokio)維也納(Vienna)倫敦(London)勞働運動的新聞，薩科(Sacco)與凡則剔(Vanzetti)的外篇新聞，「答覆收公款人」欄內地方組合給航空的捐款單，一篇「我們怎樣減低價格」的事情，兩織機制度與三織機制度的討論，薩馬爾康德(S. markand)絲業工廠的畫片，一個失火的故事。標題為：「謹慎你的工廠」，並寫着一個大絨業工廠有十一萬五千元謹防火燭紅經費，國際合作大會的新聞，在布里翁期克(Briansk)組織紡織業組合的，經驗的事情，參觀的記憶，勞働

者憩息室內「屋角」的紀錄，工程與專門部重選的新聞，有工廠內最好美術創作家比賽的消息。從列寧格勒有得特別的材料：關於勞働者的新建築，與地方公斷局的事情。再一頁上有關於青年先鋒的報考，兒故事，一篇關於怎樣幫助沿街流落者的文章，裏面報告一個工廠怎樣為這種的事務捐有一百五十元。以後還有一個老年革命家——厄勒科夫加工廠的一個紡織業勞働者——的死的故事，遊戲的記錄，組合籃球比賽，紡織業勞働者得着射標比賽，——莫士科勞働組合中央議會所舉行——的錦標。以後還有一個工廠管理員的新聞，他因為僱他的戚友沒經過勞働交易所而被辭退。最後還有無線電，棋，勞働者通信，及書籍等欄。

從這些報紙的各篇內，我們可以看見蘇聯勞働者的生活的橫部面。這些文章與敘述都是很短的。他們利用許多例證來敘述與呈現這些新聞使讀者更易於明瞭。

我們再簡略的看幾種別組合的雜誌，糖業勞働

者是這組合的雜誌。牠內容有幾篇關於生產的論說，很多的畫片，包括那些組員體育的畫片。他有青年欄與無線電欄。公共的備辦伙食者是「民家食品勞働組合」的一本附圖解的雜誌。我們提起第一頁，在封面上有一個大畫片，內有一個滿面鬚鬚的農夫，在合作咖啡店內拿起茶碗飲茶。這咖啡店的勞働者，當然是這組合的組員。以後有模範廚房的畫片與事情——例如伊非諾夫，佛斯勒孫司克的一個廚房，在店內或公共食堂內為幾千勞働預備伙食——關於支付的標準的文章，的威爾（Tver）俱樂部的工作，全世界的畫片，「我們的生活」欄，省本部內組合法律局的畫等。

『醫事衛生組合』雜誌有療養院與憩息所欄，婦女欄，及關於為組合勞働者所新建造的建築的論文。他還有關於俱樂部內戲劇表演與紅十字會工作的論文。「化學工業組合」的雜誌有譏諷文章與組合與勞働階級的新聞。「製紙業組合」的雜誌也有許多。組合各機關的畫片；運輸無產階級有遊戲一欄，俱樂部文

藝工作的論文，滑稽欄。鐵路勞働者引用許多清楚的例證，他是一份很適宜於俱樂部與閱覽室的報紙。鐵路勞働者看書報，比其他組合的勞働者多。他們的日報在前已述及。農業與林業組合有一份婦女農業勞働者。還有其他的雜誌如：農人，市政勞働者，藝術勞働者（一種銷售到本組合外最廣的雜誌，普通戲劇討論班與音樂討論班讀他的很多）礦夫，教育使者，建築勞働者，印刷者，金屬業勞働者，公共教師，製革業勞働者之聲。

組合的好幾種雜誌是鄉野勞働惟一的讀品。在較大的城市內。他們與售出架上的普通雜誌並駕齊驅，他們常在俱樂部，閱覽室，圖書館，憩息所的桌子上可以看見。這些組合雜誌不但使窮鄉僻壤的勞働者得着自已組合工作的消息，並且使他詳細的知道這個勞働運動的新聞及蘇維埃政府的事業與政策。

「牆壁報紙」與訪員

「牆壁報紙」是俄國革命後才有的。雖然全國的共產黨，紅軍，合作社，農人俱樂部，青年機關，與學校時常用他，但是在工廠，辦公處，組合本部內我們也可以看見他。他是一張大紙，上面載有：新聞，小說，笑林，畫片，諷刺畫，遊戲文章，詩，及其他勞動者——在一處的勞動者——能用鉛筆，墨水，印刷，或刷帚所能發表的東西。這種報紙是雅嗜一藝之人或合作的事業。所有的材料都是自家的，對於企業管理部或地方組合職員的鋒芒的批評是常見的。這些報紙的出版期不定，大概是由一星期到三月不等。

報紙的主筆是由「牆壁報紙訪員」所選舉出來的，經費由工廠委員會供給。在幾個較大的工廠內，這報紙漸漸的要變為普通家庭的報紙了，印出各種的樣式，刊行數千份。在這種的情形之下，他不是「牆壁報紙了」。他要成為分發很廣的工廠報紙。還有的工廠內，這報紙漸變為很美術的。在夏天的俱樂部內，在晚上人們看見這報紙飾以燈彩。有的「牆壁報紙」分裂為好幾份，一份為青年勞動者，一份為教育

股，一份爲圖書館管理員等。

投稿這報紙的勞働者，多半變爲組合報紙與組合雜誌——這些報紙與雜誌有勞働者通信欄——的訪員。嘯聲——鐵路組合的日報——由他二萬投稿的勞働者中一日平均得有六百封通信，爲專載這種的通信起見，所以另刊行一種四十頁的特刊，每次七千五百份。嘯聲有十個「特別組織員」，他們用完全的工夫，沿着各地指導這些訪員，教他們怎樣爲報紙作工。他國勞働者的報紙沒有能如蘇聯組合的報紙有這多的自願投稿者。這些人成爲普通訪員之後，他們的文體也漸漸通順了，在這時他們的稿件可以得着一點報酬。這樣可以維持他們的興趣。這些勞働者的通信是很可以代表磨廠，礦，辦公處勞働者的公意的。所以他能使組合職員知道勞働者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實際的感覺怎樣，實際的意見怎樣。投稿者是不受任何拘束的，雖然有人說有的投稿者被這地方官員所虐待。有的雜誌有數千這種的訪員：紡織業勞働者之聲有二千人，製革業勞働者之聲有二千人，礦業

勞働者有一千三百九十人，金屬業勞働者有一千二百五十人。農業組合的 Balrak 有五千人，建築業勞働者有三千六百人。但是嘯聲有二萬人，也是他們中最多的。照他們的統計說：蘇聯全國內有訪員二十五萬人，其中包括牆壁報紙，組合雜誌，普通報紙的投稿人。

組合的書籍

組合出版書籍與小冊子的工作也很重要。其中以「鐵路勞働者組合」出版的書籍最多。例如一九二六年九月，他出版三百七十七萬六千四百本書籍，以普通的小說及短篇小說為最多。他還有大本的書籍關於生產與組合問題的書籍。「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的發行所出版的書籍稍微少，但是他的書籍差不多全是關於勞動組合的題目。「教育組合」也有一個大發行所，出版教育方面的書籍，與課本，莫士科與列寧格勒的勞働組合，與烏克蘭勞働組合會議發

行幾百本關本組合方面的書籍。這些發行所所出書籍多半關於組合各種教育的活動，如討論班與班的袖珍書，俱樂部工作，夏季俱樂部工作，團體遊行參觀，勞働者戲院，自教，「怎樣提高你的資格」，圖書館工作等的袖珍小冊子。有幾種的題目樣式如下：「俱樂部的藝術工作」，夏季中的團體徒步旅行，「幫助戲劇討論班」，「勞働者訪員學校」，「組合在討論班的宣傳」。他們還有幾十種關於政治，產業，專門，與組合問題的書籍。總括起來，在一九二六年九月間，蘇聯組合發行所共出版了一千萬本書籍。這些書籍在全國普通書局與各組合本部書舖內都出售。

湯姆司基的評語

在湯姆司基——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的領袖與導師——的演說內，他對於組合的教育事業下了很透澈的評語。有這些演講稿子有些是編成了小本子，從這些小本子內，我摘幾個要點寫在下面。

湯姆司基說：在一九二一年我們開始建議組合要有教育工作的時候（在戰時共產黨衰弱的時期，只略略的有幾個演講，音樂會，與娛樂會）好些從前革命的組員「對我們發笑」。「當我們說到憩息所，俱樂部，樂隊，歌詠隊的時候，他們敬我們以帶譏諷的笑臉」。但是，現在這些勞働者都參與了我們一切的工作，因為他們現在知道這些工作對於組員是重要的。

這種工作是非常的困難，因為他是古今未有的東西，沒有一點先例可援。比方：德國的組合在簿記法與系統的組織上可為蘇聯組合的模範，但是在一九二一年以前，他在教育事業上一點什麼都沒有作，不能給俄國一點提示。蘇聯組員現在所作的這大規模的工作是開天闢地的第一次，是從來沒有人做過的。他們現是要嘗試，致於錯誤，以後大錯誤當然是不可避免的。

這種工作剛開始的時候，他們有一個爭論，爭論工作應當集中於那點：「教育抑遊戲」。湯姆司基說：這爭論是很愚笨的，愚笨的像爭論「我們應當吃飯呢

還是呼吸呢？」一樣。他相信這工作是應當相齊並進的，當注意政治教育，遊戲與休養也應當注意。組合的活動應當與酒肆房競爭，所以必定要給勞働者一個隨意的發展自己的機會。爲這緣故，俱樂部不當禁止跳舞——這跳舞是莊嚴的不實際的共產黨員所反對的。各項的遊戲是特別有價值的，他可以吸引無識的鄉間青年加入活潑的組合工作，這些青年不知道勞働階級的教條，他們帶到工廠與城市來鄉野的偏見與迷信。湯姆司基說：俱樂部是訓育他的地方，但是在這種的工作中，不可忘記列寧的話說：「組合工作時，重要的方法是勸服」。

他批評俱樂部所做的工作，他批評幾個不合宜的組合雜誌，最後湯姆司基結論說：『回想我們所反對的一切比較我們與西歐各國的工作，我們是有自赦的地方』。工廠，組合的技能，團體契約等或者不能使俄國內的他國人奇怪；但是全組合的活動，特別是這偉大的文化教育的活動，這是要使他們驚訝的。因爲在世界各國，沒有一個地方有：勞働者的整個社會

生活，很自然的很成功的建設在工廠內或他工作的地方。

蘇聯的勞働者現在剛開始這種遲緩的困難的工作。他們現在造就新的青年組合領袖，他們現在幫助幾萬的勞働者指導國家，與管理國家，他們前面是有重大責任的。凡是看過蘇聯組合組員工作或遊戲的人，沒有人能懷疑他們是確實能擔負這種重擔的。

第十五章

組合內的婦女與青年

婦女的地位

組合時常招集婦女集會，鼓勵婦女中的工作，他還用許多的方法使更多的婦女加入組合的生活與組合的工作；雖然如此，組合內並沒有特別設婦女部。工廠委員會常特派委員會的一個委員——常是婦女——管理婦女的工作。俱樂部內有特別演講時，組合為她們預備房間安置她們的嬰兒，至她們赴會的時

候。當然，組員這種的厚待，是保護婦女的法律普通規定以外的特別厚待。

一九二六年四月全國組合組員的總數中，有百分之二十五是婦女，百分數最大的是：醫事衛生組合，教育組合，食糧分配及住宅組合，紡織業組合，與被服業組合。一九二六年的女組員比兩年以前組員要增七十六萬八千人。但是婦女的百分數還是一樣，這是因為在這時期中男組員的數目也同時增加。

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各組合工廠委員會與地方委員會的委員中，婦女的百分數是十八.五。地方運輸組合最低到百分之四，醫事衛生組合最高到百分之四十八。女委員的百分數雖然增高，但是仍比總女組員的百分數要低百分之七。在我們參觀的幾個紡織業工廠內，我們看見婦女在工廠委員會內辦理公務：她們不但在多數的委員會內辦理公務，她們並且在所有的附屬委員會內辦理公務。西萊落花 (Maria Simonova) ——一個活動的勞働者，勞働保護附屬委員會的委員長——領我們參觀一個大工

廠。她在這裏工作二十餘年，從十三歲就來了。她比較從前女學徒的待遇與現在他們與男子平權的時候的女學徒的待遇。她告訴我們說：她的耳朵差一點被工頭扯下來，當她學習用紡績架的時候。這種的殘忍現在是不會有的——特別是西萊落花在這委員會的時候。

在特別想法鼓勵婦女興趣與活動的企業內，婦女的活動不斷的増加。例如：在莫士科最好的工廠區域內，工廠委員會的婦女，在一年內由一百二十五升到四百二十五，附屬委員會由三百五十升到八百四十四，工廠代表由三百二十五升到一千三百三十五。婦女特別適宜於為勞働保護附屬委員會——關於居住，合作，育嬰堂，醫院——的委員。但是她們參與生產委員會與訓育委員會的工作也不斷的増加。

省組合支部的行政人員中，婦女的百分數比工廠委員會低，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只有百分之十五·五。特別活動的婦女勞働者，或者在食糧分配與住宅組合——特別是旅館內的臥室使女團體——的省支

部內可以找出幾個爲行政人員的。在一個莫士科旅館內，我們與一個地方委員會的領袖談話。她是一個非黨員，她臉上帶有一道傷痕，這傷痕是一九二〇年白衛軍鞭打她監禁她時所留下的。她時所犯的罪是：組織了婦女勞動者。現在，她是很忙的，是一部份婦女組員的組織者與領袖。現在這些婦女組員證明他們活動的大成功。

「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所委任的三百十八位「指導員」中，四十位是婦女；在「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全國組合中央委員會，與省勞動組合內擔任很重要職務者，有婦女一千人。在組合的俱樂部工作內，婦女派有許多代表。一九二六年給第七次大會的一個報告說：俱樂部會員的百分之三十三是婦女，在俱樂部的行政部內，她們有百分之十九。在俱樂部的各部及各委員會內，百分之三十是婦女。俱樂部的討論班內，她們的百分數更高，百分之三十四·二是婦女。婦女多半對於體育，圖書館，戲劇，與文學班有興趣；但是她們在政治問題與組合運動討論班也有許

多的人。

在專門班內與附屬於工廠的組合學校內，婦女的數目不斷的增加。當然婦女與男子有同樣的權利加入任何的職業——在革命前這是禁止的。全國工廠組合學校內，婦女學生由一九二三年百分之十三，增到一九二七年百分之四十。

因為婦女資格較低的緣故，她們失業的人數直到今日，還比男子失業的人數多。在一九二六年各組合的女組員有百分之十六失業。有幾種職業內，有更高的百分數失業，但是同時很少有男子失業。因為婦女資格較低——男子的技能與訓練較好——工資分類的低類勞動者，婦女的百分數較大。但是她們現在有許多人學習專門課程，這可以提高婦女的工資額。

現在有許多婦女由組合工作學校升擢到廠業內經濟行政的職務：這可以證明婦女的參與組合生活是在增加的。在一九二三年組合的報告說：由機器擢升較高職務的人，只有百分之九·六是婦女，在一

九二六年，婦女的人數高到百分之二十二·三。這年內，工廠內擢升為工頭者，百分之十七·八是婦女；升擢為工頭而帶有青年學徒者，百分之二十是婦女。由女組員升擢到管理員或副管理員的人數，也在增加。

近幾年來組合委任婦女為工廠或別機關的監查委員的數目，也在增加。她們在勞働者住所，憩息所，幼稚園，褓母所等職務上特別是適宜。

回想昔時婦女的情況，我們必定要承認她們現在的情況與地位大大的改變了。從前在同一樣的工作上，她們比男子的待遇壞，工資比男子低，倘若因分娩而三四日不到，她們即被解雇。有的就在機器傍邊分娩——如同帕舍易克的母親們，她們沒有育嬰堂，醫院，特別飲食，夜晚休養室，社會保險，公共廚房。倘若女勞働者要求組合的幫助，她即刻驅逐出工廠去，被視為「不知足的激動者」——這正如今日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西維基尼亞(West Virginia)俄亥俄(Ohio)的煤礦處一樣。現在這些困苦，不過是

回憶中的痕跡，女勞働者被她國家的法律——世界上勞働法最先進的國家——保護，她現在在組合內在蘇維埃內與男子並駕齊驅。

青年勞働者

青年勞働者十六歲時入工廠為半工半讀的勞働者，此時他可以加入組合。他在組合內有選舉權，到十八歲才有被選舉權。

用了特別的方法，引青年勞働者加入組合，鼓勵他們參與活動。工廠委員會常有一個專門擔任工廠內青年工作的委員，他鼓勵青年勞働者為附屬委員會的委員，辦理他們有興趣的工作——青年勞働者的保護，運動，戲劇，及各種教育的工作，

在組織完善的工廠內，俱樂部設有青年部，二十三歲以下的青年勞働者都可以加入——雖然十八歲以上的勞働者，可以轉到成年部，但是他們願意加入青年部也是可以的。

青年部的工作，由青年勞働者所選舉出的青年局辦理。他爲他們組織分開的討論班與班，如政治，遊戲，與揀業等問題的班在俱樂部內，每星期設有一個「青年日」。俱樂部爲青年勞働者常備有一個特別房間，俱樂部的圖書館員收聚許多兩性青年所需要的書籍放在這房間的書架上。

這一切在青年中工作之結果，使許多青年加入服務地方委員會與工廠委員會。全體「運作者」中，百分之十五到二十是二十三歲以下的青年勞働者在組合大會內，他們也漸漸佔有重要的位置。此外，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每年大會，這大會由全國組合與省組合招集。

蘇聯十八歲以下的組員有二十八萬五千人。農業與林業組合最多(六萬人)！紡織業組合有匹萬，但是他的二十三歲下的勞働者二十萬七千，換言之，這組合組員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六。十八歲以下的四萬紡織業勞働者中有一萬八千餘在工廠專門學校，其餘的都是工頭或專門技師的學徒。

由組合在青年勞働者中所做的各方面的工作，你可以看：蘇聯的領袖們看青年勞働者如同看專門技師與工程師一樣，看他們如同國家經濟的「掌上明珠」。青年勞働者為合作的社會將來的管理者，到這合作的社會的門是不應當關上的。現在青年勞働者有機會發展他組織的才能，得着完美的教育，訓練自己：這種種是今日蘇聯惟一的希望。組合有一種重要事業，這事業就是訓練這些青年勞働者為社會主義國家內有用的公民。

學生組織

大學，專門學校，勞働者中學，及其他學習機關內的學生組織，應當有特別幾個字來論及。勞働組合在學生中的最下級機關是學生組部。這部由三十餘學生所組成。他們加入他們自己職業——現在的職業，或將來要做的職業，這看情形如何——的那部，例如：在農業學校內，多半的學生勞働者是屬於

農業與林業組合，但是同時或者也有幾個由建築業，糖產業，食料產業，礦業來的勞働者。但是這些人仍然是他們所屬于組合的組員，因為他們不以學生而分其組合組員，而以某產業的勞働者而分某組合的組員。

學生的組合組織與企業勞働者的組合組織一樣，會員也得有平常組員一樣的特權。他們有部委員會，全體會員大會，代表會。各組合來的勞働學生選舉全體學生會的執行局。這局下的附屬委員會有：訓育委員會，學院委員會，與經濟委員會。這組織的工作由這局的主席與祕書辦理。

學生會的最高機關指導組合內的學生的一切工作，這委員會名之曰「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無產階級學生中央局」。這局由兩年一次的全俄大會所選出。這局每兩月或三月集會一次，他日常的事務由幹部九人執行「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所指導。他在勞働組合的大會與執行委員會有發言權，經費由全俄中央議會所供給。他發行他自己的出版物與雜誌

——如他全國的機關報紅學生。

蘇聯各省各地方的學生組合組織，全受這地方的產業組合或勞働組合的指揮。他派有職員到幾個政府機關——特別是關於教育的機關——內為代表，他們在組合運動上佔很重要的地位。經過這些組合與訓練之後，全國學生在他們大學，中學與專門學校的時期，差不多都成為很活潑很忠實的組員。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學生團體，能夠如此的與組合運動合而為一。蘇聯現在共有學生三十四萬人，其中百分之七十三是組合的組員。

此
页
空
白

第十六章

失業與互助社

保護失業者

組合做了許多扶助的工作，其中有一種是保護組員中失業者與供給失業者的扶助金，各種的社會保險中——這些社會保險的範圍與行政，組合有很大的勢力，蘇聯也有一種很完全的國家失業保險的制度，這種保險與其他蘇維埃的社會保險，在近代的許多書籍內都詳細的論及了。當然組合也與人民勞

働委員會合作，共同參與這種法律的執行，公共勞動交易所的工作，與利息的交付，組合竭力設法要增加政府扶助金的基金。但是同時組合自己也有自己的特別責任，用幾種補充的方法來保護他們的組員。

我們再看看蘇聯的失業的人數到底有多少。在一九二七年夏季，將近一百萬人在勞動交易所登記要找職業。但這數目還不能包括全國所有的失業者，因為在一些小市鎮內沒有登記辦公處的設立。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組員失業者有百分之十八。有幾處勞動者的百分數特別的高，如農業與林業勞動者，糖業勞動者，這些勞動者多半是季候勞動者。蘇聯組合職員解釋說；在每年春季工作尚未開始的時候，登記失業者最多。在一九二六年十月，組員失業者只有百分之十二。八。季候勞動者只在夏秋兩季作，工作完畢之後，多半帶着他們的組員證回到鄉間去。春季來到而工作尚未開始以前，他們都來登記失業。所以我們說：組合統計員（他給我們以上的數目）說：『季候勞動者失業的數目並沒有什麼可奇怪。這是我們

國家經濟發展最快的普通現象。』

照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的統計，純產業的勞働者失業的數目有百分之九·五——但是在一九二五年與一九二六年產業發達的很快，他們差不多吸收了所有在春季登記失業者，所以我們知道：產業愈發達的時候，愈能多吸收失業者，同時吸收許多人新來登記失業，所以登記失業者也愈多。城市的生活比較舒服，吸引幾百萬的勞働者來到城市。一九二七年有三百萬勞働者移入城市。這種鄉村勞働者的望入城市中心，也可以解釋失業的加增。近來失業的加增還有一個原因：一九二七年開始時，應業與運輸回復到戰前的狀況，但是在一九二四年以前他們發達到頂點，所以他們吸收許多勞働者，以後又漸漸的降底了，所以失業者也愈多了。

除失業的主要原因——鄉間的農人勞働者來到城市——之外，其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婦女所釀成的，他們美國的姊妹們說：『我寧願在工廠內工作，不願關鎖在廚房內。』還有一個原因是：從前中等階級

與職業階級的人，現在被強迫要為勞働者；現在的政府機關的「理性化」或「統治經濟」運動使他們由書記的職業上去職，所以他們現在要另找工作了。將近一半的失業者是因為沒有資格，沒有技能，那些有技能而失業者大概是因為他們疏忽的緣故。其實有的實業內，實在有技能的勞働者是缺乏的。這話用以上的事實可以證明：失業最多者是在那些季候勞働者或無技能勞働最多的組合內。

無論失業的原因是什麼，組合總應當想出一個實際方法來解決這種的情形。我們看無屬業組合給他們的組員做了些什麼。他備有特別失業的基金，由組員會員的百分之二十抽出來的。（有的組合用特別失業課稅的方法抽這基金。）在一九二七年頭六月內，他用去一百萬元為失業扶助金，這數目比一九二四年全年多六倍。每失業者所得的數目，由五元至十元不等，以他在組合的地位為準結婚者得額外的扶助金。凡得着政府保險金的，凡照保險法律不够資格得保險金的，都可以得着組合的扶助金。在一九二六

年這組合失業組員的百分之四十得着這組合的扶助金。

除在經濟上扶助之外，金屬業組合還組織一種勞働集合——一種合作勞働社——凡是失業過六月者，可到此處工作。有這些種的生產組織可收一百餘勞働者。

這組合還開特別的學校，訓練無技能的失業者。他介紹他們到勞働中央學院去。凡什麼地方需要勞働，而勞働者願意去的，組合給他的旅行費。爲這些勞働者組合供給他們車票與兩星期的扶助金。

這組合——他的設施是爲衆表率的一一至各方面幫助失業者。當然團體契約規定勞働者的僱用，是要經過勞働交易所的，組合給組員有優先權；工廠委員會見勞働者有家有寄食者，或見有不能失者，在他們被解雇的時候，即刻給他們工作，以後組合的互助社借貸給失業者。在失業時期中，組合會費是停止徵收的。有的組合——如食糧分配與住宅組合——安置失業者在星期日與休息室做普通的工作。這組合

設有食堂，准失業者不花錢吃飯，或者給一點錢。在組合的避免失業運動內，他們禁止被雇勞動者的額外工作。以後，他們與政府計畫公共的工作，如建築鐵路，建造道路，開墾土地，與根本解救的方法，如殖民計劃，吸引將要到城市勞動市場去的農人，到國內來殖民的地方。

除這種種的方法之外，組合相信：這種大失業問題的惟一根本的治療方法，是產業的發展。例如：紡織業勞動者的失業可以免除，倘若在新紡織工廠建築的時候，他出產須要的貨品，僱用失業的勞動者。生產的趕緊發展是組合的目的，也正是蘇維埃政府的目的。這可以解釋組合是很熱心很切望一個國家——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一個到「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國家——建設起來。

末尾蘇聯失業的情形，與列國失業的情形不同，我們在這裏再提一提。別國的失業表明產業的停滯，按着就有工資的降低；但是蘇聯失業的增加，緊跟着產業的發達，工資的增加，勞動者生活程度的提高。

互助社

蘇聯的勞働者由國家社會保險，得着各種的便利，此外，他們由他們的互助社也得着一些補充的便利，這社爲組合所組織，由組合指導，但是他們形勢上是獨立的，所有的勞働者，——組員或非組員都可以隨意加入。這社最大的目的是：借貸小款給社員，供給團體交易的方法，聚積基金爲扶助災難中的社員。

在烏克蘭的一個小市鎮內，我與一個社員談話，他說：這社有社員七十五人，有一個社員從社內借了五十元，供給他與他的妻子在夏假期的時候到莫斯科旅行去。他也與其他社員共同批發物品——如糖，蕃薯，衣料，木料，及其他必需品——這物品的價格當然是很低的。有的社員告訴我說：他借了一點小款，不要利息，但是這利息是由社員拿出來的。又有一個社員說：他們社的社員委他到莫斯科去買雨衣，

這錢是由社基金墊出來的。又有一個社員說，他們怎樣共同買一個政府公債票，以後他們中了這彩，每人分得十五盧布。又有一個社員說：他們給了一個肯女——一個社員——的禮物。

這種種的事件很足證明這些互助社——多半是近三年來組織的——所做的種種工作。現在組員的百分之四十是互助社的社員。蘇聯現在有互助社二萬處。社員的會費是每月工資的百分之點五到百分之一，這在社的全體大會內規定。互助社的經費不斷的增加，他們給社員的便利也不斷的加多。

第十七章

蘇聯組合的國際關係

蘇聯的組員——組合的領袖與全體勞働者——對於世界各國勞働運動的情形與勞働運動的進步，有熱烈的專心的興趣。他們明曉他們國境以外的情形，比美國英國勞働者明曉的多。他們的報紙雜誌登載勞働者的奮鬥——不但在歐美勞働者的奮鬥並且遠東各國與殖民地勞働者的奮鬥——的資料。在最小的組合集會與組合會議內，「國際形勢是在各組合小議會內應討論的事項，地方勞働者時常能很清晰

的討論他。這種與外國勞動的團結的感覺，在蘇聯勞動者中，比現在世界上任何有組織的大勞動者團體都深切。

凡是與蘇聯組員談過話的人，這世界的眼光，這與他國勞動者要建設更密切的關係的懇切的希望，給他一個很深的印象。最大的證據是：他們有一個常設的「外交關係委員會」，由「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幹部」重要人員組織。這委員會帶領到蘇聯來參觀組合的代表，參觀蘇聯的組合，工廠與社會機關，由世界各國蘇聯的百餘正式或非正式的代表，他們都承受了俄國真切的厚待。在我寫這書的時候，幾百這種的勞動客人，正在慶祝這十週紀念。

蘇聯的組員坦白的懇切的希望這些參觀勞動者，考查他們組合運動的各方面，批評他，給他建議，回到家鄉時候報告這一切的事實，他們從來沒有反對外人來過問他們組合事務，因為他們以為他們的組合是世界組合運動的一份子，所以讓他國組合的人員隨意考查，隨意批評。當然他們有他們自己之

觀點。但是他們歡迎隨意的討論。

因為他們是忠實的無產階級的國際者，因為他們看各國的組合是世界大勞動運動的一份子；所以他們時常捐助外國處於困難地位的勞動者。例如：在一九二六年英國煤礦工大罷工的時候，他們捐助五百七十五萬元給罷工者。這款——是不能時常有的——是蘇聯勞動者自願捐助的，他們在各地方徵收每日工資的四分之一或完全的工資。幫助他們在英國奮鬥的弟兄。這款不是出自蘇維埃政府的國產，也不是出自蘇聯共產黨或共產國際的基金。蘇聯還給很大的款項給各國的勞動者，如挪威(Norway)，中國，德國(Germany)，法國(France)，瑞典(Sweden)日本，印度，波蘭(Poland)，意大利(Italy)，比利時(Belgium)，捷克斯拉維亞(Tugoslavia)，及其他十幾個有勞動者奮鬥的國家，在一九二三年他們自己還在饑荒後掙扎的時候，他們還送八千噸的食給法國魯爾(Ruhr)殖民地受難的勞動者。

蘇聯勞動者特別注意世界勞動者的事務，他們時常援助其他勞動者的奮鬥；這都是發生於他們的根本信，勞動運動是在本主義國家內使社會有激烈變更的主要實力。蘇聯的組合是建設在階級鬥爭原理的基礎上。他們眼光中勞動羣衆，是他們本國的勞動者與歐西各國及殖民地的勞動者的大勞動羣衆。自從革命的第一日，蘇聯組合的領袖就企圖與國外的勞動聯絡，他們用無線電通信的方法，要與他國的勞動者聯絡，但是因着仇視蘇維埃勢力的政府的封鎖與干涉，因着大陸勞動領袖的猜疑——似乎是他們怕俄國的思想與俄國的革命——直到一九二〇年他們的努力沒有什麼結果。

在一九二〇年「職業與產業勞動組合國際同盟」成立了蘇聯組合是發起人，是領袖。在一九二一年，他名字改爲「勞動組合赤色國際」(Red International of Laler Unions)。總部設在莫士科。加入同盟者有二十餘國。

蘇聯組合與「國際勞動組合會」的關係

自從這赤色國際創生的開始，他與「全俄勞動組合中央議會竭力要與國際勞動組合聯合會」——設辦事處於阿姆斯特丹（故常名之曰阿姆斯特丹國際）有二十三國的一千三百萬勞動者——造成世界上一個勞動者的世界戰線。但是被「國際勞動組合會的領袖阻止了，這聯合會與蘇聯組合及蘇維埃共和國有不共戴天之仇。蘇聯的各產業組合，也沒有加入這聯合會聯屬的二十七個國際各產業聯合會。只有「國際食料與飲料業聯合會」承認蘇聯這產業的組合加入。

不管蘇聯組合要竭力造成組合的團結，不管來往的信件如此的多，「阿姆斯特丹國際」的領袖仍然如金石一般的冷淡，不理任何團結的要求。他們告訴蘇聯說：他們能夠與蘇聯合作，倘若蘇聯無條件的加入「阿姆斯特丹國際」，並且事前要接受他的規則章程。「阿姆斯特丹國際」領袖對於與蘇聯的態度，布讓

(John Bromn)，——「國際勞動組合聯合會」的英國秘書——在一九二七年夏季聯合會的巴黎大會內把他活現的表現出來。他讀一封秘密的信件，這信件是在一九二四年蘇聯與「安母斯特丹國際」辦理聯合交涉的時候到他手裏來的。這信是烏德基司忒 (Tan Ougegust——安母斯特丹國際的秘書長)，寫給尤阿 (Leon Jouhaun——法國勞動聯盟的秘書，安母斯特丹國際的副主席)。這信表明大陸勞動領袖們對於當時裝假勉力於團結的破壞陰謀。裏面有一句話說：湯姆斯基希望在忠實基礎上合作；所以這是時候來攻擊他』。以後查出來了，烏德基斯忒承認這是他寫的。後來他辭職了。

蘇聯相信：不管這些破壞的陰謀怎樣，勞動聯合總是會成功的。他們看勞動運動是一個不可分開的整個，不管國家疆界如何。他們屢次表明他的熱望，願意召集一個國際勞動大會，這大會代表世界所有的勞動團體，不管政治或經濟的背景怎樣。蘇聯這種的目的，他們這種計畫的態度，在諾梭夫司基

(Losorsky)——阿姆斯特丹國際」的總秘書——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對美國勞働組合代表所說的話內表明出來。他說：

『勞働運動的戰線內，我們看見各種的團體——革命翼與改正翼……——起了內鬨，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要建議什麼？』

『第一，我們向着各地的勞働者，向着各種意見的組合組織——說：「現在資本家到處對八小時工作，工資，社會保險，與生活程度攻擊。我們快來快在這基礎上造成一個聯合的戰線，這就是說，我們聯合起來，保護我們已得着的短時間的工作。我們來提高落後國家與殖民地國家的生活程度』。

『第二，我們對改正派的組織說：「你說你們有大多數的勞働階級。好，我們現在來證明。我們現在來召集一個代表平均的國際大會，世界上的各勞働組織都有代表，讓這大會產生一個新國際』。

『讓這大會擬就新國際的工作，立法，讓這大會委員執行機關，指定開會地點，如此我們可以將世界

上的勞動運動，聯合在一個旗幟之下。

『再者現在勞動者有意見的不同，因為這點，我們要造成一種之形勢，使每個勞動者在國際內在各種事情上有機會申辯自己的觀點，但這並不是說將這聯合的組織分裂了。

『在世界聯合大會招集後，獨一的勞動國際成立時，我們表示我們贊成解散「勞動組合赤色國際」，我們請求「阿姆斯特丹國際」也同樣的解散。』

這是蘇聯組合對於世界勞動團結事件的態度。這是他們的建議，他們每次送到「阿姆斯特丹國際」去，直到現在還是被拒絕了。

英俄聯合顧問議會

在國際聯合運動的進行中，在一九二五年蘇聯促使「英俄聯合顧問議會」的成立。這議會是在英國勞動代表到蘇聯來參觀，這代表回家報告蘇聯的事實以後成立的事。這議會也是「英國勞動組合大會

全體議會」的領袖受英國勞働羣衆的催促的結果而成立的。

蘇聯要盡力使這議會成一個真正的議會，反抗蘇聯的壓迫，反抗資本家攻擊英國及其他國的勞働者，反抗英國的輸運軍火壓制中國勞働者與農夫，反抗帝國主義的一切，他們希望這議會是與「阿姆斯特丹國際」無條件召集會議的初步，並望着諾梭夫司基所叙述的世界國際的成立。蘇聯要這議會不只是一個「空談所」不只是聯合的形式，一九二六年英國大罷工的時候，他們竭力的要使這議會的誓約與議案，施之執行，付之有生氣。在是他們在經濟上幫助罷工者的捐款，被英國組合「全體議會」拒絕了。以後在英工礦繼續不顧死活奮鬥的時期中，英國全體議會的領袖拒絕蘇聯對於礦工的援助，蘇聯的建議國際募捐與封鎖運動是被拒絕了，但是無論如何，英國的礦業組合是接受了蘇聯組合的經濟援助。這筆款項是最大的一筆款項，在勞働運動史上一團體給他國另一團體最大的一筆款項。

事後蘇聯組合嚴重的批評「全體議會」領袖在大罷工時期的行爲不當，與他們沒有用合宜的步驟，援助礦工。結果「全體議會」不召集「英俄聯合顧問議會」開會，除非蘇聯領袖個人停止攻擊英國，收回他們所說的，議會才重召集，這一點蘇聯拒絕了。他們說：在他們的契約上，並沒有現定在英國領袖賣弄勞動者的事情上。要他們不說話。他們不承認大罷工或礦工的衝突只是國內的事務，而不能在各國公開討論的。這種不可和解的形勢中，英國將這議會破壞了。

當英國保守政府與蘇聯政府有嚴重交涉的時候，當英國的反動勢力最仇視蘇維埃而實際計劃宣戰的時候，英俄議會是這樣急需的，然而他在這時崩碎了。英國政府阻止了統爲兄弟的蘇聯代表赴一九二七年九月在愛丁堡(Edinburgh)，的勞動組合大會，英國勞動領袖要破壞這議會的重大原由是他們不能與蘇聯合作，他們說：蘇聯不寬容的批評我們領袖干涉英國勞動組合運動。加之，蘇聯是十分「與

英國勞働組合運動的方法與習慣不和諧的」。

這種理由說出之後，英國保守黨報紙即刻隨意有高聲喝采聲，報紙自從聯合議會成立以來，他就是大呼破裂的。

這議會的解散，英國勞働者集會中沒有任何議決案，只不過是「全體議會」的意見以為他再不能與蘇聯組合合作而已。議決解散議會的票，送到愛丁堡的大會，只二百二十五萬贊成解散，六十二萬反對票，全國鐵路組合是一個反對解散有力的組合。礦工禁止投票。大會之後，英國全國的職業組合與勞働組合都斥責這種的行爲。英國許多勞働者與「全俄勞働組合中央議會」——代表蘇俄的勞働者——相信這不過是暫時的破裂。多格多夫 (Dogadof) ——蘇聯組合的秘書——在這破裂以後的幾天對我們說：『我們要修補這團結鏈節，這鏈子將我們與英國無產階級縛綁起來。』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蘇聯勞働者對與他國勞働組合組織的方法，有熱烈的興趣。他們如同平常的

俄人一樣表明一種特別的好奇心對於美國。我們要描寫這種的興趣，頂好是記錄下來一點他們問美國勞動組合組員——在近幾年來，美國組員才與蘇聯組員接觸——的問題。

倘若你在工廠內或俱樂部內與一個勞動者談話的時候，你即刻被一羣熱裂的人圍着，他們要知道——『美國的勞動者有百分之幾是組織了？美國的工廠委員會有什麼勢力？勞動者也如我們一樣在公開的集會內與生活會議內批評工廠管理員嗎？這種與○計劃是什麼意思？組合勞動者在工廠內有班與圖書館嗎？他們為什麼不組織勞動黨呢？你們的勞動者訪員怎樣？他們由他們的工作上得着興趣嗎？美國汽車大王福爾特德的勞動者有組織嗎？你們有那種的社會保險呢？你是說你們每年沒有兩星期的假期仍得工資嗎？你們的組合是以產業而分別的嗎？在別國他們拿多少錢給罷工者與奮鬥者呢？你們有憩息所與晚上修養所為勞動者嗎？你們組合的領袖為什麼驅逐共產黨員呢？』

這些問題是蘇聯勞働者所常問的，他們有時間的是很質樸的，但是總是很誠實的。他們腦筋內想：美國是機械化特別發達的國家，應當有一個相當的勢力的，平民化的，有效率的，廣大的組合主義的制度。

我們在不得已的時候，告訴他們說：美國勞働的組織是不好的，特別在鋼鐵業與其他大公的產業內，勞働者沒有保護的，他們聽見這個的時候，他們很懷疑，我們告訴他們：帕舍易克 (Passaic) 與可羅拉多 (Colorado) 的巡警，幾個地丁的組合集會怎樣的被解散，組織者的被捕，罷工者的被驅逐，禁令的頒佈，公司聯合的興旺，他們聽見這個的時候——較老的勞働者說：『對了，那如同我們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一樣』。以後他們仍繼續不斷的問關於美國的問題。至這種非常的興趣之下，他們希望：將來的一天「訓練高尚的美國勞働者」——他們這種的叫他——要組織一個強有力的組合，應國際勞働聯合的召請。

譯 完 後

今年暑假閒暇的時候，一氣把這本小冊子譯完了。因為動手太遲，至終在這本冊子上所花的時間還不滿一個月。學校開學了，刻板的瑣屑的事情又多了；所以時光又覺短少，總抽不出一些時間，能把牠仔細校閱一過。只得倉卒之間把牠付印了。不滿意的地方很多，尚請讀者原諒。

這本冊子承北平燕京大學教授許地山先生校閱一過，在此表示謝意。還感謝國民政府教育次長吳震

春先生能將這冊子的譯稿帶到南方去，使牠得以早日付印。我還感謝我的朋友胡慶育，吳之淵，魏學智及其他諸位朋友們的直接與間接的幫忙。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在北平郊外玉泉山麓。

家庭問題

黎濛著 定價五角

是書共分九章：第一章先述家庭的起原，第二章爲家庭的形式，第三章家長的家庭，第四章家庭的功用，第五章婚姻論略，第六章近代家庭，第七章近代家庭的崩敗，第八章中國家庭論略，第九章中國家庭問題，全書完全以客觀的態度作立論的根據，作者更廣引名家學說，搜集統計材料，以作借鏡。末章討論中國家庭問題，尤有獨到的見解，能以歷來通病，一掃盡淨。現值訓政時期，對於此社會之根本問題——家庭問題，望勿漠然視之也。

上海泰東圖書社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0998B

現代思潮和婦女問題

張佩芬著 定價四角

婦女解放的呼聲，已高入雲霄；但是這種解放的呼聲從何而發生的呢？這不可不歸功于現代新思潮的澎湃，和革命高潮的激盪！本書作者拿婦女問題和現代思潮的關係，用科學的眼光去分析，對於婦女解放的見解，可謂獨具隻眼，其中又廣引各家名言，留心婦女問題者，不可不讀！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